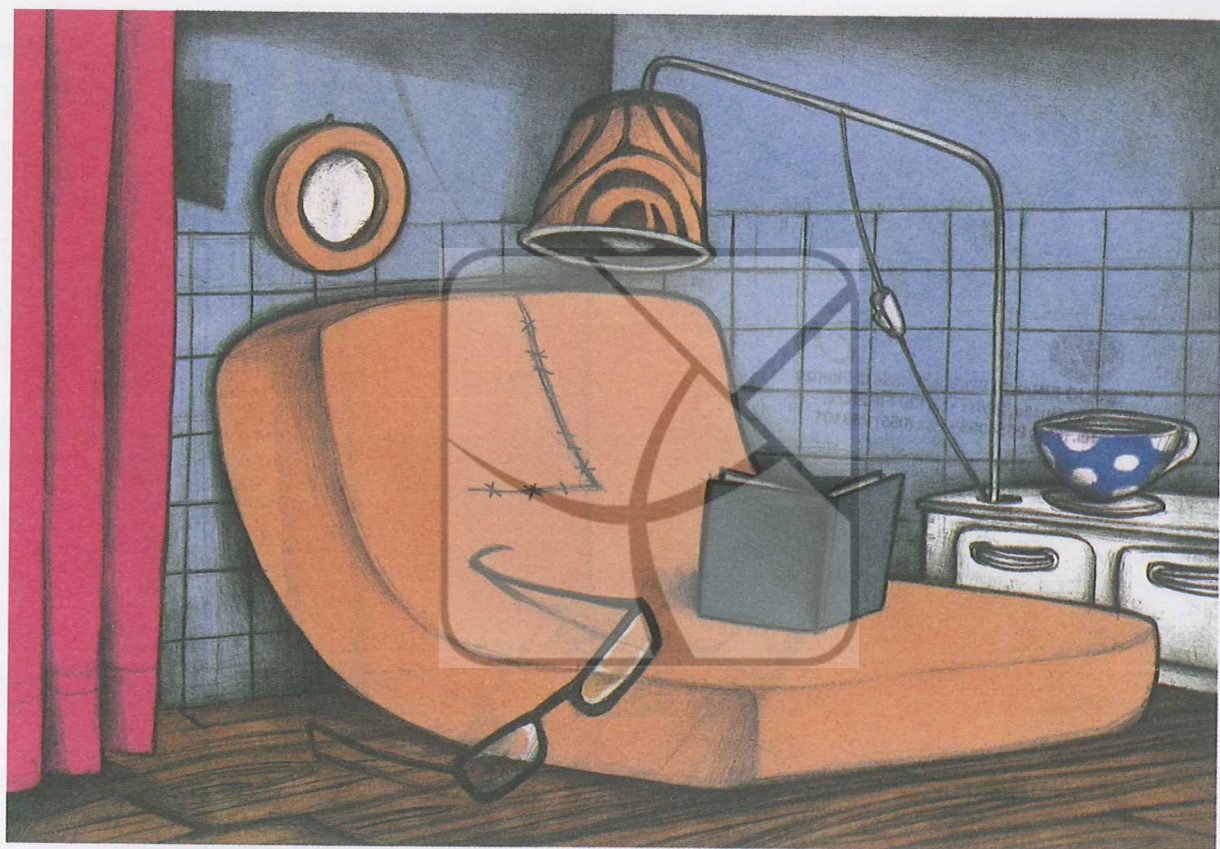


向日葵

人文花園里的
雙月刊



第廿三期

15.5.2001

林頡軋中了詩毒閱讀台北這本書
王德志一分鐘課室 JOJO 奇妙冒險

纠缠不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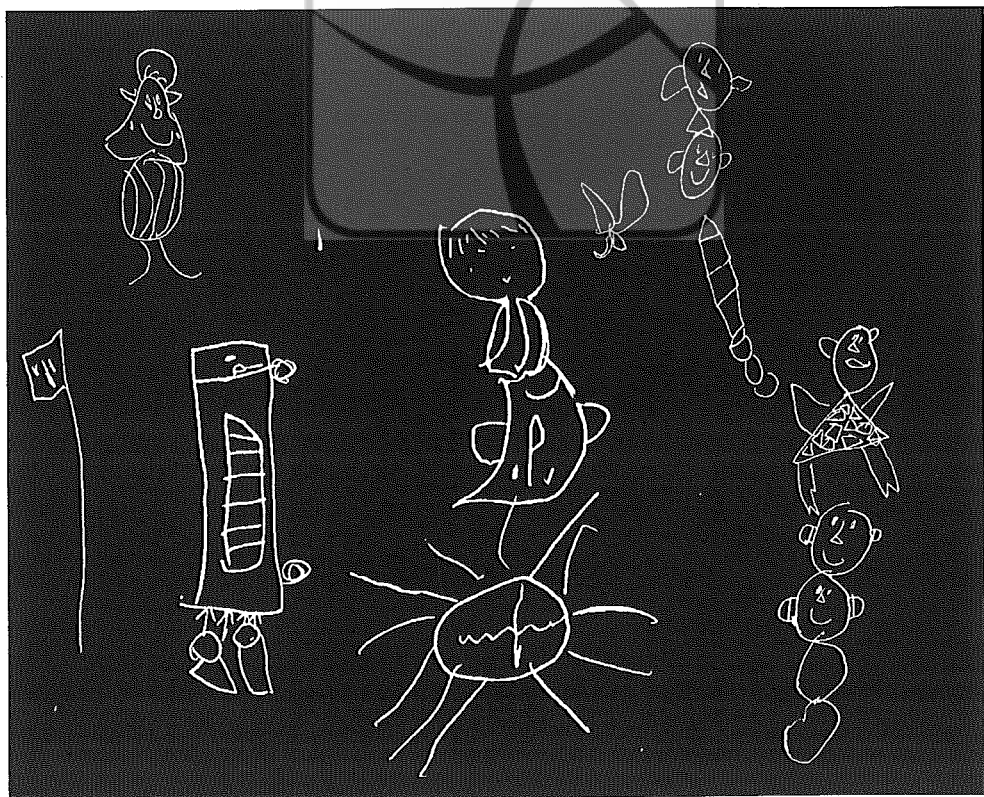
☆阿涛

总是这样，我躲到梦里完成白天的遐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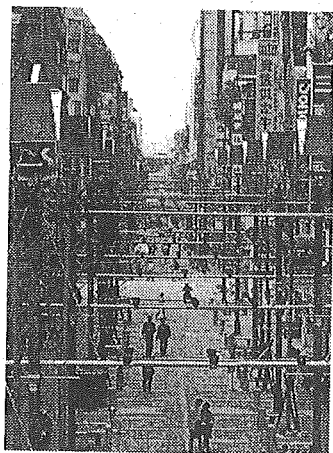
选择在风很凉的上午，我从高楼上看到一个渴求我去填满的洞。因此我决定成全他，而我不知道在我这么想的时候我的身体已经在坠落着。

原本是很快乐的。我经历了哭泣、极度惊惶、达到快感高潮，可是在梦里我只能够静寂的独自承受。

醒来才知道其他人的梦里仍然有童年，连巴士也有自己的美丽生活。而我却在睡着时被宣布死亡。



插画 / 陈荃(四岁)



出发到台北文化之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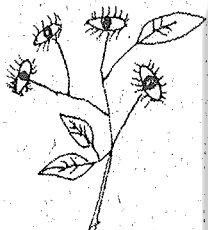
我们总是隔着一大堆人在认识台北。到了台北才发现差距——怎么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一分钟教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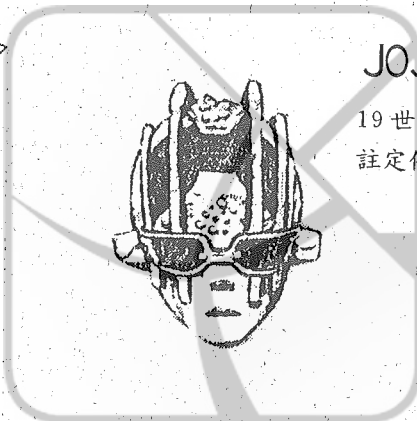
漫画家王德志主持这一分钟的演说，由他在一分钟的时间内教会你一样事情。



每天酗酒自称中了诗毒。对诗有企图心。这是很好的。这年头像他这样对诗有热忱的人越来越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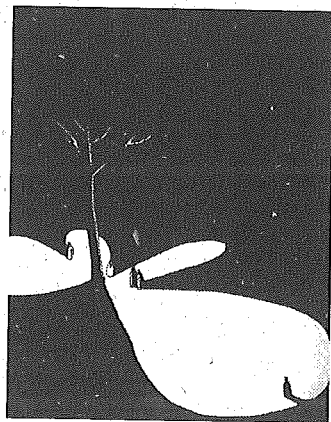


林颢轲
中了诗毒



JOJO 的奇妙冒险

19 世纪，乔斯达家族的诞生，註定他们冒险生涯的开始……



上期刊出「无法归类的诗人」后有欣赏罗智成诗篇的朋友要求《向日葵》深入介绍

无法归类的诗人罗智成

向日葵编辑室

顾问：罗绍英校长、庄琇凤副校长

电话：604-5305063

总编辑：陈强华

电传：604-5383173

执行编辑：见芳

电邮：sun.flower@gardener.com

助编：张玮栩

网页：<http://pwp.maxis.net.my/mall>

漫画编辑：小丹丹

出版：大山脚日新独立中学

电脑打字：见芳、Simple

Jit Sin(Ind)High School

校对：见芳、Simple、宝儿

Jalan Aston, 14000 Bukit Mertaj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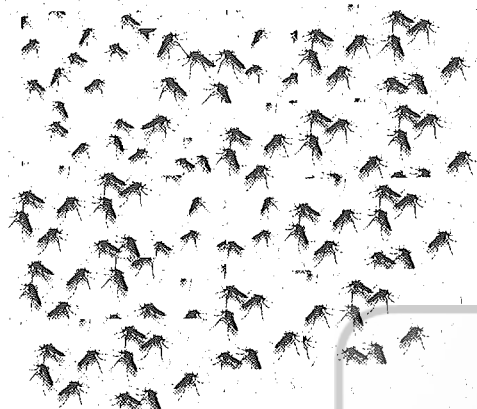
资管总监：许志明

Penang, Malaysia.

封面/封底设计：赵少杰

我们要去台北！

为什么要去那么远？



因为台北有诚品！

可是大山脚有《向日葵》！



说得也是，所以我们要带《向日葵》一起去。填表格吧！

订阅表格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地址：

电话：

期数：

书款：Postal Order / Money Order /

支票 RM ，请查收并寄上收据。

代理表格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地址：

电话：

学校（若有）：

代理《向日葵》双月刊，从第 期开始。

每期《向日葵》出版后，将 本寄予以上地址。

《向日葵》每本售价RM4，邮费另加RM1，一年五期。

代理10本或以上者，名获得10%折扣，付款时请自行扣除。代理者将在收到书45天内付清书款。卖不完可退回，唯希望退书维持在20%以内。

所有的订户或代理，请勿用现金付款。可以用Postal order / Money Order / 支票付款。抬头 (bayar kepada) 请写：Jit Sin(Ind)High School，请勿在汇票领款人 (Tandatangan Penerima / Payee Signature) 空格上签名或写上任何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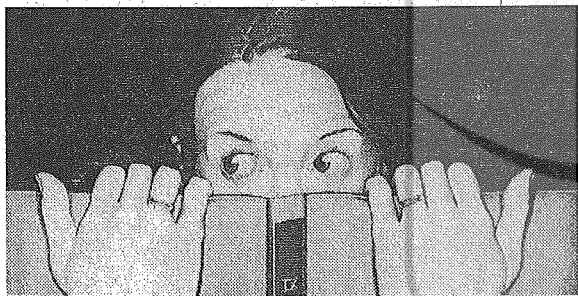


未完成的，台北。

★张玮栩

从电话获知《出发》台北最后裁定的内容，就坐下来为这个专题下一个结语。非常后现代，非常像在台北会发生的编辑方式——一个没有去过台北的人为台北专题排版，身旁充满去过、住过台北的人的熙熙攘攘；另一个极度思念台北的人住在另一座城市对这个专题探首探脑；一个离开台北十年以上的人对台北新变化资讯的欲求与接受度要高于更多更多目前还住在台北的人。和所有的人一样，期待这一期的台北出现。

只是还想提醒你，台北永远都是未完成的。因为它一直在改变，一直在等待新的人的加入。只是希望在阅读台北的时候，我们记得停下来，阅读我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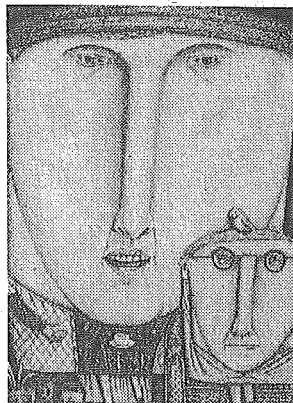
当舞池空荡之际

★张玮栩

在吉隆坡刚开不久的RUSH跳舞。周末的舞池人数非常不稳定，循着DJ的音乐游移，更多的人挤在BAR前喝酒抽烟聊天。当舞池空荡之际，有一个女子跟着拍子摇着灵魂的重量进入。非常让人目眩神迷。我想起向日葵。

收到最新的《向日葵》了。台北正在如火如荼集稿。我来不及坐在编辑室里和你们讨论最新的做法了。我在吉隆坡思索台北的生活。生活产生双城记。见芳会怎么为台北排版呢？我的前言后语可以说明我的台北吗？另一方面还努力认识吉隆坡人写吉隆坡人生。当我不在向日葵之际，我还可以说我在吗？

新生活就是旧生活的复制。当舞池空荡之际，我非常想念你们。什么时候我可以再回去那个两个房间温差极大的编辑室？



旧感情都还在

★陈强华

虽然离开台北已有十几年（其中回去两次），但现在想起台北，许多事还是历历在目，行如昨日。

我们的《出发》

（台北专辑）竟做了27版，有点一发不可收拾。其实要做几期的台北专辑，都不是太难的事。我们有太多在那里生活过，在那里成长及留下许多美好记忆的人。

《出发》里那两篇我写的稿，都是旧稿。我在台北生活的那些日子，金石堂书局是我最常去的。隔了几年重回台北时，诚品书局崛起，成了现在大家最喜欢留连的书局。所以有心人一看，就知道我的记忆仍存留在80年代的台北。进入21世纪台北变化的确很大。1998年再回台北时，有些地方我已认不出来了。老朋友，旧感情都还在。只是我们都老了一些。

张玮栩说得没错。「只是希望在阅读台北的时候，我们记得停下来，阅读我城。」下期我们将回到我城吉隆坡，欢迎大家来稿。

王德志义不容辞

★陈强华

这期增加了2个新专栏，《转播室》及《一分钟课堂》。《转播室》让大家了解、掌握文坛新消息。王德志虽然人不在编辑室，但是心还在。他不时来探访我们、关心我们。他建议主持一分钟课堂，以漫画及文字的方式教导读者学习一种技能。王德志人很红，可是他义不容辞为《向》主持专栏，这是很令人感动的。顺便替他打广告，他的新著《快乐Walau 200招》已热烈上市了，请大家多多支持。

P/S：这期的《个人秀场》作者林颀毓刚从台湾回来，就给我们写信。他在信中说想在《向》中开个诗展。那时我们已编好他的诗展。这年头能把诗写得精采，而且持续不断的人太少了，而林颀毓就是这种人。请给予掌声。



神啊！救救我吧！

★小丹丹

掐指一算，我加入编辑室的行列也有半年了，日子过得真是快啊！我和强华老师、见芳也从当初的客客气气演变成现在的吵吵闹闹，我发觉编辑室真的是一个充满活力与魅力的地方耶！

就像星期一，每一个人都还未从昨日的疯狂中清醒，因此，星期一的早晨我总是板着一张臭臭的脸，好像有人欠了我两千万似的。但是，才一进办公室就会见到 Simple 对你甜甜的笑：「小丹丹，要吃 Nasi Lemak 吗？」我常在想，Simple 的脑袋一定有一点问题，他每天早上一定要吃一包 Nasi Lemak 和泡一杯咖啡，每天重复的做着同样的事情，而他似乎永远都吃不腻，永远都是那样甜甜的问：「要吃 Nasi Lemak 吗？」一大清早就有人那么关心你，我想再不好的情绪在那一瞬间也要烟消云散了吧！

才刚吃完 Nasi Lemak，你又会听到强华老师在那里问：「怎么样小丹丹？中午要去那里吃饭呢？是吃芋饭还是要去「美华」吃饭比较好呢？」

「你不是才刚吃饱吗？」我一脸疑惑的看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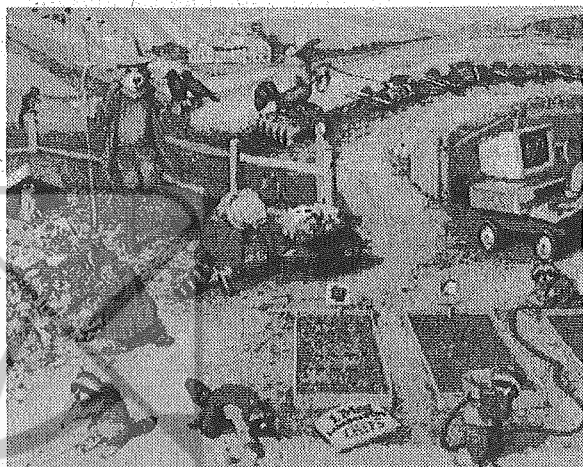
「嗯……」他顿了一下，「早上先想好，中午就不用烦恼要去哪里吃饭啦！」强华老师总是一脸无辜的看着我说：「你知道吗？一个从事创作的人是需要很多体力的。」，嗯，没错，看身材就知道了，他创作的灵感可真是源源不绝啊！

因为编辑室我也认识了不少大山脚的美食去处，例如：「美华」，那真的是眼睛的天堂！在「美华」有一个很性感的印尼婆，他是负责卖饮料的，他每天总会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像我第一次去美华吃东西的时候，他居然穿低胸装，哇！那天他实在太辣了，后来我连当天吃了什么饭都不记得了，只记得……

此外编辑室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高人」，那就是「宝儿」，在我们的眼里，他真的是一个天才，他好像没有不懂的东西，只要有什么问题，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宝儿」，只要有他在「安啦！」再难的事情他也会想办法为我们解决。不过，圣人也会有缺点，像宝儿，他的嗓门真的出奇的大，我们都不敢和他吵架，因为我

们是一定吵不过他的，所以，我和强华老师通常都只有被他骂的份，虽然他很爱骂人，又很完美主义，不过，我们似乎都有一点「贱」，一天没有被他骂还会全身不舒服，又会开始盼望他会来编辑室骂我们一顿，我发觉我也开始有一点精神不正常了。

好啦！这一篇编辑室的稿终于完成了，不过还有一大堆的事没有做，像「漫画馆」仍然在那里拖着，我已经快被见芳「眼角的余光」给干掉了，神啊！快救救我吧！



等待

☆ Simple

最近，生活彷彿没有重心。每天，总是徘徊在忙碌与无聊之间，多想往理想那方走多一步，然而终究只有裹足不前。身边的朋友，大都整理好包袱，准备往理想之路走去。心中的情绪随着接踵而来的离别场面起伏不定。感伤离别，焦虑自己的前途，担心友情的持久……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却让人觉得空虚不已。可是，还好至少还有 sf 陪着我，我的心灵暂时有个憩息之地。情绪每次都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宣泄在稿纸上。

等待展翅高飞之际，我只能选择屏息以待。趁这段空档，为自己注入新元素，好让自己得以抵抗寂寞的侵袭。不知我赴台后的日子，还是会寂寞吗？暂时还不知道耶，迟些再和你分享。身在远方的 sf 忠实读者，你们的生活又是如何呢？或许我们隔着海洋，或许我们隔着一片大草原，在理想的背后，我知道那里隐藏着重逢的拥抱，我耐心地等待哦。「爱得简单，过得精彩」，愿与你共勉之。



不协调的坠落

★王见芳

杨嘉仁在这期的专栏里说，只有无聊的人才会「好奇地向活着的人打听生命的意义」，去思考人生的意义，可是是不是所有执笔作文章的人都很无聊呢？看的人也如此吧？可是我们爱它，尤其是《向日葵》。很用心的让他成长。

甚至让一个从没去过台北的我编辑台北。当然之前去芬兰、意大利的「出发」也是由没去过那里的玮栩负责编辑。似乎我们总是那么的随心所欲，编辑「出发」都是一时意动，很简单的原因只为了阿鲸刚从芬兰回来，而少杰住在意大利。

至于台北，在编辑室里出没的人有太多太多是与台北牵扯不清的，可是编辑台北的任务为什么还是落在我的头上？排版之前不免有些疑惑在心中，可是当整本《向》完稿了以后，开始在感谢大家的「厚爱」。

在排版中，看遍台北的资料，也与身边住过台北的朋友聊天，一较之下发觉我在不知不觉下将台北误读得多严重。可是对于这个用文化来包装的城市在同一根源的我们看来，即使明知道多数文字的夸大，也仍然对她有所期待。希望以后有机会驻足，望一望台北。再辨证一下文字的魅力。

大将书行老板傅兴汉教我 10 件事

☆王德志

1. 如果生活保持着良好的方式，过得很愉快。就叫着幸福。
2. 竞争力：保持着持续被人需要。
3. 演讲是我的漫画的延伸，如果没有漫画作基础，上台流口水，别人就当你傻瓜。
4. 与同行合作，与自己竞争。
5. 快乐就是需要被满足。
6. 如果与同业竞争，那太狭窄了，必须与人们的生活行为竞争。应该如何让别人一空闲就会想到你。
7. 不要去追女子。出去，让女人追你。
8. 魅力的定义：实力 + 关爱别人
9. 表现得自信，有时是自卑的表现。自信应该是由内而发的。
10. 你必须随你的读者成长。

《回响》

背后深深的无力感？

☆林韦地

虽然罗智成曾经说过：「当有人欣赏你的作品时，很可能他误解了，很可能你對自己经验的发掘，还没有深到只有自己理解的程度。」但我还是偷偷不自量力地把每一期看完个人秀场的读后感记录下来。

上一期是美丽的水查某——郭丽云，我是没有机会看到如此美丽的脸庞，不过茹莹这样说也就留给我很温柔的憧憬。

从前面开始读起，这么多的篇章给我的感觉是相同的，她用很轻松的笔调描写生活中的事物，而且大多是那些美好的部分，但隐藏在这背后的，却是一般深深的无力感，那是一种对回忆的留恋和无法事事如愿的遗憾吧！年轻的人长大，很多深信不疑的价值观开始动摇，取而代之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但这种互动，却未免充斥了狡诈，很多时候我们更怀念曾经拥有的美好，那可能是一段友谊，一段时光，甚至是一本书，找不到一个永远的朋友在我们身旁，应该和我们在一起很久的亲友，原来那所谓的一辈子短得可怜。「为有脚而干杯」这题目令人拍案叫绝，文中的最后一句道出了主题也作了个完美的註脚，是不可多得的佳作。「美丽的邂逅」可谓新鲜，结构有创意，意境写得很好，和其他作品比起来显得突出。

相反地，我就不大喜欢「另类杀手」，这样的题材最近很常见，或许是因为我们了解生命的宝贵后，却不禁为天意中夺去的生命而惆怅吧！这样的题材写多了，表达技巧可能有进步，但内容很难再有更深入的探讨。



想念

☆ Chris TAN

强华老师、向日葵的编辑：

大家好。

看了最新一期的SF后，很喜欢罗智成的专集，希望SF能再介绍多一些。

新的SF看了之后，感觉很清爽。见芳姐的功力可不是盖的咧！

只不过，为甚么我所熟悉的作者都看不见了呢？

比如我喜欢的：

周擎宇，他的小说总让我觉得很生活、很自然，好像就是朋友在讲着自己的故事一样。〈自由的凌晨〉的意外结合；〈说话〉里的专收记忆的二手杂货店；〈记得REMEMBER〉的无奈；〈窗外，没有多余的话〉里的心酸真相。而教人意外的，他也有在写着诗！真的很喜欢咧！可是SF好像不大可能可以读到周擎宇的诗，我是在〈南洋商报〉里读到，可是，都是去年的事了。

郭屏桦、淑梅、黄丽诗很生活专栏。

美丽的彩色花园的阿木，总是在寥寥数行里带着一点点的遗憾。

宝儿的小说（现在的专栏也很不错，提供了我一些不懂得的资讯），〈嘟...嘟...嘟...〉就有那么一篇的精彩。

只是，他们都去哪里去了？

我有个小小要求，下次SF能不能追踪他们的下落呢？我真的很怀念他们（的文章）。

Chris：

很感谢你的赞美。

周擎宇的文章确实写得很不错，还有屏桦、淑梅、丽诗，不过他们实在太忙了，没有办法常在《向日葵》出现。有机会的话，我们将尝试追踪他们的最新消息。

为了谢谢你的支持，我们再做一期罗智成小专辑，希望你喜欢。

这里特别刊录杨佳娴的幻想X号，她也喜欢罗智成哦。

见芳

幻想X号

☆ 杨佳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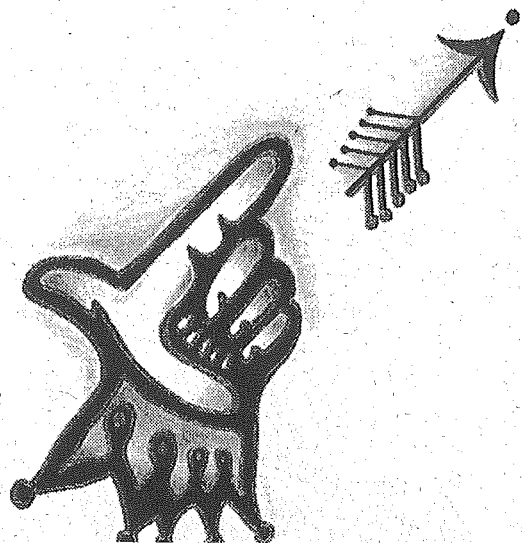
猪头，我有沒有告诉你，罗智成的诗我最喜欢的就是诸子那几篇。可能跟我读的东西有关，我发觉他把墨子和荀子写的太逼真了，那逼到我面前的身影裹着云雾，我却可以准确地看见，诗人的笔触和古代的真埋沒有时差。

但是，和你恋爱之后，我开始喜欢读倾斜之书后面的幻想二三四号，我耽溺在那充满童趣趣味的对话里。年轻的诗人豢养着一个拥有虚构爱情般精巧美好的心灵和真实语言的情人，我想他一定非常孤独，因为这些诗里的快乐多么短暂，是不可以握在手里的，时时刻刻要被颠覆和质疑，唯有孤独的魂灵，淡漠，虚无，可是又那么熟悉。诗以爱情的表象复盖，内里却是一张正在作梦的侧影而已，就像你深深爱着镜子里的自己，爱自己的寂寞，美丽和丑陋。

我们当然不以凡间的言语交谈。因此，我想我们其实是深陷於某一艘幻想的船舰上而不自知吧，轻易地穿越一亿个星河，摩挲过各个次元的神祇的脸颊，还来不及看见他们惊异的表情，又到了下一座漂浮的岛。

你曾经遇见过能够解读我们语码的人吗？我想是沒有。时常我们不被众人所注目，像透明的光，和建筑、脸孔、食物、野狗与垃圾等混在一起，落下来变成故事的尘埃，扬起来又化作腾空的岩。我时常幻想我们也许早就在某一个週末深夜的电话中死去了，但我们並不知道，离开了肉身还亲密地说着话，空间的界线模糊了，但爱情还是很沉重。

我所渴望的，是变成休斯写的狐狸，他说「当我读这首诗时，我看见牠移动，看见牠扑下牠的字体，看到牠的影子越过不规则的雪面。……对我而言，牠是十分真实的。这些文字为他做好了身体，应且腾出空位让牠行走」。我变成你诗里写的狐狸，形上的，真实的，你一动笔我就会慢慢成形，和你一样专注，一样灿烂。



害怕无法写诗

☆林颀轲寄自博大

我又看回以前的向日葵了，感觉到你们的用心是一直来都有的，如今却是「看」出来了。唉，这指明我从前看向向日葵看得不够仔细。（感觉有点愧对你们）

趁我还没走之前，想多花些时间写诗给向日葵，前几天挤压得过猛，接下来的日子我像极被掏干的米缸再也写不出什么诗来。真害怕啊，就是这种感觉了，我前阵子的「诗荒」就是笼罩着此种感觉（是迷惘呵）。于是拼命阅读，在想写出诗与想逃离难产时的迷惘的双重压力之下拼命阅读。这种经历很特殊，但却是我所熟悉并赖以维持创作时那种使命感的重要因素（看到这儿，对了，我可以认同你们说我有点自虐，甚至变态）哈！

前两天又寄了几首诗给向日葵不知你们收到了没？看来我得在从T国回来之后才再写多些诗给向日葵了，真的，又想寄些旧稿给你们了，你们会 reject 否？希望不会啦，我实在很想给你们写新的稿，奈何我，有时一重量，质就不见了。进退维谷，谅解一下吧。谢谢你们。

现实与梦想背道而驰

☆陈采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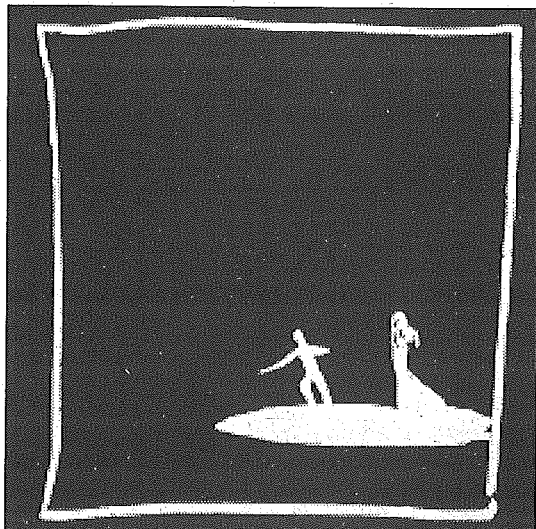
前个星期刚刚从热浪岛回来！晒得又黑又红的，实在是快乐的代价。那是一个实在太美丽的了！可惜住宿方面差强人意！吃也吃得不好，睡也睡得心惊胆跳！因为我们同伴的钱被偷了，我们房间里的窗口又不能关，唯恐有人偷进来！半夜睡到一半又有许多脚步声，敲门声……很吓人！那儿的治安很不好！下次如果要去，请不要带太多钱，也不要住价钱太便宜的 Syelek。

可是我还是想回去。因为呀！我迷上了大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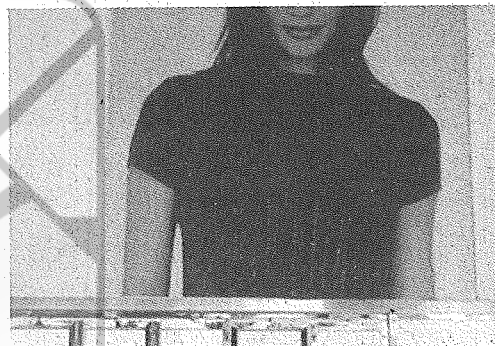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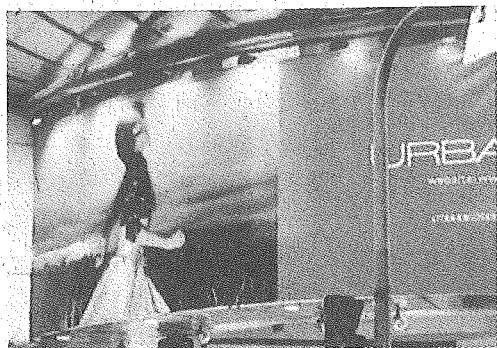
那些鱼呀！珊瑚呀！是一副我从小到大都未曾看过的风景哟！有机会的话！你应该去那儿游玩！你一定会爱上她！

明天将会知道会被派到哪一间大学去了！有一种面临生死关头的感觉！很希望可以攻读大众传播，可是在全家人压力下选择了 Multi Media！你知道吗？我多么希望可以报纸呀电视台呀说话！去挖掘一些别人不敢大声说出来的话题和事件，大声的在纸上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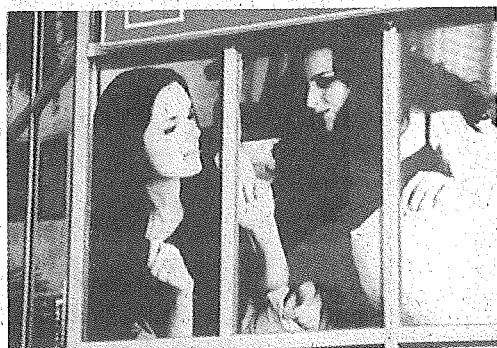
可是，现实总与梦想背道而行。也许我可以选择副修啦！



出发到台北文化之城



喧哗与静寂：台湾现代诗社诗刊起落小志台北人30年诚品商场四月城市旅行
 爱慕城品书店旧书店游记我的咖啡馆就是我的作品我和公馆的咖啡时代哇
 拷，月亮经过我家！阅读一座城市的方法罗斯福路走九遍台北漏网撰述生活
 在台北欲望台北城超ㄅ一尤、新人类年轻人佔据的西门町又见夏天金石堂木
 棉花的记忆台北如歌的行板





★张玮栩

台北人不会相信的，在亚洲东南一隅还有人响往着那座城市的生活。

台北人自己都跑得来不及了，去阿美利加的加州或纽约。

留下的都很有一种矛盾的「郁卒」：美好生活总在他方，可是又不甘心美好生活之遥远无期，於是就有一群人急着为台北找风格、下标题、归类分组，以便重新认识自己的城市，以便在这座城市里找出一种「可能的」美好生活。

我们总是隔着一大堆人在认识台北。到了台北才发现差距——怎么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文字是虚构的，文学家是虚拟的，文采不是必然的。可这是一座容许文字生存的城市，不管文字是以最纯然或最媚俗的姿势。

台北。

台北的人文气息

喧哗与静寂：

台湾现代诗社诗刊起落小志

☆向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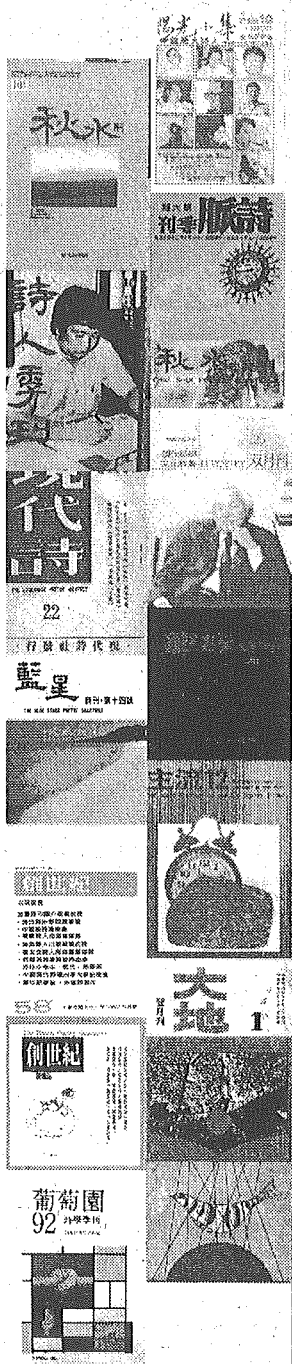
台湾的新诗发展，是从一九二三年五月追风(谢春木)以日文创作〈诗的模仿〉四首短诗开始。这篇作品发表於一九二四年四月的《台湾》杂志(日本东京)。我曾在一篇论文中这样说，「写作者追风是个左翼知识青年，作品使用殖民统治者的语言。发表媒体位於殖民帝国首都，台湾的新诗发展以如此面貌出现於历史长廊中，与其说是巧合，毋宁还隐喻着无奈与反讽」。

事实上，整个台湾新诗史的发展，也显映着这样的无奈。从日治时期到国民党戒严统治时期，台湾的新诗就是一段追寻主体建构的漫长旅途，也是一段认同倒错的历史书写。它表现在诗风诗潮上，也表现在不到八十年的诗社结盟之中。

台湾新诗有诗社之结盟，是从一九三三年起。当时由盐分地带诗人水荫萍(杨炽昌)发起成立「风车诗社」，发行《风车》诗刊，开始移植法国超现实主义於当年的台湾诗坛，强调要以「知性的叙情」超越时空，探索内在生命。不过《风车》相当短命，只出刊一年四期，每期印刷七十五册，便告结束，因此不管是发行量、期间或实际影响，都属有限，只是标志了在台湾诗社发展史上先发者的历史意义。

接续着《风车》出现的，是一九四二年创设的「银铃会」，根据林亨泰的追述，银铃会一开始只是「习作的味道很浓」的学生刊物，初由台中一中学生张彦勳、朱实、许世清等三人发起，出版油印刊物《边缘草》，共出刊十几期；一九四七加入林亨泰等人，刊物更名为《潮流》，才重振旗鼓。这份诗社及其诗刊，基本上延续《风车》的主张，成为战后台湾「跨越语言(日语和华语)一代的诗人们」的代表，也成为衔接日治到民国统治的新诗的桥樑。

国民党来台之后，中国的新诗源流正式衔接到台湾来。一九五一年钟鼎文、纪弦、贾子豪等在《自立晚报》创刊《新诗週刊》，成为战后台湾第一份诗刊；一九五六年一月，纪弦在台北创立「现代派」，纠合诗人达八十三人(其后陆续增至一一五人)，战后台湾第一个诗社就此诞生。《新诗週刊》计出九十四期，整体水准齐一，不仅延续了大陆来台诗人的创作，也开启了战后台湾诗刊竞争的源流；「现代派」的成立，则在诗社和现代诗的主张上带来此后台湾新诗蓬勃发展的契机。从纪弦创立「现代派」，並配合机关志《现代诗》强调现代主义，主张「新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起。台湾的新诗运动基本上就离不开诗社、诗刊与主义(或主张)这三个范畴，並因此相互竞争、反动，展开此后波涛诡谲的诗社流派和不同诗潮的起伏。





台北人30年

☆叶孝忠

经典是时间选出来的，而《台北人》像尹雪艳，总也不老，而且总以不同的生命体出现。

《台北人》是白先勇在留美期间写成的作品，多数发表于《现代文学》杂志上。1971年收集成书发表，30年来再版了60多次。《亚洲周刊》评选它为20世纪华文小说100强第七名，也是台湾《联合报》的30本文学经典的第一名。

今年是白先勇《台北人》出版三十周年纪念，坊间也再版了不少《台北人》。这本中英对照的《台北人》就是最新出版。英译部分是80年代的翻译版本，只做了一些修改。

翻译文学作品，最困难的地方在于保留原著精神，把尹雪艳译成 Snow Beauty，重现了原著的名字象征意义。《花桥荣记》的英文版也译出第一人称的三八老板娘语气。然而，英文句子毕竟过于理性，同时也营造不出象形文字的图像感受。

变是《台北人》的母题。《台北人》里收集了14篇短篇小说，主角都是因政治动乱于1949年由中国大陆逃到台湾的贵族、教

师、舞女、歌女等等，篇篇都是佳作，独立又相互牵连，作家用精致的文字，谱成一个时代的挽歌。

白先勇的文字精确，描写细腻，意象纷陈，而且有深层隐喻，由小说人物（身上所穿的衣物）到场景（人物角色的家居等）至小说事件，都有其象征性。

在表现手法上，白先勇把西方文学理论大量运用到小说创作上。《游园惊梦》中大段描写性行为的意识流手法，也是经典了。此外，白先勇对小说叙事角度的巧妙运用，十分纯熟，由第一人称观点（《孤恋花》），到全知观点（《永远的尹雪艳》），到多元观点（《金大班的最後一夜》），为小说选择了一个独特叙事人称。如果能仔细阅读他的小说，对创作肯定有帮助。（各大书局）

书名：台北人

作者：白先勇

译者：白先勇、叶佩霞

出版社：长有文化事业

有关白先勇网址：www.geocities.com/paisienyung/index.htm

穿越台北巷弄

阅读一座城市的方法

☆黄威融

这是一个「城市超越国界、城市定义生活」的二十世纪末。与其说一座城市足以代表一个国家，不如说城市作为独立的存在实体，成为一个被住民使用、被世界注目的生活单位。了解纽约绝不等於认识全美国，熟悉东京不代表理解日本。台北虽说是台湾的一部分，但台北同时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它存在着与台湾整体极不相同的许多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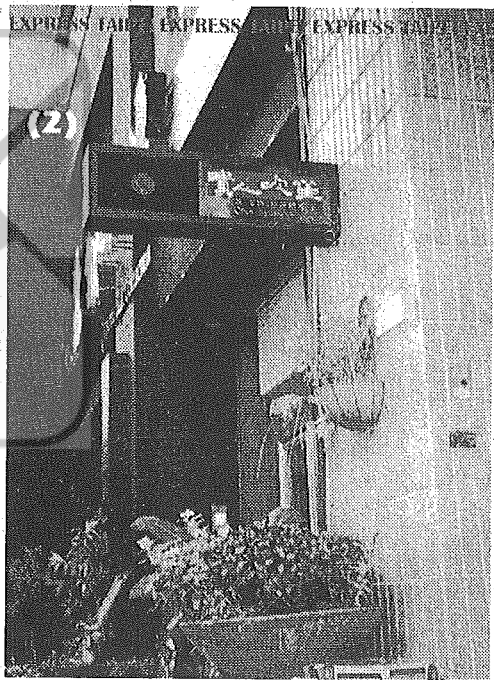
构成一座城市的最主要元素包括：物质、能量与资讯。「物质」指的是城市硬体建设，「能量」则是代表一座城市的活力，「资讯」涵盖了城市里头的生活动态与流行。纽约、东京、伦敦、巴黎……这些世界一流大都会之所以令大多数人感到迷恋与向往，正是因为它们在城市构成的基本条件上让人满意，除此之外还发展出属于自己城市的特色，所以纽约才会是纽约，巴黎就会是巴黎。

纽约就是纽约，它丰富的建筑景观与蓬勃的人文艺术活动，一直是纽约客引以自豪的特殊资产；东京就是东京，精緻的商店、便捷的运输系统、最新的流行资讯都是它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伦敦就是伦敦，它是个传统与现代並呈的精緻城市；巴黎就是巴黎，巴黎不管怎么变，它就是人们心中永远的巴黎。

台北不是东京，台北不是伦敦，台北不是纽约，但台北也不是雅加达、德黑兰、马尼拉。台北就是台北。每一个在这座城市生存的人都很清楚，虽然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和上述城市相提並论，每每在旅行途中赞叹别人的好同时自贬身价，但是台北不折不扣是我们自己的城市，这是再确定不过的一件事。

根据卡尔维诺在《巴黎隐士》一书中的说法，城市好比是一本百科全书，打开这本书它将给你一连串包罗万象的各式资讯。例如「商店」这个项目，不只是个单纯的营业单位而已，它提供一个城市所能有的最开放、最具号召力的话

题，人们沿着商店走的时候其实就是在阅读一座城市。也许这个世界上任何一座迷人的城市，都应该像是一本博大精深的百科全书，不管是纽约、巴黎、还是东京、台北。百科全书不是被人们一页一页拿来细读的书，它应该是可以被不同的人使用，都可以获得某种满足的书。城市的价



值在於它的功能，城市的趣味在於它的多元。一个真正够格的好城市，绝对是本值得一读再读的好百科全书。

打开台北市这本书，迎面而来的是一连串精彩而丰富的题材：我们透过街头的商店，阅读了一座城市最有活力的话题；我们观察人们的流行，整理出一座城市起伏的情绪；我们解释生活的方式，组成了一座城市日常作息的规律；我们思考环境的节奏，讨论出一座城市改变的可能性；我们跟随各自的记忆，拼凑一座城市原始的面貌；我们

带着浪漫的期待，在城市里规划伟大的梦想。

关于我们这座居住城市的回忆，可以用具体的食物来作注；一切在城市中出现的符号，欢迎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任何牵涉到城市的欲望，可能都是一种对未知的饥渴；展现於城市里的快乐，将会是我们追逐的目标；对于一座城市的希望，都深藏在每个住民的心底；等待城市的未来，更是所有人的共同想法。

台北是个一言难尽的城市。在民生东路上头，有好几家名列全球前一百大企业的亚太分部就在那里；不过就在它旁边不远的巷子里头，下午三、四点过后，却有传统的路边摊贩卖着道地的臭豆腐与大肠面线。这绝对是一座需要被用心瞭解並且被重新开发的城市，真正的生活从来就不在他方，尽管台北不是一个让人满意的城市，但它的鲁莽与粗暴，宁可视它是过渡期的必要阵痛。

知名的秘鲁小说家巴尔加斯·略萨在他的长篇小说《五光十色的国家》开头的前言中写着：「有人说，恨与爱常相混淆，这大概有道理。我一生都在谈论利马的弊病，但这个城市也有许多使我动情的地方……在我写作的时刻，摆在我眼前最近的是秘鲁的缺点……虽然我恨秘鲁，但这种恨，总是浸渗着柔情。」或者像《在台北生存的一百个理由》书中序言所提示的说法：「从旅游的城市回到台北，明显地感到「台北不适应症」。努力地，向多位曾有国外行走经验的朋友询问，结果证明，整座岛屿为此症状所苦的，並不只有我一人。后来想到的安慰，就是逼自己作一份功课：找出利於自己的「在台北生存的一百个理由」。台北早已存在，所以我並非愚蠢地想去发现它，而是既已注定在此，只好安心认命，或许能开发出新的情绪，触动新的感情。」

当一个人越了解一座城市，他就越容易爱上它，纵然我们无法改变城市现实，却可以调整我们观看它与使用它的方法。真正的生活真的不在他方，台北绝对有机会成为一个有趣的地方，一切在你。

当神在长长的午寐后，翻开巨大的书本，会不会发现我们这一页的结局其实写的不圆满？

罗斯福路走九遍

☆杨佳娴

那天我们在猫空行馆聊天的时候，你说，动力火车最近有首新歌叫做「忠孝东路向左边」，非常好听。我那时候笑的前仰后合，还撞到电脑，不知道那片刻里你是否也感到房间在震动？你大概是抓mp3没看歌词的关系，不知道听到哪里去了。不过，会听成那样也是有道理的，你心里一定是记着去年我曾经写了篇「左边的晚霞」，心里有个模糊的影像，搞不好还因此而更喜欢这首歌呢。

昨天信里，你告诉我看了好莱坞烂片「黑洞频率」，但其中有个有趣的情节，就是因为北极光干扰之故，儿子竟然可以打电话给三十年前死去的父亲，然后，你就开始幻想了，如果三十年后渣妹打电话给现在的你，不知道会说些什么？

不管是对我说话还是写诗，你总是喜欢拿时间做文章，不断的想像亿万年后或者亿万年前，自己变成什么样子，文字又变成什么样子，那令我们既爱且恨的世界又不知道是继续腐烂还是早已崩解？面对无解的情感习题，设想前生来世的风景，永远比直接面对现下要来得让人不那么难过。所以，你就写了，「我很想打电话给前世的你呢，看看你的丈夫是不是就是我，我们是如何地相爱或者什么的」，我看了究竟应该流泪还是微笑呢？当神在长长的午寐后，翻开巨大的书本，会不会发现我们这一页的结局其实写的不圆满？或者，恰好有雾升起遮住了他的视线，而一则缺憾的梦就在指间翻过去了。



刚刚听「忠孝东路走九遍」，我就想到，我们最常走的路，好像是温州街吧，几乎每一次见面都是约在那里的咖啡店。这篇文章应该叫做「温州街走九遍」才是，可是六字的节奏奇怪了点，七个字比较顺，所以就写罗斯福路了。反正在我的记忆里，温州街、罗斯福路和新生南路的交会一带，都是属于你的。以前我都是要提早半个小时从政大出发，搭236到了公馆站，然后穿越店家、人潮和地下道，从罗斯福路折向新生南路，看见你站在诚品玻璃门旁边，或者坐在行道树前，眼镜好像是挂假的，从来就不会先发现我的身影。现在，则是穿过偌大的台大校园，小椰林道、土木系、傅钟、文学院、日文系，闪避过罗斯福路拐过来的车潮，白琉球杜鹃开的灿烂，仿佛我已经准备好的，看到你就要绽放的第一个笑容。

我们到过罗曼三次，雪可屋一次，帕多瓦一次，丹堤一次和叶子一次是同一天，还有一次比较远，是在厨师美食百汇（多没有情调的约会地点）。这样数起来，加上在政大一次、大象村一次、颁奖典礼一次，其实我们见面非常少，真的就刚好是十次，而且只有两人单独相对的不到一半。干脆数数看讲电话超过三小时的次数好了，大概比见面还多。但是我必须一把这些地点记下来。还有每次捷运月台分手的情景，都值得描绘，我想身旁推挤着的人群，一定没有人发现从我们互相凝视的眼睛里不断流洩出来的熔浆，是怎样烫伤了暗中漂浮的众神灵。

我们总是知道讲怎么样的见闻和想法，可以让对方笑不可支。我们对于文学的品味也十分相近，比如写爱情，渣妹就很讨厌那种过分精美、犹如画屏金鸂鶒般的东西，将强烈的情感形诸笔下，怎么会没有偏锋跟破绽呢？尤其是全篇只看见完美的意象不断堆砌，却没有看见生活面琐碎熟悉的掌握以及细微心思的展现，这样其实是不太感人的。有人问我，对于你所写的那些公开情书的想法，常常我都批评再三，但那不是我心中无所感，而是你的文字被情感衝开了堤防，处处显露过或不足之处，反而让我看见了几乎就要完全裸露出来的心。对别人只需要说技术层面的看法，不需要显露我的真实感觉。所以，如果你告诉我的，「某某篇文章世界上只有你看的下去吧，毕竟那些无穷无尽的意象，我们都这么熟悉，而且只有你能承受」也告诉别人，或许会得

到「不会呀，我也可以看完……」的回答，我们必定会一起嗤之以鼻，因为读的心情根本不一样。

我心里仍然时常浮现聪子的话：「罪是我和清显两个人的……」，而感到万分颤慄。我曾经把这个小说场

景移用到另一个人身上，现在我知道错了，那人没有资格承受这样的譬喻。这次回高雄，走在熟悉的巷弄和空气中，胸中清明，没有在台北面对巨大的市景时的压迫；我对每个人打来的电话都很不耐烦，还要一副很有兴趣的样子，你知道内心孤僻的渣妹，面对人际时总是相当伪善。后来你终于打来了，听见你的声音，仿佛抛开一切枷锁般松了口气。虽然我们心灵贴近，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实中的分寸我掌握得极差，我从来都抓不到打电话给你的最佳时机，也不确定什么情况下可以说，喂，我们一个月没见面了呢。所以啊，以后你接到我的电话，仔细一点，必然听见我声音里的迟疑。我的爱情行动力，面对你其实无处施展，唯有在文字上可以旁若无人地激进和饶舌。

昨天下午，穿行在捷运地下道人群里，还想着，也许会遇见正要回去学校的你。没想到晚上就真的见到你了。分手之后，我沿着舟山路慢慢走回辛亥路上的宿舍，阴暗的人行道，左手边是破败的栏杆，栏杆上爬满草萝藤蔓，路灯很少，只有偶尔几束车辆的强光突然切开视野，又迅速地离开了。你写信来问我，舟山路到底是哪里？这很难解释，哪天你跟我走一次就知道了。我跟你说的，已经想好下篇散文的题材，其实就是要写认路的事情；不过由于你是个路痴，跟你去个陌生地方居然是由一向不认路的渣妹带你乱走，真是恐怖的考验，以至于写这个题材，非得提到你的话，只能说，跟你在一起让我终于知道市长官邸在徐州路而已。我想你能够把台大附近摸熟就不错了，上次竟然还茫然地说，诚品前面是罗斯福路吧？我看走九百遍都没用。



台北漏网撰述

☆ Kiefer

假如你想更进一步耽溺在台北的多元氛围，这些精神食粮就一定要嗑。

国际各大国家都有城市指南让人索取，台北也有。习惯每个月在捷运站拿取《台北画刊》，每一期都会依照当时的台北活动企划专题，这一期就以迎向美丽新世纪为题企划了台北电影节、摄影节、深呼吸以及台北 2001 等单元，让市民更了解台北暗潮汹涌的生命力，内容不会太过官方色彩，对于城市的细节都有深刻的报导。下一次你搭乘捷运别忘记拿一本看，让台北的阅读变成习惯，不再一味文学城市的口号。

台北人应该很骄傲诚品副作用是从台北开始的。即使在台湾其他城市滋生蔓延，也没有这里落实。几年前诚品阅读我每期都会买，等到后来停刊大拍卖我虽然有点呕，但是诚品好读从报纸形式变成现在的类杂志形式会员可以免费赠阅，心里才舒坦些，这可不是贪小便宜，从学生时代就拜读诚品，这应该算是一点点的回报吧。似乎有点离题了，《诚品好读》确实让台北人在计较名利之中暂时离题，藉由翻阅寻求一点文艺空间，虽然阅读佛洛伊德比看娱乐新闻的时间还少，看过书评没看过那本书，虽然每一期的内容我不见得看得完，因为阅读，也许可以留一点空间给自己。

《破週报》这份看起来消息廉价的刊物可是让台北人又爱又恨。爱的是它里面叙述的尖酸刻薄，恨的是偶尔会嘲笑到自己。现在已经收敛很多了，以前可是让人不太敢翻来看，因为害怕面对现实面对黑暗，我们都觉得自己生活光明，破週报只是让你明白一件事，看不见不代表不存在，听不到的不一定刺耳。它最近已经报导了好几期毒品的前前后后，连名字跟功效用法都一一向你报告。现在更是文艺青年绝对人手一本的所谓另类刊物，因为里面有绝对最详尽的艺文活动，好的烂的一堆。心想应该恨透了阶级以及品牌，但是他们还是有请明星执笔文字撰述。

(本文摘自《men's uno》早春号第 23 期〈台北新世纪思考〉，2001 年 2 月—3 月)



生活在台北

☆ Chihta

那天，和朋友闲聊，话题转到在台北的生活，自己细算了一下，也有十来个年头了。并且，在可见的未来，还会继续待在这个盆地里，觅食、求偶、憩息。

於是装载了太多生活记忆的城市，即使那么丑陋、拥挤、不堪，也总是让人恋恋不舍，无法轻易远离。而阅读有关这个城市的书写，也变得是一件兴味盎然的事了。

早年，一些印象深刻的关于台北的记忆，其实多在一些小说中读到，像林怀民、刘大任的作品，都透显出其青年时代的台北城市的生活景象，而白先勇的「台北人」更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虽然有人批评白先勇写的只是五 0 年代那些随国府来台的外省族群，而且还是那些居於上流阶层的贵族遗老们的怀旧、失落与慨叹情绪，怎么可以迳以「台北人」这个全称名之。对于这种有点「政治正确」味道的批评，我以为是失之过苛了；诚然白先勇小说里的台北人只是极极少数的族群，但却也切片式地呈现出彼时台北这个城市的部份风貌，並深深地渗入了这个城市的肌理之中，成了台北我城历史的一部份，若真的嫌不够全面，那就自己去多多挖掘过去因为政治因素被压抑的那面历史，不必再率尔贬此扬己了、作些无聊举动了。

不过，像这样小说里的「政治」，其实自古难免。尤其解严後这股本土化、台湾化势头凶猛，使一些外省族群相对剥夺感严重，这种适应不良或者委屈感，在朱天心的「古都」里（麦田，1997），更藉由着书写、返回到日据时期的台北城

以及以日本京都为对照，去对抗、批评这波亟亟要清除充满「外省味」的台北新城的趋势，酸怨十足地指骂新台北的凉薄与无情，一个统治阶级上去，就藉由毁灭上个世代的记忆，创造、巩固自己的「新台北」。持平说，朱天心的讥讽一点没错，因为政治逻辑一向就是这样玩的，但对于自认「记忆力」很好的底层庶民，这种政权转换时的晕眩感却特别强烈，也特别不适应，因此行文间难免尖酸刻毒。也因为这种行文的刻薄，我有朋友一读完「古都」，劈头就骂朱天心是一个傲慢的小说家，理由当然是「抗拒潮流、死不认错」。

抗拒的当然是本土化的潮流，死不认的是身为主流时怎么就不讲话的错。这里，牵涉太多省籍、国族、世代歧异，我不好谈太多，以免这篇纯粹消闲用的文章，被不同政治意识型态的人乱棒打死。但还是可以分两层讲谈谈，一是我朋友对朱的反感厌恶甚至批评也没错，因为从他的眼光看，当年外省族群身为文化主流时，怎么就不见朱天心之类的文化人，去书写日据时代台北的什么叮什么叮，讲一下西藏路、绥远街类似地名的荒谬；结果现在要骂所谓本省人市长，写起台北，就这也一个叮、那也一个叮，一口咬定人家凉薄无情，不尊重历史记忆。这种不自省的姿态，不是充满傲慢吗。

但是从朱天心的角度看，眼看台北市到处都是「快乐」与「希望」，自小成长的台北一点一滴被人有目的、有意识的刻意贬抑、消除，心里怎么会甘心，怎么吞得下这口不平之气，更何况，这些人老是开口闭口就是外省族群都是主流、佔尽优势的统治阶级，是可忍更是孰不可忍；我就看过朱天心另一篇为其父抱不平的文章，认为如朱家这样勤勤恳恳、依靠己力，踏实在台湾生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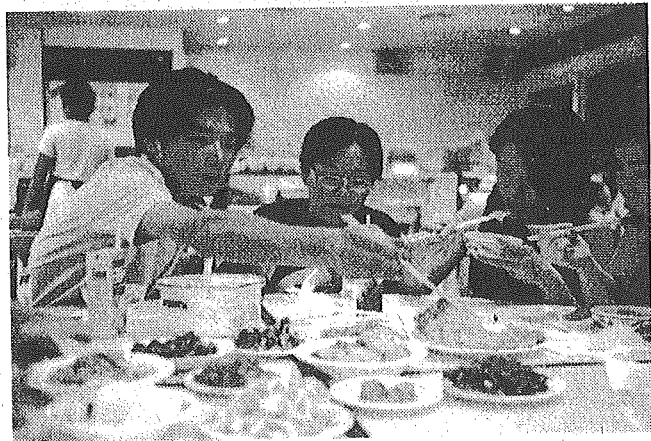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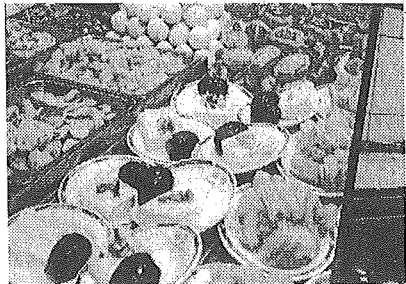
的外省人到处都是，凭什么说外省族群都是佔尽便宜的统治阶级，简直是岂有此理、胡讲一通，依旧酸怨之气腾腾透过纸页而来。

但我读着读着，却对这位自小阅读她作品，并且视之为战后出生的台湾小说家中，排在前几名者，感到一种「真是何苦来哉」的同情与慨叹。不是学历史的么，怎么就看不透历史的舌头本来就是这么翻转不认人的，而且吵来吵去，还不都是底层庶民自己在吵，所谓的统治阶级们，人家勾肩搭背，感情好的很哩，又何必如此忿忿不平难安呢。但是话再讲回来，从读者的角度来看，也亏得朱天心心中有怨，否则，类如「古都」这种揉杂台湾历史、政治、族群与国族等丰富内容的文本以及精彩的写作技巧的小说，我们还没幸读到。

而近年，拜民主化之赐，这种书写台北的热潮却正方兴未艾。因为市长民选之后，为了要创造一种共同生命体的印象，藉以回馈回现实政治上的利益，接连两届的首都市长，正大力透过资源的挹注，鼓励这种对于城市的书写。我前阵子到市图借了一本厚重、精美、铜板印刷，由台北市新闻处出的「台北2001」，就可以是其中集大成者。

这本中英对照的政府出版品，从不同面向、不同角度，请来一批年龄不一的文化人，在精密思考、分类的企画架构下，各自书写着他（她）们对台北这座我城的记忆。在设计感强烈、精緻的摄像搭配、甚至喧宾为主下，呈现出一个缤纷多彩又深刻人文的台北印象。

这本风格独特的政府出版品，总策画是许允彬，二年前和一夥死党们，花了一年的时间搞出了一本「在台北生存的一百个理由」（大块，1998），藉由几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书写着他们生活在当下的台北，一些传统吃食、一些个性商家，乃至各自私有的、独特的、该类文艺青年习於出没的一些地点。相对于「台北2001」这种「官方版本」，「在台北生存的一百个理由」其实可以说是充满浓厚小众、边缘的青年族类，面





欲望台北城

☆ Chihta

前阵子写了篇关于台北的书写，恰好，这段时间又陆陆续续在电视上或自己一时兴起跑去租来看的电影，又都与台北这个我城有关。我看了看，想了一下，觉得这些影像工作者的思考与观看世界的角度，还真的与文字工作者有那么些差别。在我看的这些九〇年代中期前后出品的台湾电影，台北这个城市恍若装载了满满的欲望，贪婪地在暗夜里不断滋长、蔓延、外溢，把生活在台北的男男女女，一迳吃干抹净，不留一点痕迹。

这里面，最冷酷无情揭露台北城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实则贫瘠灰沈如废死的寂寞之都的，当以蔡明亮莫属；我看他的「爱情万岁」，讲三个三十来岁的都会男女，在繁华的台北城各自营生、各自生活、各有各的欲望、各有各的欲望。台北这个都市，在蔡明亮的眼里，荒芜、贫瘠，无爱可寻，每个人都那么寂寞的生活着，甚至寂寞到向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以肉体索爱，只求一时的温暖。

片尾，杨贵媚行走在清晨的台北街道，走进当时还林木光秃、遍地泥泞的大安森林公园，笃笃的高跟鞋敲在地上的响声，直入台北人心灵的巨大空洞与无物。走累了，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的杨贵媚，不知怎地、毫无预警地开始失声痛哭了起来；我看着这场恍如永远不会停止的哭戏，心里以为这大概就是导演蔡明亮为他眼中寂寞、失落的不得了，外表却仍一幅光鲜亮丽死撑着活在都会的妳我，而怜悯地哭出来的同情眼泪吧。

而这般台北人的虚骄、台北城的浮华表面，在杨德昌的「独立时代」里，则炫丽地交织成人欲与物欲横流一地的极佳嘲讽喜剧；这部像万针刺绣的电影，藉由多线併陈的人物剧情，将台北文化人的装腔作势、浮誇无耻的丑态，做出了极其生动的描绘。而在后来的「麻将」一片中，杨德昌更藉由几个人小却鬼大的青少年，从小看着成年人



对竞争激烈、出头困难的现代都市，所发展出的一种「类贫穷男」式的自救手冊，最典型的是里面竟然有几篇写文艺青年如何A钱的指南，或是坐在艺文大老出沒的店家时，边聊隔壁桌成功人士的八卦，边自勉有为者亦若是自嘲语调，有些黑色幽默地把几个还处在文化圈边边位置、常在废业状态中，却又奋力「野地求生」的文艺青年的心态表白无疑。

从这里，回去看「台北2001」，如果有人要用「被体制收编」这样的角度观察，也没有错啦，因为从手工艺的「在台北生存的一百个理由」到有政府砸钱下去的「台北2001」，的确少了点当初生猛有力的锐气，多了些保守持稳的论述风格，更不用谈还不时得显露一些涎着笑脸，抱抱马市长大腿的模样。但是，考究初衷，我却以为，许允彬们只是实践当初叫文艺青年们如何生财的方法罢了。当年，可能年纪轻，以为搞美术、玩摄影、堆文字，只能去参加什么文学奖、或申请什么补助，殊不知公家机关就像金库一样，需要一堆文艺青年们为他们涂脂抹粉，营造所谓的文化形象，现在懂了，力行实践再搞出一本「台北2001」，足资证明、鼓舞后进们起而效尤，不必喝白开水、啃馒头、被人笑成不事生产的米虫了。

所以生活在台北，我除了忙着营生兼与友人瞎混打屁之外，闲余时间读读这些不期然会与自己插身而过的人所写下的台北记忆，从中取乐，套句前辈们的讲的话：这也是我之所以还在台北生存还乐此不疲的理由喔。

一面道貌岸然、一面又忝不知耻地干着偷拐抢骗男盗女娼的勾当，进而有样学样、青出于蓝的故事，对金钱挂帅、道德沦丧的现代都会更有沈痛、强烈的抨击。

但我以为，这两部片，虽然好看，但不知是杨导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所以也人变唠叨了，心也变软了。以致我们在片中，就会看到杨德昌藉由片中角色对观影的妳我指指点点、苦口说教的镜头一再出现，像「独立时代」里演小说家的鸿鸿，就长篇大论地拿着孔子当招牌，谈什么世人皆醉其独醒的教化哲学；而到了「麻将」一片，杨导又化身为顾宝明，一面演戏、一面用手指着镜头大骂观众愚蠢、只懂随波逐流、毫无生存的主见。老实讲，这些剧情都属蛇足，等如把观众当白痴，深怕人家不懂其寓意，才这样气急败坏的跳出来夫子自道，反而破坏了电影的自有生命。而相较于杨德昌早年的「恐怖份子」，讲都会里人的疏离、人心的深谗难测，在城市里行走，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人会突然变成危害妳我生命的恐怖份子，那种全片冷静冰硬、画面切割精准，一直到结尾一声回味无穷的枪声，充分反映杨导理工背景出身的无「情」特质。这种冷观世事的自制，到了「独」与「麻」片里，就嫌淡薄了些。尤其这两部片的结尾，都安排了温情的快乐结局：琪琪和小明最后还是在一起，伦伦也是亲到了马特拉，让人觉得虽然城市冷酷无情、前路无着，但毕竟我们还有小小的情爱可以厮守共度，算是年纪大了之后的杨大导演，也终于慈眉善目、对人性还抱有一丝期待的表现。

而对从外地而来活在台北的我们来说，台北这个现代城市，一贯总是那么难以亲近、难以融入，生活一如活在都市表层的边缘，窥不见城市真实的那面。这种感觉，我在看陈国富的「只要你活一天」时，更是时时冒湧上来；在这部片中，台北呈现出一种狂燥、浮动的生命力，充满了黑色隐讳的不可知与神秘感，一个如你我一般平凡的男子，无意间撞入一个不属于他生活中的台北城，那里有黑道火拼、豪门恩怨、金钱与权力以及美色交相混杂，经历危险，慌慌逃回平凡世界的男子，一夜狂乱若梦，台北浮浮晃晃就在远处，陌生、疏离如海市蜃楼般，却又让你我执迷不悔地选择投入其冰冷的怀中。

但，总归还是要希望吧，就像我说最冷酷无情地揭露台北的荒芜、寂寞本质的蔡明亮，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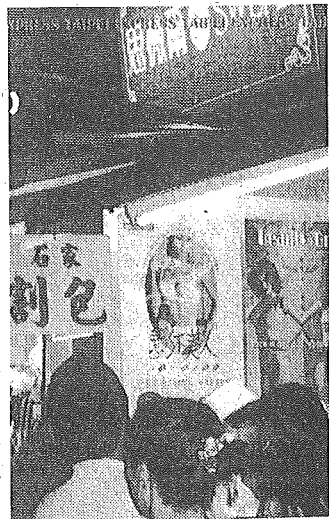
阴沈、秽暗的「河流」里，那么卑微地活着的小康一家人，即使经历父子乱伦、妻子外遇、伦常毁坏、家庭崩解的不堪境地，但片末，蔡明亮仍给了我们生存下去的小小希望；身罹怪病的小康，在父亲一句「回家了」的话里，起身推窗，窗外仍有一片澄明明亮的天空，让我们感到在这么寂寞、孤独、欲望流洩一地的台北城，还是可以有那么一点点继续活下去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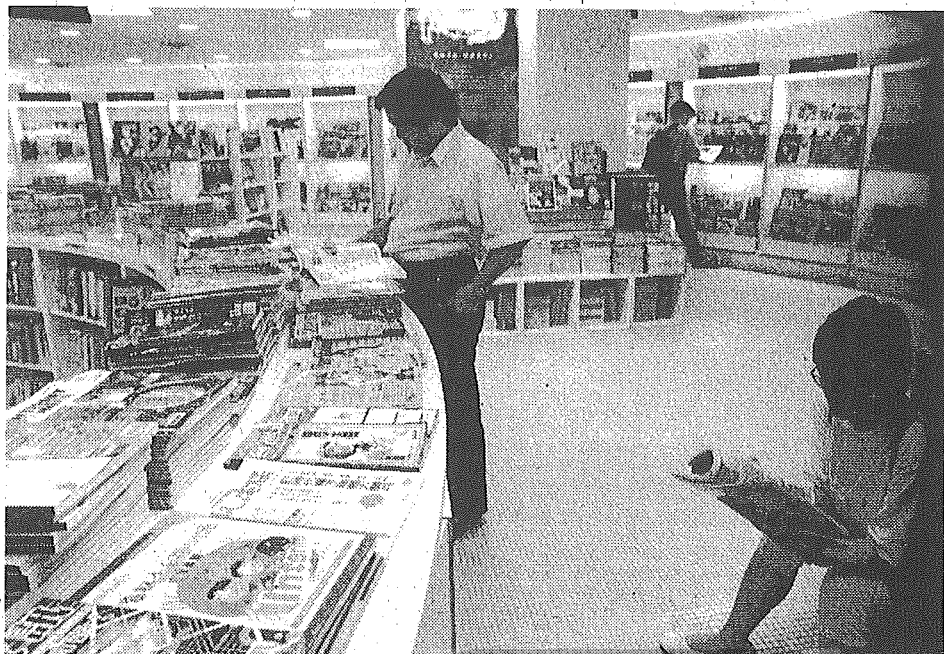
即使，我们隐隐约约地总感觉到，这希望，恐怕是那么地微小、孱弱、经不起任何的考验……

P.S. 这阵子，李安的「卧虎藏龙」得了奥斯卡奖，一下子台湾岛沸沸扬扬的好不热闹，我翻翻报纸、看看评论，感觉其实不坏，没有太多人借题发挥，再去谈什么台湾电影要如何站起来、要如何拯救国片市场之类的陈腔滥调，大夥一家子人只沈浸在一种与有荣焉的光荣感里，顶多骂骂那些碧眼蓝眼的洋鬼子不识货，不选我们李安这个宝，只爱自己家里那根草，不把最佳导演颁给李安的酸怨话，让我看了有些刺眼之外，其他一切都好。

在这样的热闹气氛里，我却怀念起一些从前看过的台湾电影，那时节没有什么奥斯卡、没有太多闪光灯，也没有报纸头条的报导；大概就是些导演或拿了国片辅导金、或很有骨气地坚持不拿辅导金，用少少的钱，手工业似的拍片、后制，然后到国外参展，偶或得奖或不得奖，然后只在娱乐版上有小小一块的报导。不知怎地，我一直想起那些电影，于是就写了这篇文章怀旧一下，大家就随意看看罢。

从外地而来活在台北的我们来说，台北这个现代城市，一贯总是那么难以亲近、难以融入，生活一如活在都市表层的边缘，窥不见城市真实的那面。





(编者语)

在台北不能不提诚品和其文案李欣频。

这里选刊的文案已是多年前的作品，可是现在读来仍具阅读快感与不显过时的城市氛围。既然台北是个文字之城，也只能透过阅读那城中人所书写的文字来认识她，到底文字可以带领我们到多远的地方。

台北诚品书店传奇

诚品商场四月城市旅行

☆李欣频

春光乍洩·城市旅行

诚品商场中山店、忠诚店、敦南店、南京店、西门店

四月十一日起邀您在台北走一趟城市旅行

他总是看完美国道琼工业指数，

才决定今天股市进出的筹码。

坐法国制的捷运到南京东路吃早餐，，

一路上以双语和女儿交谈心事。

西门町多的是只记 E-Mail Address，不记得户籍地址的台湾新宿人。

从忠诚路栾树道上悠闲过街，和一名巴黎金发女孩

谈一场异国恋情。

用美金和美国学校学生换台币，在慵懒的中山北路上

喝杯卡布其诺。

在台北早上十一点，纽约晚上十一点，为调不回时差的酒瘾，

到敦化南路买一瓶一九八五年份的 Porto 酒。

身边的行人都是讲着国语的外国人，很吵的疏离

一个人走着走着很容易想家。

台北是一个没有国籍的城市适合不坐飞机的短程旅行……

以想像力对抗地心引力，带着城市旅人的心情，

(本文摘自《诚品副作用》，新新闻出版)

爱慕诚品书店

☆新井一二三

我曾有一次认真考虑搬到台北，为的是一家诚品书店。当时，我住在香港。虽然日子过得很充实，但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对我很重要的两样东西欠缺找不到，即咖啡厅和书店。

如今，西雅图式咖啡店席卷全球，大概香港都有很多了。然而，仅仅几年前，香港人喝咖啡的地方，除了高级饭店以外，只有路边的茶餐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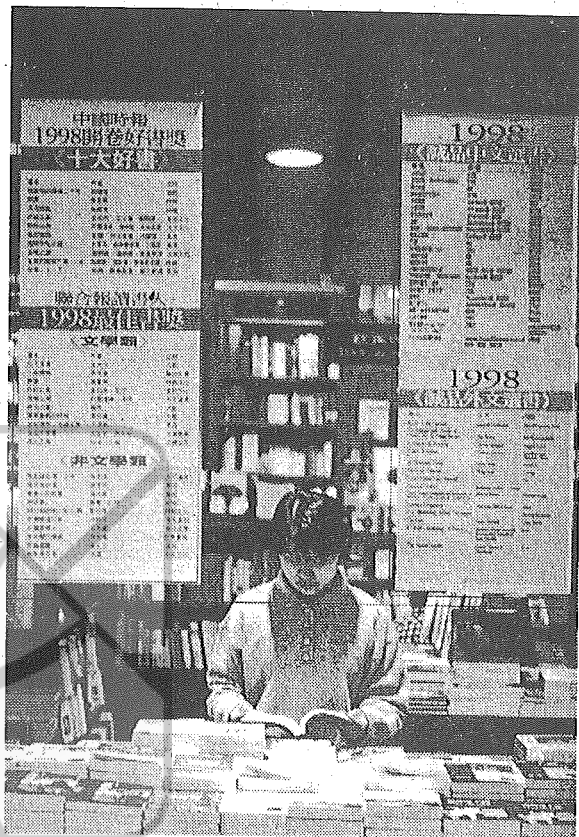
其实，我是挺喜欢茶餐厅的。当年，每天快到中午的时候才起床，去吃第一顿饭的地方，就是附近的茶餐厅。早餐时间已经过去，我点的总是「公司三明治、冻咖啡」。好简单的两个词儿，我的广东话发音却始终不标准，每次给夥计改正。不知怎地，香港茶餐厅做的公司三明治水平很高，日本西餐厅远远比不上。至于人家的冻咖啡，放着大量炼乳和糖浆，很像小时候去公共浴池，洗完澡后站着直接从玻璃瓶喝咖啡牛乳。也就是说，味道並不差。

只是，自从在公共浴池站着喝了咖啡牛乳的日子，我在不同的地方经验过城市化的生活。虽然日本公共浴池的咖啡牛乳、香港茶餐厅的冻咖啡都挺好吃，我都有时候想喝正宗的欧洲式咖啡，而且最好在高尚优雅的环境里。

不过，没有咖啡厅还好办。我后来开始在家里自己泡咖啡了。拉下纸帘，放自己选择的古典音乐，边听边喝，犹如坐在咖啡厅。然而，书店呢？无法自己仿制了。

在香港，我常去的书店有湾仔的天地书店和铜锣湾的青文书屋。天地书店相当大，但是永远找不到合我口味的书，也许是地下书店的天花板太低的缘故。在小小的青文，好看的书倒很多，尤其是美国进口的文化评论等令我特别高兴。但是，青文规模太小了，每一种好看的书都只有一两本。我不曾在报纸上看到那些书的书评，也不曾碰到一个朋友看过那些书的。

我虽然酷爱大城市的孤独感，但是心里却始终寻求着无形的社区。在我脑海里，书店和咖啡店代表的是，互相陌生的大城市居民沈默地相



处，无言地沟通的精神社区。难怪，我在香港总是很寂寞。

我向香港文人发牢骚，对方告诉我，飞到台北就有书店。当初，我想像的是东京神田神保町那样的书店街。於是九六年初去台北时，在重庆南路花了大半天。中文书店集中的地区，之前我在大陆、香港都没看过，因而非常受感动，买了几本书，带到金石堂书店楼上的咖啡厅，打算边看边喝边抽。未料，台北年轻人比我先进，当时很多人已经排斥烟雾了。我在吸烟区吹的烟雾，惹火了禁烟区的两位小姐，她们机关枪一般骂我，非匆匆出来不可了。

那年，我总共去了三次台北。终于发现诚品书店是五月份第三次台北之行。把刚买的两本书带到咖啡吧去坐，我高兴得简直要流泪了。这里有我理想的书店。（要不要搬到台北来？）我当场

就开始思考。热爱华夏文化的我，在大陆、香港住了多年，但是从来沒到过文化香味这么浓郁的地方。

后来，我没有搬去台北，反而搬回东京，是一个男人所致的。五年后的今年，我，他和小朋友三口子一起到台北，主要是为了新书做宣传，我事先就放弃了自由活动的念头。但是，如果有一个小时的空闲，我想去的地方只有一个，即诚品书店。为了这一目的，我仔细看台北地图，最后一个晚上特地订了福华饭店，因为离诚品最近。

老天爷对我还不错，那晚，我和老公果然能够轮流地出去一个钟头。他先去诚品书店逛一

逛，回来很兴奋地说，「今后咱们来台北，每次都一定去诚品书店了。太棒了！」我跟着也跑过去，隔了五年又一次要流泪了。好舒服的摆设，低声的音乐，有趣味的中英文书籍，到处站着或坐着慢慢翻书页的男女老少，馥郁的咖啡香气，而且如今是通宵营业的。

不仅香港没有诚品书店，其实东京也没有。东京的书店，规模越大越像图书馆或仓库，文化气味非常淡薄。报告文学作家佐野真一在新作《谁把书杀死？》里感叹，日本书店早已失去了文化沙龙的角色，如今简直是书报便利店了。我坐在东京书房里，想像台北有家诚品书店，感觉犹如奇蹟一般。台北人真幸福！

旧书店游记

☆杨佳娴

不久前的某个礼拜天，和一名形状潇洒的中年编辑见过面后，猪头因为听我们谈起旧书店，而他却从未去过，就在散会后极力怂恿我带他前往。本拟自人性空间那条路切进，让喜欢路边摊的他一览台大附近的小吃，但思及猪头乃一路痴，立刻带他走他应该比较能够记住的路，即沿着罗斯福路，到有星巴克以及绿精灵的巷子就右拐直达汀州路，猪头一路上还频频回首，努力地想要记住来时路，无奈走一步忘两步，最后又经渣妹沙盘推演一次，他才嚷嚷说他记住了，但我颇怀疑，因为他神色间有些不诚恳，早应该叫他再复诵一次才是。

汀州路上，目前就两家旧书店。其实，罗斯福路上某汤圆摊旁边巷底也有一家，完全看老板高兴才开门，书堆得好像垃圾福德坑一般，战争与和平和推荐甄试必胜秘笈老是摆在一块，各种昆虫於夹缝中横行，但渣妹珍藏的温瑞安诗集「山河录」就是在那里十块钱买到的。汀州路的店整理得较好，适合一进入

书堆便晕头转向、什么钱都会掏出来的那种人来逛，搜寻旧书战力为零的猪头就应该先从这类店铺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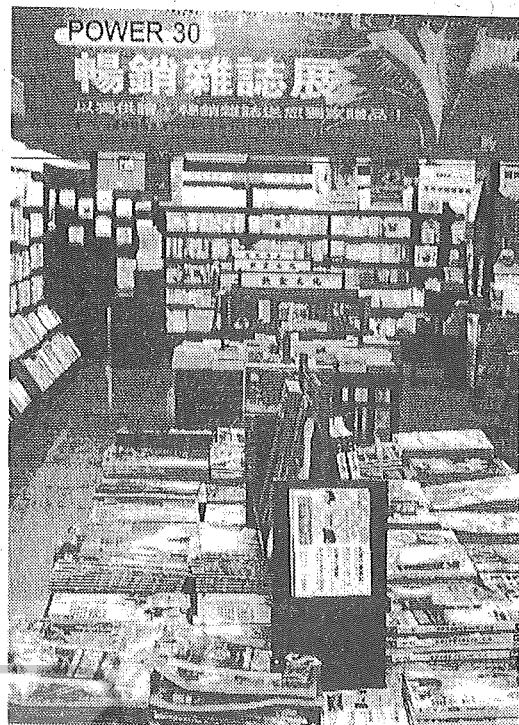
那天，猪头彷彿乞丐进入钱庄似地，每一本书都摸个不停，渣妹仔细地搜寻了一下，发现没什么新的货色，就在旁边打喝欠，顺便担任顾问及跑腿，回答书籍来历、替害羞的猪头向老板问价钱，同时也要替他揪紧皮夹，以免被店中无所不在的吸星大法掠走。但是，这一切对于他来说，新鲜得紧，因此十分有耐性地一直蹲在地上找书翻来翻去，但渣妹就不同了，我说：



「猪头，我好饿。」 「已经晚餐时间了吗？」 「嗯，快七点了。」渣妹最难忍受的事情就是饥饿，而且习惯五点吃饭，所以每天五点时候就会准时地饿起来，当时我已经饿到泪流满面，为了能够对猪头动之以情，所以一滴都没擦掉，但问题是那个走火入魔的傢伙，根本就只有模糊地略略抬头望我一眼，又低下头去翻书，全然不顾渣妹满脸浆糊。最后，由於我已经从悲情的样子转为愤恨的神态，他才有所警觉地赶快拿书去付钱；继上回在天龙书店买了幼童唱游指南与「写信不求人」之后，猪头再度砸钱买了小健的书，並且十足无聊男子的模样，把那本书在我面前抖来抖去，意图引起渣妹什么激烈的反应，以资取乐，害我突然怀疑起怎么我会喜欢这种人。

从前最常去的，是光华商场里的旧书店，有时候甚至一个礼拜会去个三趟，买到想要的书，也是晕头转向地就会走进自己明明很讨厌的老树咖啡，面对着满坑满谷的中老年人，喝一杯两百贵得要死的咖啡，但因为店里烟味太浓，每每怀疑是否有烟蒂沉在杯底，於是一页书也没看成，冤大头似地逃离现场。现在许多旧书店都改成卖光碟的了，留存下来的，也是教科书居多，逛的乐趣大大减少。

这让我想起，有时候也会为了贪一二十块钱的便宜，而跑到水准书局去。从前它还在光华商场附近时候就常去了，搬到师大路，更方便了，去的次数反而少了许多，大多数时候我都是习惯性地走进政大书城，以维持一点起码的买书人的尊严。在水准里头，选书空间太小，老板不知道是不是兼做批发，走道都被一包一包的书籍卡住，剩下两个中等身材的人也用力摩擦彼此屁股才能挤过去的地步，虽然有按照出版社放，但货色不齐全，若非住在附近，实在懒得再跑一趟。好不容易找到书，排队排得老长去结帐，但往往要花上半个小时，甚至更久，才会轮到自己。老板一边算钱，一边就会推荐一些热门书籍，如果你很豪爽地都买了，折扣就会更低，如果你显出犹豫的样子，老板就会问你后面的顾客：「你有没有看过玛雅？是很棒的书对不对？」该傢伙自然不敢得罪老板，遂狗腿答之：「对呀，很棒哦，上次就是老板推荐才买回去看的。」「你看吧，大家都说这个书好（明明就只有一个人说），买了绝对不会后悔啦。」这时候，你买了，则老板脸色和悦，折扣上会让你舒坦一些，但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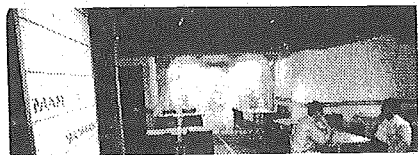


若还不识相，轻则老板的脸色马上垮下来，让你以为不小心跑进坟墓，重则本来六五折变成八折，叫你欲哭无泪。

水准书局最让人诟病的，就是老会在书后面盖店章，並且填上折扣数。据说从前有人跟老板反应不想盖章，老板马上给了他两个巨大白眼：「先生，你知道国有国格，人有人格，我们开店也是有店格。你这样侮辱到我的店了，你知道吗？你……」云云，长达一小时的训话，全店都屏气凝神听其教诲，该顾客更可怜，最后在众人想笑又不敢笑的气氛中拿了仍然被盖章的书逃之夭夭。

水准书店的选书环境，跟光华商场的旧书店真是相像，拥挤，闷热，常常摩肩接踵两个小时结果仍然没买到书。我看，下次应该带猪头到水准去，让他体会一下真正的痛苦，对于买书之事，应该会更加慎重。不然，我陪他去任何书店，最常出现的对话便是：「渣妹，我决定要买这本书了。」「你确定吗？」「我非常确定。」「可是这个书有点贵哦。」「买书嘛，不要计较小钱。」「可是这个书你根本就不会看。」「咦，被你猜中了。」「那你还买个头，放回去啦。」「可是我很想买耶。」「可以呀，但是你到底会不会读它？」「当然是不会喽。」「#\$\$^*&#&……请你理智一点好吗？」「不要。」……

台北咖啡馆地图



我的咖啡馆就是我的作品

新东村「限量版咖啡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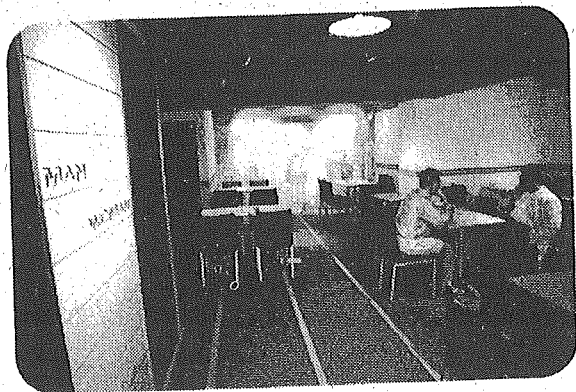
「限量版」是相对于普及版而存在的事物状态，当「限量版」的定义推演到最纯粹的极致，就是独一无二的意思。位在忠孝东路四段以南的「Cafe Monica」和「Post」，都是新东村许多「限量版咖啡馆」其中之一。

「Post」刚开幕不到半年，整体室内设计和桌椅器具搭配都有自己的风格，老板开店之前在别人的店帮忙了好几年，一家以咖啡讲究闻名的店。坐在「Post」喝一杯咖啡，不但喝得到好的espresso，还会看到打扮好看的人。

从光复南路弯进来，你很快就找到了「Post」。但是若要去「Cafe Monica」，你就要多花点心力去找。光是看它墙上的海报你会以为它是纽约一家

连锁咖啡店的台湾分舵，事实上这是老板故意玩的一个把戏，他开这家店的灵感是来自纽约的「Dean & DeLuca」——这家位在纽约的咖啡馆，走的是雅痞风格路线，卖很多好好吃的蛋糕和干货，是很多去过纽约留学或者旅行的朋友共同的回忆，98年它把苏活区Prince St上头那家店关了，真是伤透一堆人的心。

「Cafe Monica」的老板倒把事情看得很开，如果连「Dean & DeLuca」在曼哈顿都混不开，我们在台北能够继续开下去就很值得高兴了。这几年不仅类似走向的店越来越多，还得注意财团连锁店的大军攻势。不过就算有一天忠孝东路上头每隔一条街都开了一家连锁经营的咖啡店，我们还是喜欢钻到里头去找限量版咖啡馆。



我和公馆的咖啡时代

★杨佳娴

看了寂寞芳心俱乐部的宝宝写他所感受的公馆，害我十分手痒，想想自己从来台北读大学以来就不断在那附近鬼混，却好像很少以路线式推进的地景描述，来记录这块我十分熟悉的地方。下午读了篇论文，讲几个著名的现代作家，都有可以和他们相互标志的地域，比如白先勇和台北，张爱玲和香港、上海，黄春明和宜兰、苗栗，鲁迅和北京、绍兴……，

文学的想像空间和现实空间辉映，对读者来说可以很容易地就在脑海中建立关于某个作家的背景印象。

仔细想想，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地方是写过很多次的，罗斯福路常写，但是当作陪衬用的，指南山也常写，但仅于自然和个人历史，当时文笔也还不够成熟。以后大家想起渣妹，到底是会跟什么地方联想在一

起呢？（太令人忧心了，我觉得以后我死掉，大家想起我只会跟变态骆以军放在一块）

宝宝写的就是诚品旁边，结构群小巷进去而展开的一段温州街，恰好我最熟悉的也就是这短短的距离。总是这样的，从台大穿越地下道，将会经过卖水墨竹帘月曆的摊子、始终埋头作画的年轻人、佛经音乐放的很大声的口香糖小贩，至于乞丐、仿冒皮包摊子、抱着吉他唱的十分高兴的金发男生则是不定期出现，每次脸孔也会有所不同。地下道出口，是二十一世纪、一条A字牛仔裙三千多块的专门店和大众唱片，再过去是诚品，门口通常聚集着大批美式打扮的大学生或者约见面卖东西的网友。

和没见过面的朋友约台大诚品见，若是忘了问手机，其实是很难认人的，因此大家约定的地点日趋精密，比如「一千年都提不到钱的提款机左边」、「挪威森林咖啡招牌旁边」、「诚品里面楼梯口摆大陆书那里」、「诚品外面人行道上望穿秋水右边水泥块」，甚至是「地下二楼现代诗专柜」、「地下三楼厕所门口」、「一楼雄狮美术七五折专柜前」之类的，考验着彼此对台大诚品的熟稔度，几乎到了变态的地步。饶是如此，还是常会遇见一个一个问将过去的：「请问你是某某吗（大致上都是网路昵称或ID）？」「呃，我不是耶。」「那你干嘛东张西望一副等人的样子？你不要骗我了哦，你就是某某吧，某某说他喜欢穿这种格子衬衫。」「……」「不承认就算了，我去问别人。」

诚品隔壁是条窄巷，小小的结构群里好多马列主义的书，厚厚的，纸质有些粗糙的，让学生们翻到捲边，收钱的工读生好像永远都在看报纸吃便当。

巷子尽头温州街，改装后的叶记。烟雾弥漫普吉岛。明亮的七里香。

诚品音乐里永远可以看到抱着十几片CD去结帐的家伙。招牌与菜色日益通俗的纽约牛排。海蓝色小胡子老板伊里亚，是没钱时候的最佳去处，渣妹不知道在那里喝掉多少杯不加糖不加奶精的纯美式了。伊里亚隔壁，唐山地下室，同志电影海报、读书会海报、女性主义研讨会海报等层层叠叠地佈在墙上，每个礼拜来这里拿破报，顺便翻翻诗刊，像一种例行而隆重的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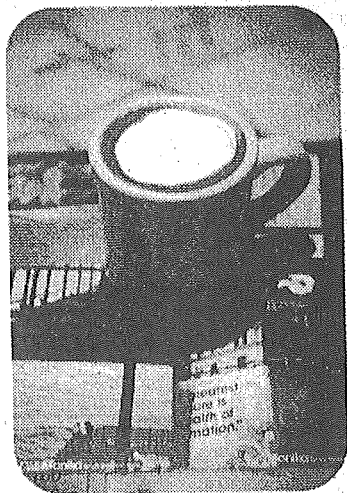
Peter's 消失了，但偶而会煮得过焦的咖啡和厚实手工饼干依旧让人怀念，那是真正温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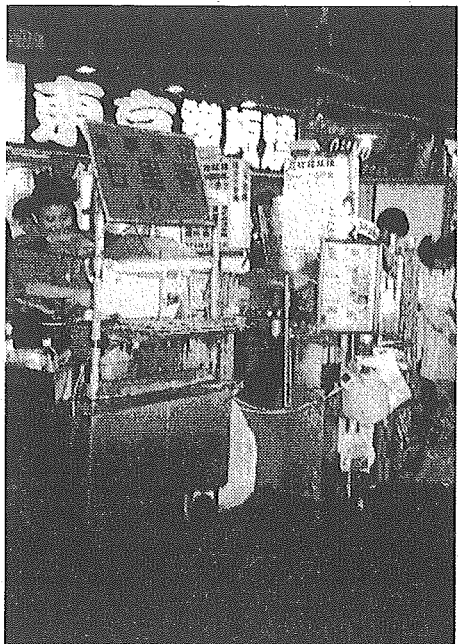
咖啡店，小的像厨房的店面，深咖啡色方桌，年轻工读生和客人熟的跟什么一样，各种颜色的饼干烤好了，和咖啡的气味混在一起，非常甜美。猪头买到民国六十五年出版幼童唱游

指南的天龙书店，将被诚品儿童书店取代。傍晚才会出来的关东煮阿婆，每次在那里夹高丽菜捲，眼镜上全是蒸气。

服务生全是美女而且几乎每一张桌子都在谈跟文学艺术相关的叶子，因为不卖餐，咖啡的香气很纯粹，不被打扰。金黄色的，过分温馨以至于让渣妹老是不太想去的帕多瓦，他们终于可以让我们把鞋子穿进去了，真是谢天谢地。古色古香常常播放南管乐的玥饮轩，是比叶子更容易撞见作家的地方，靠窗的桌子是鱼缸，干草编的大灯笼在头顶晃呀晃的，和S第一次约会就在这里，著名的奶茶火锅我倒还没嚐过。摆满女孩子气味家饰的露西小栈还没去过。老是记不住名字的小酒吧也没去过，只记得门口海尼根的灯管招牌闪闪的。

只和猪头去过的雪可屋，老板娘是好人，但总让客人坐在海滩塑胶椅上进餐，不抽烟的我们则一直换位置。TU听说好吃，但我每次去就是点到贵又难吃的，大概是跟那间店没缘分。朱力安诺的咖啡没话说，松饼和老板养的狗一样有名，从前甚至有政大的学姊说，为了这里的惨了乳酪和火腿去烤的薯泥，拼了命也要考上台大。南天书局是F带我来的，他纯朴的脸和标准城市雅痞的打扮，书包要背高雄书包大王的，帆船鞋一定要某牌的，昂贵麻质休闲裤和米绿色上衣，到了这里却十分激动，跟我指东指西地讲解那些出版物，社会主义、殖民历史、被压迫者、穷人等名词纷纷出笼。Paradiso 满屋子都是电影海报和电影杂志，烟味浓厚，爵士风的音乐带着慵懒拍子彷彿波浪似地让整个下午都漂浮起来了。





再过去一些，和猪头第一次见面的罗曼、贵得吓死人的耶荷、陈菊开了十几年的日本料理、女书店、女巫店、台湾的店、明目书店、优哉游哉、门口挂着大幅彩虹旗的晶晶……。这几年来，店面的变化不太大，我们彷彿是走在情人的背脊上似地，对于每一处隆起、每一颗微细的痣、每一个动作会怎样地牵动肌肉，闭着眼睛也能描绘出来。

通常，一个美好而无所事事的春天午后，是在七里香吃完芋香排骨饭和大杯泡沫绿茶，然后到汀州路上的旧书店翻一翻、美式T恤专卖店里晃一晃、唱片行里对着昂贵的正版唱片暗骂一百遍，然后慢慢踱回唐山，买了本便宜的小说或杂志，拎着破报，到叶子喝下午茶去；在蛋糕碟子已经被收走许久，花茶回冲了三更以致于如同白开水，干净美好的咖啡店厕所也去了五遍以上、破报上连旅馆广告都浏览过之后，大概也可以走了。推门出外，黄昏的影子斜斜的，出了温州街，混迹在无数的脚踏车内，沿着红色建筑和椰子风，回宿舍去，心里非常满足，彷彿整个青春掉进了咖啡杯又被提起来似地，全是苦涩的香气。

台北年轻人用语

哇拷，月亮经过我家！

★小丹丹

2001年来了，在这个新世纪的来临之际，身为e世代的青年，如果你还是很老套的跟别人沟通、对话，那么很抱歉，你已经落伍了，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台湾青少年现在所用的新新语言吧！

咪咪：胸部

听雷鸭：有听没有懂

你「粉」无聊：你很无聊

乌龟会长：戴绿帽子

太平公主：形容胸部扁平的女人

贝戈戈：贱

扁：很嚣张的样子

柴可夫：司机

大四X：爽

打屁：聊天

压马路：逛街

校工：副校长

国父的照片：钞票

向地球移民：生孩子

口若悬河：口水太多

瞎拼：Shopping

好康：好的不得了

翘头：不该离开而离开

五四三：没有营养的话

南洋大学：补习班

廖伯仔：打小报告的人

欧斯k：暂停

多啦A梦：小叮噹

「偶晃去」了：我放弃了

IBM：International Big Mouth

BMW：Big Mouth Women

柜子：同性恋

马子：女朋友

性子：男朋友

机车：形容一个人很囉唆

重型机车：形容一个人超级囉唆

哇拷：很惊讶

月亮经过我家：来月经

SPP：俗毙了

LKK：老阿伯

航空母舰：很肥的女人

Biang：棒

雪特：Shit

Ice Snow Smart：冰雪聪明

红豆泥：真的吗？

ging：忍耐

台北的新世代

超ㄅ一ㄤ、新人类

☆曾维民

如果把时光倒转，回到少年时期，你是否还记得那个时候都在做什么？流行些什么？不同世代，相信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每一个世代的青少年绝对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那一定要新鲜、够酷、够炫、够ㄅ一ㄤ。即然是要新奇，那上一代的东西就没什么好谈的，现在就来看看X、Y世代的超猛新人类都在做些什么？

超现族

写真风潮在女艺人的带领下，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值青春岁月的青少年也不甘示弱的纷纷拍起写真，甚至连政治人物也破天荒的出了台湾史上第一本政治人物写真集。当然政治人物的写真集一定不会有露点了，但是青少年的写真尺度与女明星比起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拍写真，大家常说的理由就是「趁年轻最美丽的时候，留下一些纪念。」

想纪念没什么不好，但从事人像摄影多年的摄影师阿纬则对想拍性感写真的人提出警告，「最好多注意，找可靠的摄影公司，否则万一照片被用在不当的地方，那可就亏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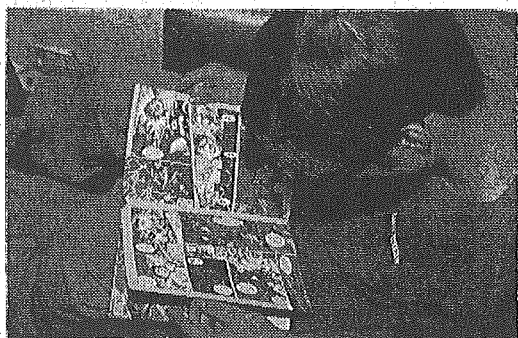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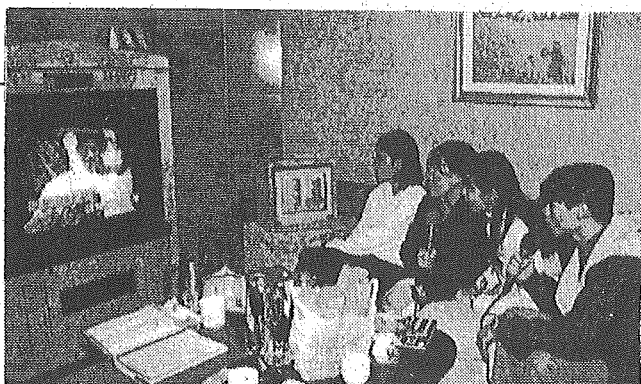
为了与众不同，刺青是另一种青少年用来展现流行的方式。前阵子，一个综艺节目上甚至有情侣刺对方姓名在身上以表现爱意的例子。不过，根据长庚医院皮肤科医师王俊民和台北市整形外科医师苏茂仁强调，刺青是很容易，但要除去刺青则非得花一番工夫，而且病人还必须忍受皮肉之苦。即使目前可用新的雷射手术来去除刺青，但平均每一平方公分需花费一至两千元，如果是五彩缤纷的刺青，更需要结合不同雷射多管齐下，才能扫除乾淨。因此，以青少年求新善变的性格，若只是想要酷、爱炫，还是使用刺青贴纸或是刺青环，也能达到不错的效果。



夜猫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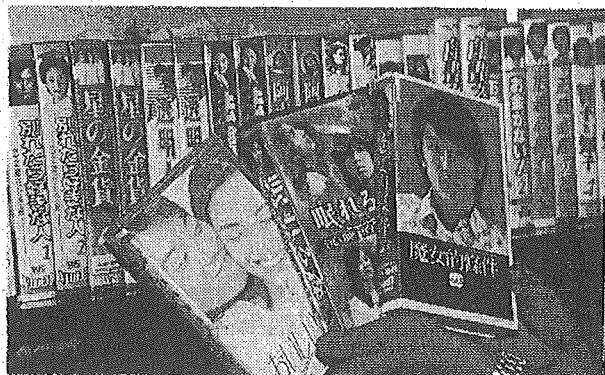
入夜以后的台北市，活动並未因夜停止，反而更加的多采多姿。一家家的PUB、DISCO、KTV，让台北市是愈夜愈美丽，在五光十色的灯光中，一个个年轻的身躯，随着隆隆的音乐声不断的摇摆，似乎要将属于青春的活力尽情挥洒。根据金车教育基金会的「新新人类週休生活问卷调查」显示，有46%的青少年认为休闲是需要花钱的，台北市因为休闲场所不足，青少年很容易被商业休闲吸引。尤其现在正值暑假，青少年更容易在外逗留，不过如果未满十八岁，记得晚上十二点以前要回到家，否则到时被警察伯伯抓到，可变成了「灰」姑娘——灰头土脸的灰。

其实夜间活动也可以是很健康的，台北市有许多夜间球场可以提供青少年消耗旺盛的精力，根据金车教育基金会同一份问卷指出，有将近四成的青少年从事运动休闲，而运动的项目则以打球佔了51.37%为最多，更有高达八成多的青少年赞成学校开放夜间活动空间，可见得青少年对夜间活动场所的渴望。政府应该多规画一些让青少年活动的场所，引导他们从事多元性的休闲活动。



K书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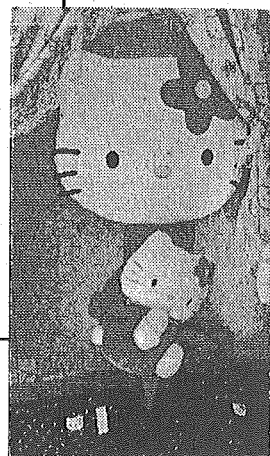
如果家长听到自己的小孩喜欢看书，想必心理都会觉得很欣慰吧！青少年的确是喜欢K书，只不过他们K的是漫画书，而不是教科书。根据金车教育基金会另一项针对「青少年週末假期媒体休闲」的调查指出，选择以看书为休闲活动的青少年中，有将近四成的人最常看的是漫画。其实现在的漫画书都有水准的，有些漫画甚至还有教学作用，例如曾经风靡一时的《灌篮高手》就介绍许多关于篮球的常识。就读高中二年级的小梦就说，看漫画也可以得到一些常识，有些漫画还富含人生哲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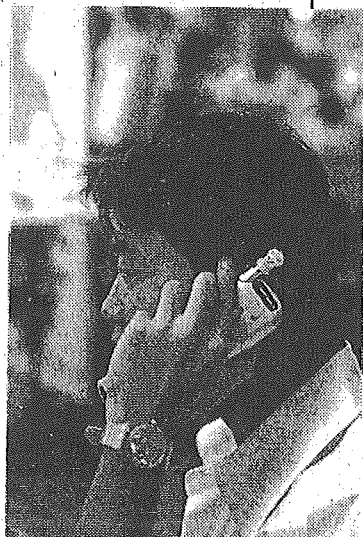
哈日族

你看过《恋爱世代》吗？你知道木村拓哉、松隆子是谁？如果答案都是否定的，那你一定是属于LKK级的旧人类了。日剧的主角通常是男的帅、女的美，自然吸引数青少年的目光，不过日剧反映的社会现象，贴近生活的剧情，才是它让人著迷的地方吧！

讲到哈日风，就不能不提到Kitty猫。这只有五个苹果高，三个苹果重，今年刚满二十五岁的卡通人物，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得到它的踪影。从事情品业多年的Ringo说，几乎所有日常生活用得上的东西，都有Kitty的产品。现在的批发商都在抢Kitty的货，就是看好了它强大的市场。



时髦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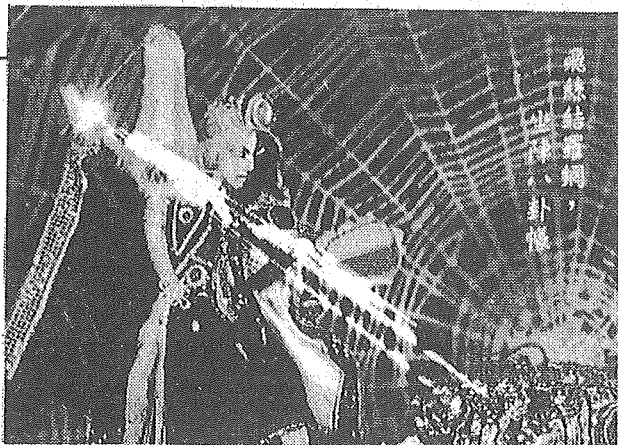


「5376」、「837」、「5377880」，咦！这是什么东西啊！写这些数字做什么？这些数字其实就是现在青少年之间非常流行的CALL机密语，这三组数字代表着「我生气啦」、「别生气」、「我亲亲抱抱妳」。现在的青少年都以CALL机、大哥大联络感情，根据青年发展基金会的调查指出，有43%的青少年使用B.B.CALL，18%拥有大哥大。就读大华工专三年级的鸭鸭就说，他们班上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大哥大吧！而且手机的外壳要能随意变换，这样才够酷、够炫。

现代的青少年手上如果只有一张提款卡，那就逊毙了。青年发展基金会的另一项调查显示，有12%的青少年至少有一张信用卡。发卡银行早就注意到了这一批人的消费能力，投其所好的推出许多专为青少年设计的信用卡，例如Kitty卡、X卡等，再加上各种优待方式，来吸引新新人类使用信用卡。不过青少年在使用信用卡时，要注意自己的信用纪录，因为良好的信用纪录，对于未来就业、房屋的租借、贷款利率的高低，以及其它便利生活的事情上的服务有很大的影响。

本土派

也许有人是哈日族、崇洋派，但在本土意识高涨的今天，也有很多人坚持「土」到最高点，才够Fashion。所以台湾传统戏剧逐渐受到重视，而霹雳布袋戏使用创新的拍摄手法，及现代的营销方式，理所当然的就成为青少年本土流行的代表作。从古早前「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的南宫恨，到「半神半圣亦半仙，全儒全道是全贤，脑中真书藏万贯，掌握文武半边天。」的素还真，制作精緻的戏偶，加上深刻的对白，为本土流行做了一个样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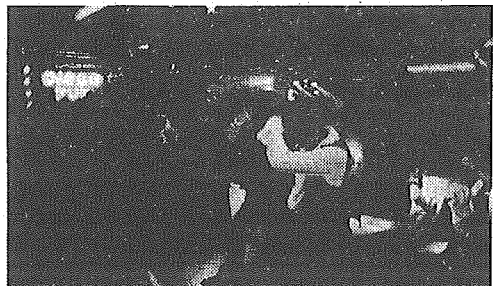
从媒中看到新新人类的一些新闻，常让成年人感叹，现在的小孩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这似乎是每一代成年人对青少年的看法，未曾改变过，或许这就叫做代沟吧！想想自己年轻时不是也曾做过许多在父母眼中被视为离经叛道，自己却仍觉得理所当然的事吗？如果仍然想板起脸孔说教的话，那些新新人类将会对你大喊：「We are the future！」

年轻人佔据西门町

走出台北捷运西门站，炫目的灯光、喧嚣的音乐扑面而来。新世界娱乐中心巨大的电子屏幕上正在播放一部枪战片，尖锐的枪声在混乱的噪声中更显刺耳。几个头发染成黄绿色的年青人，坐在捷运站外面的台阶上仰头观看，不时发出吓人的吼叫声。

这就是台北西门町，一片建造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历经数次改建、扩建而成的繁华商业带。与台北新兴的东区商业带不同，西门町因其花俏、夸张、前卫的风格赢得了年轻人的青睐，成为台北青年汇聚、狂欢的首选之地。

灯影浮动、音乐动天的西门町，仿佛一卷青春躁动的图画。三三两两嚼着口香糖、头发花花绿绿的年青人，不时耸肩搭背掠过身旁。一家健身器材商店前的小广场上，四位年轻小姐正卖力地跳着健身舞。节奏强烈的音乐铺天盖地，震耳欲聋。一百多位年轻人围成一圈，随着音乐狂舞，间或还嘻嘻哈哈扭成一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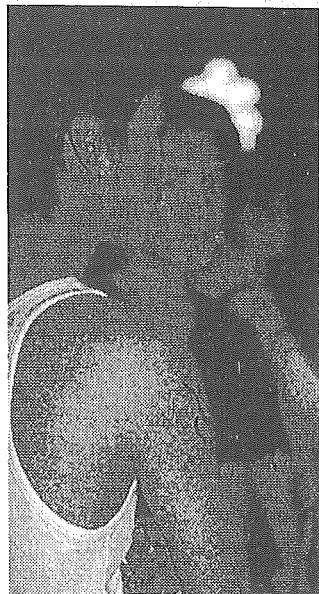
商家竭尽怪诞之能事

为了迎合年青人的口味，各家店铺莫不使出奇招，竭尽夸张、怪诞之能事；服装店里的模特披着赤橙黄绿的怪异假发；鞋店门口摆满青面獠牙的魔鬼面具；「两把刷子」是一家杂货铺的店名；「杂志疯」里卖的是图书、漫画……至于随处可见的「监狱餐厅」、「E时代特区」、「伊妹儿服饰精品」、

「卧虎藏龙饮食店」一类的招牌、灯箱，无不让人真切感受到当今台湾的流行时尚。

在街角开了一间饰品店的陈小姐，头发染成墨绿，下唇穿了一颗钢珠，脚蹬足足15厘米厚的松糕鞋。「也没觉得漂亮，但是现在很流行呵！」谈起自己的打扮，22岁的她显得若无其事。一旁的陈妈妈却不无忧心地说：「我骂了很多次，她就是不肯改，现在的年青人，真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事。」

陈妈妈的担心不无道理。在无忧无虑中成长起来的台湾新一代，在标榜反叛的同时，却被时尚的幻觉迷惑。调查显示，85%以上的台湾青少年每月至少要花500元新台币用来购买与明星有关的物品。在西门町，生意最红火的是纹身店，一家挂着「专业纹身」招牌的小店里，坐着9位等着纹身的年青男女。正在手臂上纹刻一幅毒蛇图案的叶先生连连说「疼得厉害」，但「大家都纹，我也就来了。」



迷失少年成为治安暗流

时尚犹如一柄双刃剑，在颠覆传统的同时，却沦为台湾当今一些青少年自甘迷失的借口。最难懂的网络语言首先在青少年中兴起，最新潮的毒品也首先在青少年中流行。当局公布的资料显示，如今的台湾，共有40多万既不上学，又「从未参与经济活动」的15至29岁青少年。这批队伍庞大的无所事事者，游荡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令人担忧的治安暗流。

这是躁动的一代，充盈的生命活力让他们狂热而偏激；这也是空虚、简单的一代，当局失败的教育让他们只学会酿造人生的苦果。西门町大街的休息椅上，一对初中生模样的小恋人旁若无人地打情骂俏；两位男青年，追打着从大街上跑过，口里叫嚷的竟是：「谁也不许看！」早恋、械斗、围殴、抢劫，「飙车族」沿路砸车，「摇头族」传播新毒品，帮派少年瓜分校园势力……层出不穷的青少年犯罪新闻在台湾早已见怪不怪。

深夜12点多，一位姓张的高二学生走出了西门町的「网际先锋」网咖店。花了1000多新台币，在网上聊了整整一天一夜，张同学走上大街，恍然不辨南北。曾经三天三夜不出网咖店的他，面对记者的提问，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聊了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

域外人的台北

又见夏天

☆林艾莉

我觉得自己对季节不甚敏感，春天来了又走了，我竟然没有发现午夜的春雷。天气渐渐热了，我第一天闻到夏天的味道，竟然害怕得不知所措。校园里的小叶榄仁已经长得一片油绿，有时上课分心，我就转头过去看看它们。然后想起某个有舒服的午后走路去台大看榄仁的那一天。

在城市生活，时间在房子与房子之间的树丛中流失，冬天和夏天的台北，真是两个极端的大盆地，冬天的台北是个冬天里的雪糕盆地，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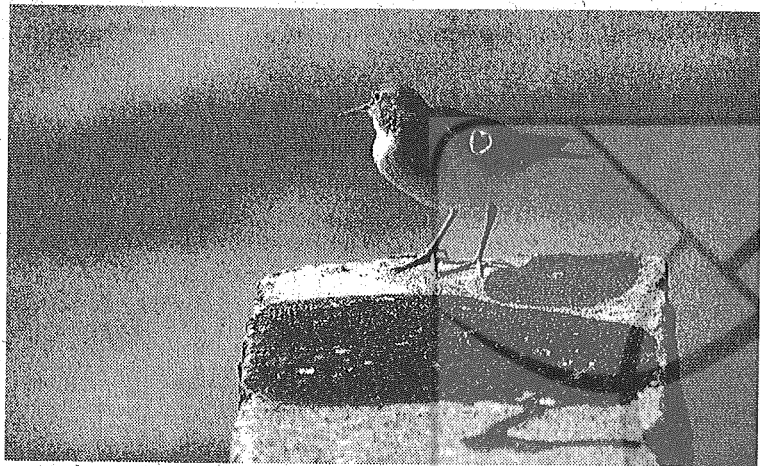
但吃着雪糕时有一种由衷的刺激和兴奋，夏天的台北是夏天里热水浴盆，热得令你昏眩，不知所措。

夏天吃不下食物是可以理解的，我甚至是连走去那条拥有各国美食的龙泉街的力气都没有，一想到窄窄的小巷，那么多那么多的油烟被排出来，每间餐厅都装着冷气，每台冷气机送给室内的人凉快，所有的热气都挤到巷子里，经过冰馆，一堆人挤在里面，冒烟。在台北的夏天正好

减肥，台北盆地可以做很棒的桑那浴。

夏天我没有地方躲，这使我怀念山林，师大附近有个著名的七号公园——大安森林公园，是市内难得一见的绿地，我却没有在夏日炎炎的大白天去过那里，森林公园还没见森森的林木，稀稀疏疏的树下只能让人在温暖的春天晒晒太阳，和冬天寒流夜里和朋友疯狂的野餐，吃饼干喝热咖啡。夏天不是去公园玩的日子，夏天可以去哪里？

彷彿身边的人都因为夏天而有所改变，而我却惊惶失措，坐立不安，夜里打报告打得谷了满肚子火气，转头过去邀室友雅婷去骑车去兜『风』，我们把机车兜到马场町纪念公园，第一次



来这座河滨公园，因为不想流汗，所以没有走远，但第一眼就令我喜欢的公园，虽然没有很多很多树，但可能因为在新店溪畔，有点凉，公园里也没有很多灯，我在暗中望向对岸的高楼，静静地，让闷气像烟一样，从我头上冒出来。

去年六月，我曾早起到台北市植物园去看荷花，在清晨的园中，虽然没有清晨应有的凉，却也不热，荷花开得却似清爽。因为花盛，人也多，扛着脚架背着相机的老中青摄影师、带着学生团画荷的素人画家、还有远远的树下跳健康舞的妈妈，别人爱荷，我爱荷上飞舞的麻雀，雀鸟被摄影师们的米粒吸引下来，吃得正开心，人们一踏一声，飞了起来，纷纷停在荷上。那算是

去年夏天快乐的日子了，我透过长镜头，偷窥雀鸟的神情，它们在建筑物中间觅得一块绿地，也顾不及盆地热不热了。

台北其实可以吹免费冷气的地方很多，你可以坐捷运去逛街、去书店看书喝咖啡、去看场电影或一个展览，到处都有冷气，可是这些地方看不到天空，呵别说我太无聊，如果你并不很有钱、生活过得也并不太像个城市的人，那么夏天来了的时候，最想做的，我想很可能也是逃离台北。

金石堂

★陈强华

在台北念书时，最喜欢去逛的书店是金石堂。金石堂有很多连锁分店。我最喜欢逛的是设在公馆，东南亚戏院的那间。

设在公馆金石堂，不，应是金石文化广场，附近有咖啡屋、茶坊、餐厅、炸鸡店、唱片店……，不还有一间专门公演比较高格调电影东南亚戏院。

一有空闲，我便往金石堂钻。金石堂俨然是一间书的超级市场，书本整齐、开架式，分门别类地摆放。顾客可以随意选择，阅读，至到满意后才拿到柜台付钱，那边没有专门「瞪看」顾客

的女售货员。

金石堂没有折扣，即使有折扣，也只是区区的十巴仙，很高傲。他们偶尔会送些书签，每月出版书讯(可以自由领取)。包装袋印制得十分精緻美观。这里也没有文具部。

对了，金石堂还设有畅销书排行榜(用电脑计算)，很权威地告诉读者，文学类与非文学类中，谁文跻身在十大了，哈哈，刺激。对于那些盲目的读者，他们是最相信排行榜了。看到三毛排行第一，他们就买三毛。但话说回来，如果你有新书上榜，而且连续几个星期，那是多过瘾的事啊！

常常在金石堂，一逛(应是泡)就是一整个下午，晚餐就在附近的快餐店解决，然后再赶七点场的电影。日子过得十分充实。

去金石堂不一定要买书。我喜欢到那里翻阅，抚摸新书。啊，新书都有一种清香；台湾的书大都编得很漂亮，精美的印刷，华丽的封面设计，内容可观，使人爱不择手。所以到金石堂去，还要具备有很强的「控制力」，不然每看到一

本新书，就会冲动地买下。

据说东京有间书店叫三省堂。台北有金石堂，希望马来西亚也有，稍具规模、高傲、有地位的。吉隆坡的大众，大书局，还算可以，在我居住的檳城州，比较有规模的书店只有一家，那就是设光大二楼的大众书局。居住和文化沙漠，你说我有多寂寞，就有多寂寞。

木棉花的记忆

★陈强华

我喜欢木棉花。想到木棉花，那些一次又一次的在台北从罗斯福路走到公馆的记忆又苏醒过过。

春天时公馆的木棉树又开始有颜色了。木棉的姿势很美很帅，那种追求自由而不愿束缚的人，骄傲而不妥协。

在台北的那几年，最喜欢到公馆去。喜欢公馆的人文气息，因为那边有台大与师大。喜欢看台大校门前罗斯福路旁的木棉花。

冬天时，木棉的铅叶已落尽，光秃的枝丫伸向天空，一无所有，却剩下一身傲骨。罗智成有诗写《木棉花节》，他说「一无片羽遮身/神秘的候鸟群聚/像明艳的靶心/当瓶颈中车嚣尘上/跌落一地/像蜕壳的奥义/像圣洁的果皮」这「圣洁的果皮」，其实写的就是木棉花瓣。

说到罗智成，他是我喜欢的诗人之一。在大学时，我们有一群喜欢罗智成的朋友。我们定期聚在一起，谈罗智成的诗文与插画。这些大学的朋友，不知道他们现在还喜欢写诗与读诗吗？我记得我们还曾到公馆的书林书局寻找罗智成的诗集《画册》与《光之书》。我更忘不了在梅雨季节时，在公馆转车去访问罗智成。好像一切都是为了罗智成。

春天的木棉花，抢先开了许多红彤彤的花，虽然梅雨如泣如诉，可是它站在那里，开了木树鲜红的花，好像说：「我永不服输。」

夏天是骊歌高唱的日子。鲜红的木棉花如泪水般洒满地，然后长出叶子，是那么潇洒的姿势。这么多年了，对木棉花的记忆还是那么鲜明。

通常到公馆逛书局后，必到附近的越南菜馆吃咖哩饭或河粉，然后再到小巷去吃碗「龙潭豆花」，或到东南亚前的摊档去买几串烤鸡尾巴。公馆有许多书局，像书林、校园、香草山、远景、桂冠、联经……也有专演二轮西片的东南亚戏院。我喜欢公馆，因为那是一个可以满足我的精神与肚子的地方。当然，有那一排在春天怒放的水棉花。

离开台北也有十余年了，但常常还会梦到台北。毕竟那边是我知识成长的地方，是我耗了最美好的青春期的地方。那里储存了我太多美好的记忆。今夜想到木棉花、罗智成、公馆、朋友……陷入一种惆怅的哀愁中。那曾有过的记忆，实在难令人忘怀。



台北如歌的行板。

★张玮翔

Mixed FM的DJ Shazmin皱起眉头提高音量问我：「台湾？妳怎么会想到台湾去唸书？」

我僵在脸上的笑容忽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我热爱中华文化。是这个理由吗？（可是天知道台北是一个多么想挤身国际、又竭力保留本土文化的城市，而本土文化又不一定相等於大中华文化）。我喜欢自己讲中文的样子。这个理由会不会太不在乎前途了？（也是天知道我讲中文以外的语文都不太有信心）。台北资讯发达叫人振奋。这个理由势必面对更多诸如纽约、东京、伦敦、香港等竞争者。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也没有回答，因为Shazmin也不是那么在意。语言不同，不相为谋。

我觉得很寂寞。就和我在台北的生活没有不同。在吉隆坡的房间热得发慌。睡掉了的星期六，除了会传来回教堂祝祷声，都和台北之夏很像。

我又是一个人了。

只是我知道，我寂寞的项目不同。

住在台北，我总是个外国人，只不过恰好和台湾人口操同一语言，并且模拟他们的都会语气似模似样，然台湾人总统大选时如若轻易发表意见即会被叫住嘴；住在吉隆坡，我就是个叛逆国家政策与主流的华裔，只懂中文，活该只能和讲中文的人士打交道，千万千万不要同英文教育背景的他们说起《红楼梦》，徒增感伤。

台北很亲近的朋友问我，为什么选择台北唸大学。

一切从以为开始。我以为台北是一个保留深刻中华文化的城市。我以为台北到处可见白先勇小说中操外省口音的退伍军人、官太太们。我以为台北人说话都可以唱起一阙歌来，恰如，如歌的行板。我以为我以为我以为。

后来我才以为我把所有描绘台北的文学作品误读得有多厉害。

我用了四年的时间来重新认识这座文字之城。是一阙不押韵的行板。

台北如歌的行板。

机场是一个过度使用以致于不断向空中散热的巨型冰箱 / 清明将近长命雨连着细细地飘了好几个月 / 夏末又要面临颱风吹颳拴不紧的窗户吹落一地尘土 / 冬天冷不起来的校园大家还是很赏脸穿得十分冬季 / 要走对cafe喝对的咖啡看对眼的人听对的音乐 / 以书店闻名的重庆南路其实会有很多股票散户在举板子召告交易状况 / 诚品不过是一个以气质包装过的钓人场域功能与pub相当 / 魏瑛娟莎士比亚妹妹剧团的小剧场一定要看的免得自己不知最流行的人物长什么样子 / 文艺青年是一个品牌有料才撑得起 / 台北的巷弄都是文化场域里面随时有一个作家驻留 / 在台北生活过之后全世界其他地方7-ELEVEN之类的便利店都很废根本就不是对手 / 台北人自己编的最好看的流行杂志叫Men's uno现在这里也有在卖 / 陶晶莹就是在台北才会出现的人物其他城市养不出来 / 连卖商品的广告也要对你抛书包你就知道在这座城中不读书是多么面目可憎的一件事 / 从台湾回来以后还不会流畅使用电脑我很怀疑他去的是不是台湾因为那里到处都是业余电脑组装员 / 灰色的台北是长得满丑没错可是人，人是一座城最重要的灵魂，我的朋友一直问起我什么时候再回去。

1997年我从台北飞往纽约开始象徵我独立旅行的暑假行。坐在靠窗的位置望向灯火闪烁的台北，我知道我将会思念这座城，因为我将知道城中一盏灯下有我认识的人。刚到台湾一切因为不适应与思乡的怨气都消除殆尽。这阙行板E大调序曲就在我生命中，帮助我之后或精采或失神的演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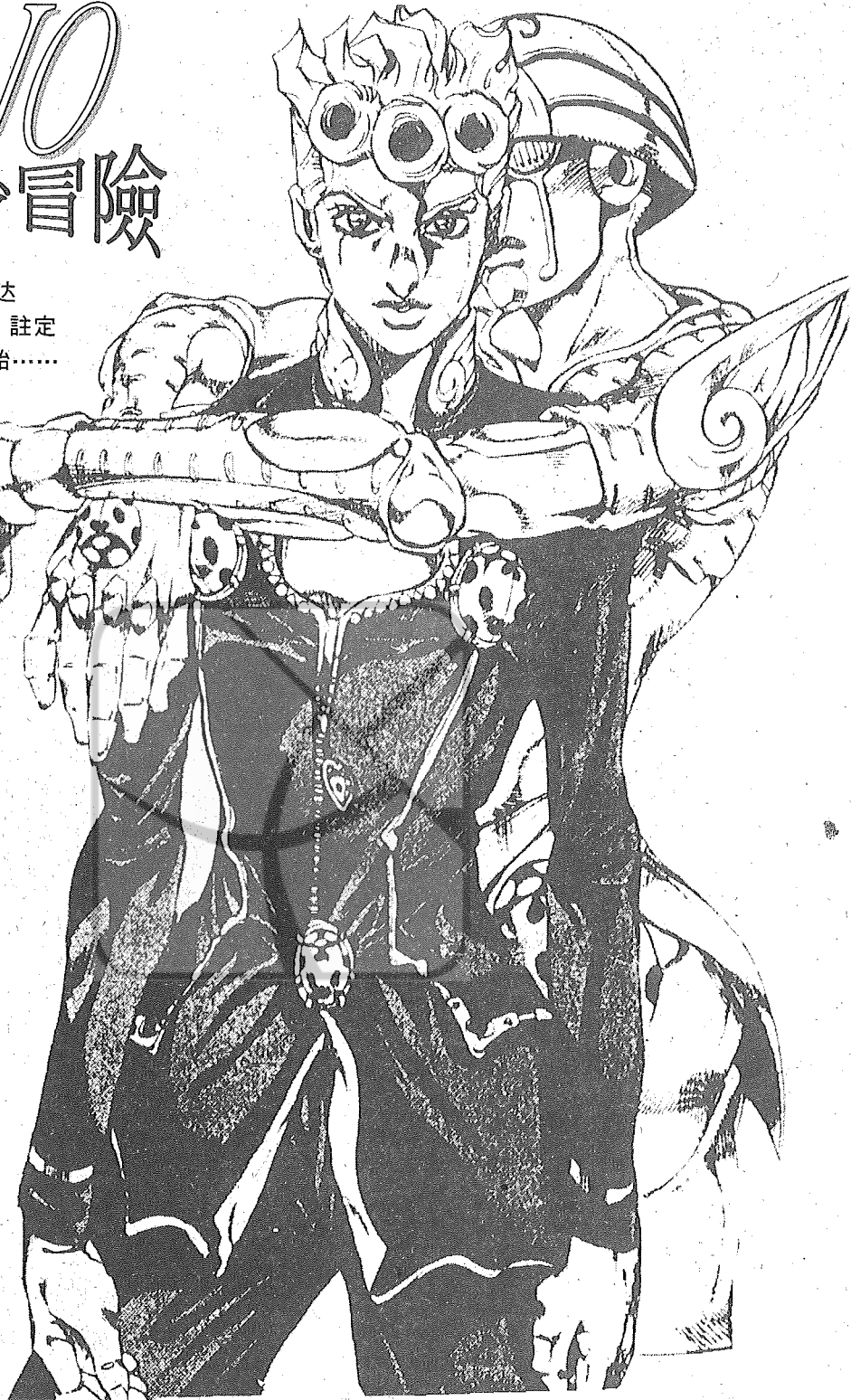
名为台北如歌的行板。



JOJO 的奇妙冒险

19 世纪，乔斯达
(JOJO)家族的诞生，註定
他们冒险生涯的开始……

Stand



-----> by

JOJO FASHION SHOW

荒木飞吕彦服装设计展



头发缠成类似Mickey Mouse的发型充满了稚气
棉质外套配上条纹小肚兜
条纹长裤(走路时裤身的金属片会发出声响)
手上戴有防水塑胶条码



头发吹成不规则的波浪型
几何图形领带
镂空上衣、长裤是新一季的春装示范
黑色皮质细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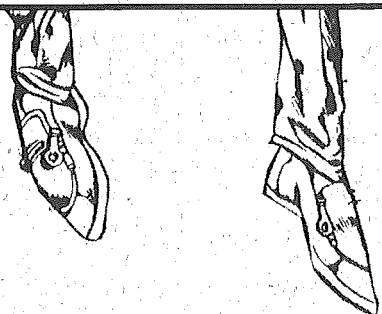
头发上别有金属片
斑点上衣及长裤
衣服上的拉链可做任何的变化
拉链皮鞋(可变成拖鞋)



全身黑衣的装扮
胸前交叉的绳子斯文外不
失粗犷美

JoJo's Fashion Show

荒木飞吕彦个人服装秀推介



荒木飞吕彦，新一代的服装设计师，在 200e 年的新装发表会上，我们不难发现，荒木老师的设计都十分具有巧思，无论在发型或是衣服上都加入了很多重金属的元素，看似设计简单的衣服，却带着一丝嬉皮的味道，透露了一丝现代青少年叛逆和渴望被解放的心，相信这一系列的新装在未来将成为年轻人的服装指标。

欢迎进入荒木飞吕彦的世界

人物

JOJO 故事中的主角，都是一批热情洋溢的青年，人物主角的个性跟热血漫画的主角一样，他们不一定都背负着救国救民的使命，不过却是一群很重朋友、讲义气的人，而故事中的主角急中生智的能力都很强，在绝境中都能想出一个逃出生天的办法，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故事一直能够这么吸引人的原因，你完全无法预料世界上居然会有这样的事情，而主角想出的办法也都是很合理的，不会像某一些漫画，一遇到困难就使用“大绝招”来干掉坏人，JOJO 就像是一个充满了无限惊奇的世界，如果你也是一个酷爱幻想的人，那么 JOJO 一定会成为你的最爱的。



地点的设定

JOJO 的背景地点，一直是很欣赏的，从第二代的古罗马竞技场，到后来的印度、埃及以及现在的意大利，那些都是很有趣的地方，充满了新奇的玩意，像古罗马的竞技场在那个时候是勇士们对决的地方，而且能够战死在那里，对勇士们来说更是一件神圣的事情。至于埃及，地球的十大文明之一，图坦卡门的陵墓是至今仍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的，在埃及篇中，他还顺道带出了埃及的九荣神，增添了不少故事性。

塔罗牌

神秘的塔罗牌也是第三代 JOJO 奇妙冒险的一个重点，塔罗牌并不同於普通的扑克牌，塔罗牌是具有法力的，当你拥有它的那一刻，它就会永远跟着你了，据说这种牌是由吉普赛人所创造的，牌面上並沒有数目字，而是用一些人物做为代表，例如：死神、皇帝、命运之轮……等，每一张牌都有不同的意思，而牌面的正反也会影响占卜的结果，因此，对塔罗牌没有深入了解的人，可不能随便替别人做占卜或者解释，以免误了人家，更因为如此，而替塔罗牌又多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图片摘录於 CLAMP 漫画，那张牌的名字是「力量」。



实现另一个我的梦

替身(Stand-by)

替身，是荒木飞吕彦漫画继波纹气功後创造的另一个新高潮，除了主角拥有替身能力之外，敌人也同样具有替身的能力，而且主角並不局限於人类，连动物也可以拥有替身的能力，而且借由自己的替身来跟敌人对战，更由於每一个替身的能力所能使用的范围、能力的限制，因此在不同的环境下，替身的能力也会有强有弱的差异。

我想人生在世，难免都会有缺点，都会有无法实现的愿望，但是在 JOJO，他让故事中的人都因为替身而有这个机会弥补自己的缺陷，那或许正是另一个自我的完成吧！



你曾经想过吗？如果有一个可以将你的脸变成一页又一页书本，然後再像翻书般的翻查你过去，甚至窜改你以前的记忆、改写你的未来吗？又或者是，在你的脑中有两片 CD，只要想办法取出其中的某一片你就会失去记忆甚至是生命力，这些东西你曾经想过吗？在荒木飞吕彦的世界，你可以有这样的体验。

新辟的《转播室》专栏将为大家介绍最新的文坛动态。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将精彩的消息都通过这一个版与大家分享。这一期的主角韩寒、万岁少女及西西是我要推荐给你们的。我个人非常欣赏韩寒。不是因为他的文章令我心折，而是他的狂傲和勇气。（见芳）

辣笔韩寒

整理★见芳



来自中国大陆的一股「青少年作家」韩寒近期引起一阵飘风。今年 18 岁且狂傲与七科不及格的他，因着从高中留级的经历，使他在大陆造成「韩寒现象」。

韩寒在 1984 年出生，1998 年以体保生身分加分进入上海市重点高中松江二中，1999 年参加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以〈杯中窥人〉一文获得一等奖，之后开始创作长篇小说《三重门》。同年他因学科七科不及格留级，其中数理化三科加起来不到 80 分，为此他在报纸上发表一篇〈穿着棉袄洗澡〉抨击大陆的教育制度。1999 年 4 月办理休学。2000 年初《三重门》出版，狂销 20 万册。

2000 年 9 月第二本书《零下一度》出版，

仍旧引起轰动。2000 年 10 月复旦大学宣布将破格录取韩寒为旁听生，却被韩寒拒绝，他表示复旦大学有炒作的意味，还在 bbs 站上发表「不喜欢复旦大学的理由」。

韩寒有一次在接受当地报章访问时说，小说如果在台湾出版也不错：「总比在香港出版好，香港人普遍中文水平低，我怕他们看不懂我想表达的。」

韩寒的《三重门》故事架构与他真实人生经历接近，描述名叫林雨翔的少年从初中到高中的生活，用字老练泼辣，描述人物的笔相当尖锐，引用了许多古籍典故。最特别的是其中充满了大陆现代少年的逻辑与幽默，许多地方读来令人忍俊不住。青少年读者大多觉得深得我心，他的「全面发展等於全面平庸」论调激起很多「偏科少年」（只对学校功课中部分科目特别有兴趣或擅长者）的认同。有人认为韩寒创造的大陆新生代文学的契机，却也有评论者认为此书老辣有馀、情味不足，没有文学的动人成分。

〈穿着棉袄洗澡〉一文，韩寒痛责大陆教育制度太重视全面的通才而牺牲在某个领域有特别专长的专才，「现在教育的问题是没有人会一丝不挂去洗澡，但太多人正穿着棉袄在洗澡」。

「神奇神奇卫生妹」

★见芳整理

对于老一辈人来说，现在年轻人真的是百无禁忌没有什么不能公开谈喔。三八妇女节，台湾方智出版社特别为新生代图文作家「万岁少女」举办了《神奇神奇卫生妹》新书发表会，满屋子堆满了卫生棉，谈论的话题更是句句都是「月经」、「卫生棉」，年轻极了的万岁少女理直气壮地说：「为什么男生可以没有生理期？」

新书发表会上充满青春的图像气息，满屋子卫生棉、万岁少女手工缝制「卫生妹」布娃娃，图文作者如凯西、红胶囊等都到场致贺。作家卢郁佳认为，万岁少女《神奇神奇卫生妹》书中的卫生妹，是以可爱的方式打破了女性身体的禁忌。

万岁少女给予卫生妹很可爱的造型，但思想行径在一般人标准中或许会觉得怪怪的很新鲜。万岁少女说，卫生妹觉得生理期是很有趣的游戏，也是女生理直气壮的人生观，主张她的男性朋友都应该学习分享她的生理心得，把「解救女性，造福男性」当成是毕生职志。

作家何春蕤特别为此写了一篇「重组新世代女性的身体情绪——写在《神奇神奇卫生妹》出版时」，认为此书轻松而非西方常用的「正义凛然」方式来去除月经神话，为初经前后青少年重绘了月经的平实存在，「新女生」於是诞生。

西西二书短长论

☆ 后基

香港著名作家西西不久前出版了两本散文集，由于目前好的散文难求，这两本新书也就特别引人注目。

本来，我是打算用两篇文章来介绍，但读啊读的，发现如果用一篇来处理，也许更加适合。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和看法，原因不外：

这两本书《拼图游戏》和《旋转木马》的写法是完全的「西西式」，出版时日期也相当接近。不同的是，《旋转木马》是长篇散文的合集，《拼图游戏》却是「图文式」短小散文的集结出版。

西西在《旋转木马》的后记中写到：「写作和造花园有没有相似之处，例如圆明园、颐和园，佔地广阔，可以建许多庭台楼阁，又可堆土成山，引水成湖；但如果是在狭窄的小城镇，那也只能造网师园，甚至很小的曲园、听枫园了。」

西西这样的看法，要是配合她的两本书来思考，那么，圆明园、颐和园是《旋转木马》，这里收入8篇很长的文章，有些长达50多页。

譬如《上学记》是作者在新亚研究所上学的情景，内容写了著名的学者钱穆、唐君毅、牟宗三的教学特色和情况，有一点像《谢师表》的形式。作者本人把这篇文章看的很重，否则，不会从1993年初一直写到1995年才完稿，总共有7章那么长。

说《上学记》是写人、怀旧之作，那么，《卡纳克之声》写的却是有关埃及文化的考察和观察，这篇文章也很长，分成5个部分，共有47页。这些长篇散文，字数都在二、三万字之间。

以「有限」征服「无限」

从这些长文，也让我们看到，西西会写短篇、短诗，也出入于长篇和长文之间，此外，在《旋转木马》中，她还为几篇长文画了具有表现力的线描插图。

在香港这个地方，要写较长的文章是有发表的困难。西西说，一度香港也出现了几本文学期刊和几家报章的文学副刊，在这样难得见到的「盛况」下，她「相机行事」、「乘胜追击」，因此有了不少的长篇宏制。

可是，在正常的情况下，香港的作者和作家还不得不「画地为牢」，在规模很小的网师园、曲园、听枫园中「布景营造」，以「有限」征服「无限」，那就是第二本书《拼图游戏》中的篇什。

可贵的是，书中的插图都是「七彩上面」，设计得非常具有「艺术品味」，也可以这么说，散文是那些画作的「说明」和「演绎」。

西西自嘲说，「因为报纸的副刊都变成小格子了，写一段文字刚开个头，写不了多少行，就得结尾，想想真好笑，不过，这未尝不是治园术里的因地制宜。」也因为是在那么的「轻薄短小」，文章多收变成是难免的事，这本书共有短小散文80篇。

有一点必须要告诉大家的，西西患有癌症，她长期来「抱病工作」，写了不少文学作品，像她的《拼图游戏》，正是她在1999年10月到2001年的作品，期间她正在接受电疗，精力所限，只能每周为报纸写一两篇短文。

以上两本书，是由台湾洪范出版，台湾著名作家李男设计及编排。

这一次，我们请来漫画家王德志主持这一分钟的演说，由他在一分钟的时间内教会你一样事情。第一堂课开始，王德志已准备好要为大家主讲十分钟的课程，大家要上课了吗？现在开始。另外，此专栏也公开给所有读者投稿，来稿要附上插图（自绘或他人图片）与任何供学习的短文，例如教人如何制作蛋糕、鸡尾酒、写文章……（见芳）

你希望在 10 分钟内学会 10 件事情？

☆王德志

1. 如何防止被骂：在别人未骂我们之前，先指责自己的错误。

别人会缓和下来。说**不要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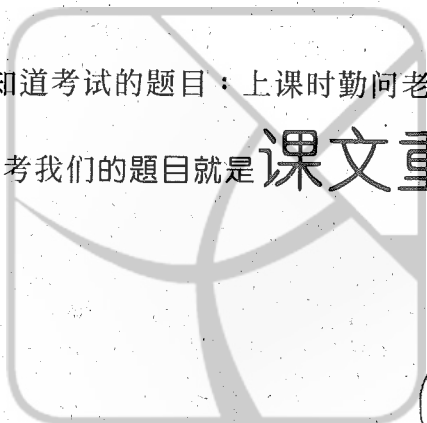


老师!重点在哪里?



2. 如何知道考试的题目：上课时勤问老师课文的重点在哪里？

因为老师考我们的题目就是**课文重点**。



3. 如何让自己有创意：创意**来自「刺激」**，

只要去听音乐，看电影，读书……

你就会有源源不绝的想法。

哇!给狗追
也是很“刺激”啊!



我要成为漫画天王
比王德志厉害!



4. 如何画漫画：1. 首先，有一个想法。

2. 画一画草图。

3. 把图画画出来。

（只要跟着这个方式，漫画

绝对难不到任何人。）

陈强华老师？
谁来的？



5. 如何写现代诗：找陈强华老师。
(他是马来西亚重量级诗人，不是指

肥！)

平旦漫画
4896!(福建话)



6. 如何在中学生涯 **更快乐**：看平旦漫画。

我同意你暗恋我，
同时，我已有了女友。



7. 如何反对别人：先说，我同意你所说的，同时我也觉得……。

(说「**同时**」，不要说「但是」)。

8. 如何 **说明难明白的** 东西：只要拿别人已经知道的东西作比喻就可以了。

如：电阻（就像水管里粘住一粒石头，水流过时慢下来。电阻像那石头让电流慢下来。）

电阻也不明白
kk!kk!kk!



9. 如何思考！：**思考** 就是问与答。只要给自己一个 **问题**，

答案就 **会** 出来。而且有很多个。可惜考试时只能选一个。

10. 如何知道自己 **成功** 了没有：成功的标准 = WOW！

如果你考 100 分，别人会 WOW！

如果你上台扫几个奖，别人会 WOW！

我每天都在
马桶上思考。



11. OK！谢谢收看！下课！

BYE!



WOW!



诗·生活

诗是时间的刻度

☆罗智成

在这么多年若即若离的创作与观察中，我隐约理出另一种十分「罗记」的信念——诗其实有两种（虽然它们总混在一起）：一是在文学传统里被理解的某种文学工具。被绝大多数诗人真诚书写而不加质疑的；另一种的意义十分不确定。事实上，它反而有点像是在抗拒所有被确定的书写方式的思考方式——相对于那些有意、无意已经认定「诗」就是自我表达最完美的工具的诗人而言，这极少数极少数的人觉得：在你那一篇作品还没有被成功完成之前，根本不会有什么最完美的形式——而诗只是对所有那些被探索、被期待、被修改、被「找不到」的某种完美的可能的代名词罢了！

这些大部分时间被称为「我」的创作者心目中的文学，是远比文学传统所呈现、所定义大得多的某种「生活方式」。

而诗，是生活中不中某种不可能找到的解答的替代品。

诗是，某种生活情境的追求。文字是其中最主要的、最常用的工具罢了。文字里的话。一旦写得不好，其实是和诗完全不相干的（此刻，我们接触到的许多诗作正是如此）。这不是很奇妙吗？你可能照着诗的形式、语法、游戏规则写出叫「诗」的作品，而它却可能不是「诗」。

因此，理所当然地写诗的人，和恐惧自己不再写诗的人，虽然大部分时候是重叠的，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虽然前者叫「诗人」、后者叫「我」（因为还没有被有意义地辨识出来）。后者却晓得：「诗」不是一种发表（或创作出来）后才有作用、才有价值的东西。它更根本、更早于文字、大于文字——这样的创作者写诗时，不是基于对文字功能的乐观

信仰，而是带着对文字的单薄、受限、无力与无谓的焦虑与无奈：诗的丰盛可能总是文字（或其它媒体）难以胜任、承载的。它之所以令人着迷是因为：在工具的有限与持久以及人的生活的无限与变迁之间。我们创造出某种恆久的暗示或关联。

而这暗示或象征又使我们为自己找到了比暗示或象征（理应）更坚实、具体的存在位置。

诗，是时间的刻度。

它不是在丈量那些已存在的事物。

它在呈现、创造、彰显某种生活。在那样的生活里，不满足的灵魂力图透过憧憬、想像等心智活动，来超越自己的平凡、短暂与渺小。那是迄今我见过人类为了珍惜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最优美的仪式。

透过憧憬与想像，诗扩大了我们的生活，使我们较美好的性格、较真挚的情谊、理想、以及较美好的世界都有了在现实立足的空间。

（本文摘自2000年6月刊《eslite reader·好读》，诚品书店出版）



未完成的关于罗智成的思考

☆陈耀宗

1

一九七五年，一群台大校园才子创办了台大诗社，其中勤耕於诗的罗智成、杨泽和苦苓在七〇年代末、八〇年代初都曾是台湾诗坛的响亮名字。罗智成以精緻优雅的词藻、玄妙瑰丽的意象以及从容优美的语调所构成的独特魅力，在他的「鬼雨书院」铭刻「光之书」，然后在八〇年代中期以「诸子篇」尝试以古代文化群像折射其心目中的当代文化理想，从而在台湾诗坛构筑了一座至今仍难以超越的丰碑；杨泽以其浪漫抒情之咏叹诞生了他的「蔷薇学派」，在「君父的城邦」渲洩他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追寻诗与爱的乌托邦；苦苓则以冷嘲热讽之笔，针砭八〇年代的政治乱象。然而整个九〇年代，或者更精确地说，一九八七年解严之后，这些响亮的诗声却彷彿失声了，不是不再以诗发声，就是诗声渺渺。到了四分之一世纪后的今天，苦苓早已失身於花俏媚俗的媒体，除了电视机上的花言巧语和轻薄短小的畅销书让人咋舌之外，大概很少人会记得或相信他曾经是个极具批判性的诗人。杨泽在九〇年代一直主掌人间副刊，一九九七年他出版了第三本诗集《人生不值得活的》，但其中大部份作品是前两部诗集的精选，新作的表现实在不能说好。至於罗智成，整个九〇年代他都是「在新闻媒体前线 and 巨变的时代打交道」，虽然及时在二十世纪最后两年出版的八本书中有四本诗集，但《倾斜之书》、《光之书》和《掷地无声书》都是九〇年代以前的旧作再版，而《黑色镶金》虽是首度出版，却也是早已在一九八九年即已完成的旧作。从这样简略的描述可以看出这几位诗人共同经历的轨迹：他们活跃於七〇年代末、八〇年代初，程度不一地对当时仍旧压抑但正蓄势待发的社会怀抱批判态度和理想，透过诗发出高亢的批判之声或阐扬文化理念，然而当政治解严、报禁解除之后，投入骤然开放的社会言论空间的这些诗人们却反而迅速失

声或失身，把诗献祭给了资本主义媒体或资本主义生活，自我流放到诗的国度之外，或者即使仍留在诗国，也荒废了他们佔据的庭园。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急遽地颓败呢？为什么他们的颓败恰好都是在解严之后？他们的颓败和解严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涉及到诗人的定位，以及诗人和社会的关系。一个牵连极广的大课题。透过对三人中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罗智成的症状式阅读，也许可以釐清一些眉目。

2

罗智成是，和夏宇一起，当代台湾诗坛上最特异、与诗坛有点疏离、但影响却十分深远的诗人。他作品中的「罗记」魅力，在七零年代末和八零年代初像星光照亮暗夜里荒凉的角落那样，笼罩着大学和高中里那些比较特立独行的文艺青年们的想像世界，并且启发了不少比他年轻甚至与他同辈的诗国子民，如曾淑美（1962年生）、陈斐雯（1963年生）、欧团圆（1956年生）。「罗智成」变成了那些芸芸众生里的少数份子们的暗号、密语，或者文学教义问答里的关键字，一种可以只藉感性耽溺其中的信仰，就像曾淑美多年后以无限眷恋的语调所描述的：「我记得，我一再覆诵『罗智成的诗』，为我读诗与不读诗的朋友，在文学院草坪边缘薄红色的芙蓉花下，我们穿着棉衬衫牛仔裤，围坐，耽读罗智成。」这位迷人的罗智成大致上是一九七九年以前在他想像的王国里自负地自立为王的「少年罗智成」。一九七九年出版了《光之书》后，他经历了一段他自认为原创力走下坡的时期。不过，随着〈问鼎〉（1981）、〈离骚〉（1982）和「诸子篇」系列（1983-86）的相继完成，他再度展现惊人的诗人才华，以一种成熟稳重的魅力，透过诗作间接地介入现实社

会，试图为徬徨的社会提出个人的文化理想，並因此而为自己也为台湾诗坛构筑了一块气势恢宏的古代中国之现代版图，重新确立他作为重要诗人的地位（这时期的罗智成对年轻诗人的影响较不显着，但在少数於九零年代崛起的诗人中，譬如表面上很不罗智成的、阳刚雄辩的陈大为，我们仍隐然可见罗智成的魅影）。

然而，这么一位重要的诗人竟然不见论者对其成就作全面的讨论，难怪曾淑美要感慨「我们整体欠罗智成一份够份量的理解与导读」了。这样的冷遇，一来固然是由於近十几年来台湾文坛对诗人一贯的忽视，评论界重小说而轻诗；二来可能是像吴继文所说的，「很少职业文艺评论者能确切掌握他作品中透露的或隐或显的讯息，没有人敢自任为他那华丽脑袋的诠释者」。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像曾经在大学时代和他並辔驰骋的杨泽那样，八零年代末以后的罗智成在社会转型和个人生活形态改变的背景下，「在热切与资本主义生活周旋的时辰」，太疏於照顾自己的才华，荒废了曾经显赫的文字庭院，陷坐在资本主义文化环境提供的「创作生涯中最迟滞、冷清的时期」（〈致读者——「罗智成作品集」联文版总跋〉），而让创作气势再度倾斜进而颓败，以致让原本已经疏懒的诗评家们找不到不应该继续疏懒的理由。

诗人罗智成的创作力在与社会现实周旋之后急骤颓败，社会环境和个人生活形态的转变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不过，这些因素都是外在的。他的颓败是不是具有某种内在逻辑，也就是说，是他个人创作取向和创作观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是另一条值得追寻的思路。以他至今为止所出版的六本诗集为经，以其他非诗作品（散文、评论、访谈录等）为纬，追溯他盘桓了四分之一世纪的诗路，或能对上述问题提出可能的解释。藉由这样的探索，也许可以了解罗智成（以及他那一代的其他部份诗人）的困境，为他创作的谷底绘製一幅不那么难堪的侧面图，进而对他怀抱一种更加温柔更加体贴的不满。

3

少年罗智成一开始写诗便把自己的诗国版图构筑在一想像的、遥远的、过去的时空里。在他二十岁时自费出版的第一部诗集《画册》（1975）里，唯一具有现实生活和现实空间指涉的是该诗集中最短的〈虞美人〉：

早上在淡水忠烈祠度过

中午空着肚子

下午回到台北

关在阁楼里用唱机拚命压挤出一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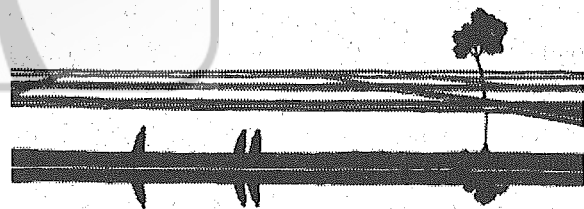
Holiday

倩何人，唤取盈盈翠袖，搵英雄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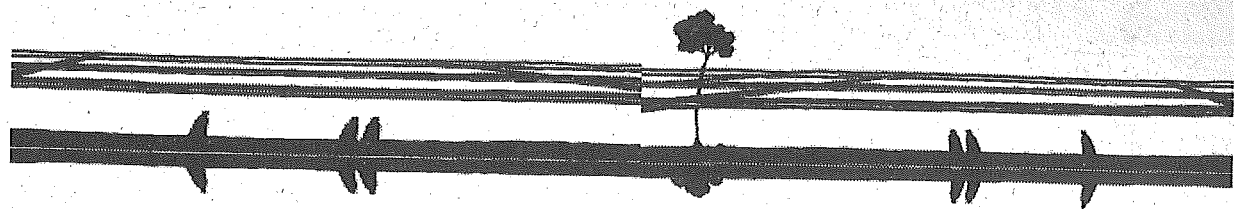
歌词大致是这样的。

黄昏的时候也许有一场雨。

我醒来的时候，路灯还烘不乾这潮溼的午夜



这首少作里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诗中较具「诗意」的动作和描述是诗人从外面回来之后「关在阁楼里」完成的；第二，唱机播放的是二十世纪三零年代崛起的美国女爵士歌手Billie Holiday的歌，而诗人却在意识里将歌词转译为略经改写的八百年前南宋大词人辛弃疾〈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里的句子（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第三，诗里所写是少年人平淡无聊的一天，标题却用古典词牌名。简言之，这首诗呈现了想像与现实之间的倾轧。另外，在诗集中三首标题具有现实生活气息的作品（〈海滨作〉、〈过香积寺〉、〈黄昏课〉）里，我们看到



的却都是梦幻的、非现实的景像：第一首第二节「雪景罩下」点出，即始诗人真的在现实的海滨写诗，他的思维仍是神游在心灵想像之中；第二首第四节「那男子斜搁在一个庞大的梦境外」说明，在诗人对路过香蹟寺的描述中，梦幻的成份远大于现实的成份；而第三首第六节「化雪时」亦透露此诗的非现实性（此节后来被用作长诗〈一九七九〉的引子，杨牧在为《倾斜之书》写的序里亦指出诗中所记述的是「心灵想像的经验」）。从这几点我们可以看出，罗智成一开始就无意与现实发生关系；他决心把自己关在阁楼上用文字和图像构筑一个虚幻的王国，并且自立为王。这一宏伟壮丽的筑梦工程从诗人高中时期一直持续进行到大学毕业，终于以《光之书》（1979）的出版臻至颠峰。

对于少年罗智成心灵想像的王国，杨牧曾有一番描述：

在大学时代，少年岁月的晚期，有人潜浸於神秘的个人经验，幻想，一些骄傲和愤懑，並结构酝酿他独特的美感意识，试图把眼前破碎的现实推向不可逼视的另外一个纪元，另外一个国度，把心思和精神压缩转化，逸入纯粹的诗的世界，在那世界里重新认识自己，从而和週遭的现实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和自己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於是，少年诗人是冷静的，冷静地观察着自己如何投射到另一个纪元另一个国度——一个纯粹的诗的世界——並且活动着，带着一种犬儒色彩的英雄气概，从一个事件进入另一个事件，週而复始地诉说着，感慨着。诗人则冷静观察、

注视、记载、有时並且深深为自己投射出去的形象所遭遇的一连串不平凡的经验，为悲壮和凄美，深深地感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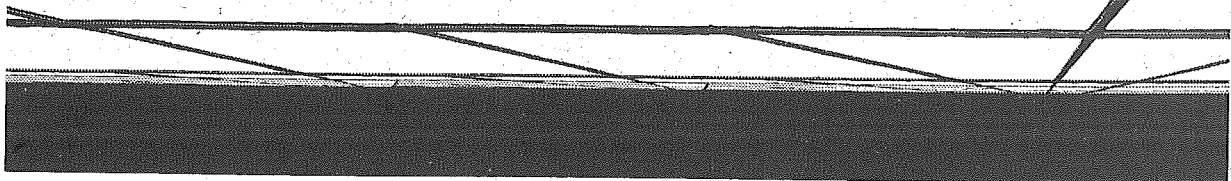
罗智成曾经以诗和美术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小型的宇宙，在那宇宙中，他是全能全知无所不在的主宰，神秘智慧的自满的哲学之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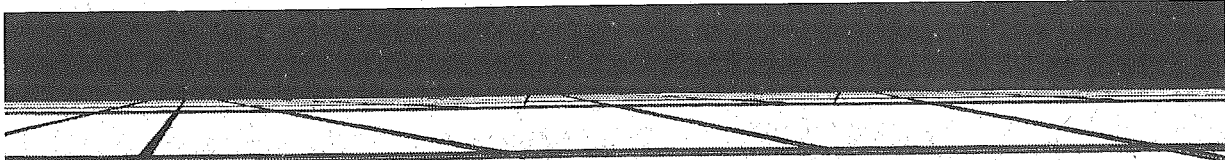
在这三段精彩的描述中，杨牧至少点出了少年罗智成的三个特质：第一，他是十分刻意地、自觉地与现实社会保持距离的；第二，他是冷静、理性的，虽然有时候难免自负地、自恋地为自己所设计的不平凡遭遇所深深感动；第三，他的王国是一个纯粹的、自足的、封闭的想像世界。这三点对於往后我们观察、了解罗智成诗路的起伏与转折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4

少年罗智成特质的养成和他的阅历脱离不开关系。甚至可以说，他的经验极大部份是阅读得来的经验。最早滋养他的想像力的是中国古典诗词，最主要的是词，然后是诗经和楚辞。这一点从《画册》里许多诗作的题目便可略知，如〈虞美人〉、〈点绛唇〉、〈鬼雅〉、〈九歌〉、〈楚歌〉、〈上邪曲〉，以及组诗〈备忘录〉里的「白华」、「崇丘」、「由庚」、「由仪」、「华黍」、「南陔」（皆为《诗·小雅》中有目无诗的六笙诗）等。古典诗词对罗智成诗的意象、修辞、音韵、节奏的影响，最明显地表现在〈黄昏课〉和〈流苏墜地〉里，如前者第一节：

栏杆尽头有春景迟疑





杜鹃泉湧而谢说是明媚
 妳静坐无人上课的教室
 一空敞的乡舍
 光影分明
 萦怀者。

意态阑珊哪，时日，慵懒流转。

又如后者第二节：

墟林已拱，石池盈绿
 以一砖一瓦一絃一柱揣测者
 昨夜，我所梦的旷地金榭
 台荒池冷。
 一隻白羽金冠的凤凰在台前专注舞一曲
 我告诉妳这些，因为昨夜已迢递了。
 我却仍执著於飞簷的凝睇：
 翻遍云头，没有发生的事，年年来。

年年等待

在这些诗行里，罗智成尝试借用古典诗词里的修辞与意象，模拟其音韵和节奏，来再现他在黄昏课上之所见所感、梦里梦外的意绪。他的理性设计是要透过古典诗词语汇再现其於现代生活中的感受与幻想（这与他后来在「诸子篇」中以现代词汇再现古代情境正好反向而行）。然而，由於意符（古典修辞与意象）过於浓稠，以致意指（现代感受）无法穿透而出，在整体效果上造成的往往不是现代感受的呈现，而是古典情境的複製，现实指涉的意义因而被遮蔽了。类似的古典修辞和意象在《画册》较后期的作品里逐渐稀释，但诗词的绵密音韵与节奏已被罗智成吸收，与其他方面的影响结合，成为形塑其个人风格的元素之一。

5

影响罗智成的当然不可能只有宋词。就像二十世纪绝大部份的中文诗人一样，罗智成也从西方作家诗人那里汲取了许多营养。跟其他人不同，但跟他本人一贯的性格极符合的是，他汲取的对象是对很多人来说比较生僻的奇里柯、纪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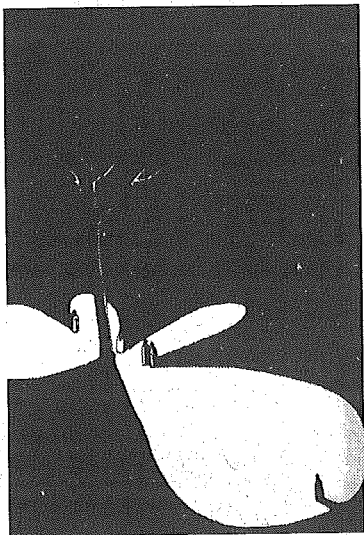
和里尔克。

奇里柯(Giorgio de Chirico, 1888-1978)是超现实绘画的鼻祖。他典型的「玄学画」常表现空旷的意大利式广场(piazza)，巨型的大理石建筑，空洞幽深的迴廊，残缺的雕像，以及渺小、孤独、忧郁的人所组成的寂静、诡异的梦幻画面。这些画面看似开阔，却形成一种幽闭恐惧症式(claustrophobic)的效果，而这样的画面实际上又是以精确的、非常具有逻辑性的方式构筑起来的。这样的视域和结构在罗智成的《画册》、《光之书》和《倾斜之书》(初版)里的插图明显可见，他甚至在《画册》里的〈花畔金泉〉和〈画册〉等诗里尝试以文字模拟奇里柯式的构图。从奇里柯的逻辑地、精确地设计的梦幻世界所获得的启发，对罗智成「主知」、强调「设计」、重视「技巧」以达到知感合一的诗观，有着奠基性的意义，而那表面开阔实则封闭的空间性在开展的同时也反讽地限制了他的诗想。

纪德对罗智成的影响林耀德在《一九四九以后》经已点出。纪德《地粮》式的散文与诗结合的呢喃独白与沉思，显然是《光之书》里写〈光之书〉和〈语录〉的罗智成的灵感来源，不管是在句型、意象还是题材方面。曾淑美在为联合文学版的五本书写的书评里覆诵的、「至今仍不时闪现於我心田的」二十年前的〈赋别（谈孤寂）〉，其首行

是：「於是，我背着画架，到阿尔及利亚当傭兵去了。」为什么是阿尔及利亚而不是其他地方呢？答案是：一八九三年，二十四岁的纪德和一位画家朋友前往阿尔及利亚旅行去了。

然而最重要的影响要数里



尔克。在一九八一年四月的一场「西方文学与中国现代诗」座谈会上的发言稿里，罗智成明确地表示，「对里尔克的震撼与思索，是我《画册》时期的主要创作经验之一」。根据他的看法，里尔克有以下特质：

- 1、自我意识与自传色彩
- 2、客观世界的主观化
- 3、主观世界的具象化
- 4、深刻、精确与超现实
- 5、纯粹与贵族认同
- 6、浪漫主义的价值观

这几项特质，恰恰可以移来作为罗智成自己的风格特质的概括。尔克的影响比较是属于形而上的，对罗智成的诗观又深刻的形塑作用。

6

所以说：

宋词+奇里柯+纪德+里尔克+自负+自恋
+寂寞+疏离+不为人知的其他
=少年罗智成

7

但也是在一九八一年四月的那篇发言稿里，罗智成提出了他对里尔克的局限的看法：

里尔克一样有许多他顾不到的地方，他的内化经验並沒有从『大开』中走出来，人类的自我探索，经过一段丰收之后，投资和报酬便开始不成比例，造成智力的浪费妨碍行动与求知（而走向纯粹）。就像理性会被非理性地使用，意识同样会让人不可自拔，人类认识自己是多管齐下、各种刺激互动的，我们深入内里，是为了取得更好的生活工具走出来，不是找寻性格的庇护所。

同样的，以自身做为题材，是一种演绎的过程，无法增加新的事物，只能靠旧事物的发掘与衍生做为想像力的延伸，限制了这位人性观察者更大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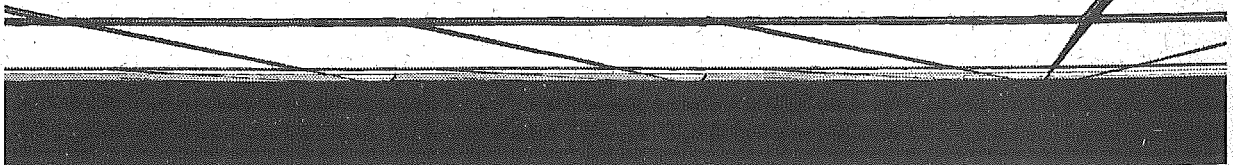
罗智成如此思考里尔克之时，正是他的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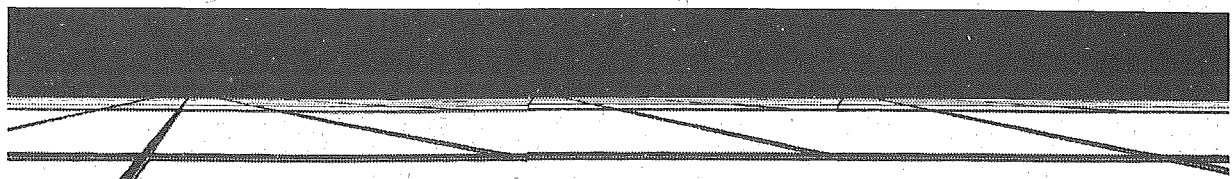
之作《倾斜之书》里的大部份作品创作之前后。那时他已完成了代表其转型的〈一九七九〉和「诸子篇」的先声之作〈那年我回到镐京〉，〈问聃〉和〈离骚〉大概已在书写阶段。因此，对里尔克的思考，实际上也是对《画册》和《光之书》时期的自己的反省。〈那年我回到镐京〉之后的类史诗，便是对里尔克的局限，也就是罗智成自己的局限的回应和超越。如此，他开始尝试迂迴地介入现实社会了。

8

「诸子篇」的书写，承载着一个塑造文化理想的使命。在《掷地无声书》的序言里，罗智成写道：「为一个徬徨的社会寻求文化理想，对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来说，最出得上力的，很可能就是对更实际人格的探索及理想人格的塑造。这是我深切体会但不曾明显强调的。现在，我将以『诸子篇』以及以后的作品来强调它。」「诸子篇」生动地塑造了豪迈的耶律阿保机，理性、「握紧知识」的荀子，忧国忧民的柳敬亭，一意孤行反叛固陋传统的齐天大圣，等等。可是，为什么在「诸子篇」之后我们看到的不是「为一个徬徨的社会寻求文化理想」的作品，而是在《黑色镶金》里读出罗智成自己的徬徨与苦涩呢？

罗智成关心的是人类或民族的精神文化世界，而这种精神文化，在他的认知里，是必须首先透过纯粹个人的精緻化才得以完成的。这样的信念或理想对於他最终所想改造的社会是否显得空泛而不着边际呢？就一个生活於现代社会、每天必须与变化迅速的资本主义周旋、处理生活琐事的个人而言，这种个人主义的理想即使在理论上得以成立，在实践上则必然面对各种现实因素的倾轧与诱惑，而能否抵制这些现实因素，至少在个人层次上坚持自我完善的理想、维持个人创造力於不墜或上升的趋势，对创作者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尼采的动人之处便在於他能够在宣判上帝死亡、一切束縛生命本能的传统价值崩溃之后以强力意志抗拒恶俗人世，並且踏实於大地之母的山颠与滨海，坚持不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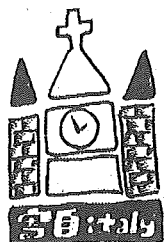
追求其超人理想，至少在个人层次上完成对世俗的超越。罗智成个人主义式的文化理想隐隐涵藏着尼采的超人精神。他孜孜以求的是每个个体以其个人的强力意志自我提升，从而在优秀个人的基础上改良整体民族甚至人类的精神素质，造就一个有生机、有力度、精緻化的社会。不过，他太过专注於个人的内在自我，只注重人性形成的内部心理机制，而来不及去考察人性形成的客观社会机制，以及解严以后台湾社会的商业文化对人心的钳制。如此脱离人的社会历史进程而抽象地考察人性，缺乏物质基础，失去了与现实辩证对照的反省，他终於难免误蹈进精英主义或贵族个人主义的陷阱里，变成了空泛的理想主义者。在这样的陷阱里，支撑其「诸子篇」写作的理念——为一个徬徨的社会寻求文化理想——难免抓襟见肘，自然难以再迈步开展，就像当代的齐天大圣受阻於资本主义的五指山一样。於是，我们便看到，而诗人也以他一贯的自我批判承认，他陷入了「创作生涯中最迟滞、冷清的时期」，仅能困坐於和《黑色镶金》的小小篇幅里，孤寂地品味困境的苦涩，喃喃地抒发他疲惫的心志。

9

如此，绕了一个圈子，罗智成又落入了他自己所发现的里尔克式的局限里。然而里尔克即使有着这样的局限，仍旧能够不断创作，在其生命的晚年完成了《杜伊诺哀歌》和《致奥菲斯的十四行诗》，奠定其现代主义经典诗人的地位。里尔克内化的、探索自我的书写其实並不像罗智成所说的那样，「没有从『大开』中走出来」。实际的情况恰好相反：由於里尔克不断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深入挖掘自我，到最后他所达到的，是对孤独的自我的超越，而与上帝同在。换句话说，里尔克潜入个人的内心作无尺的探索，其实有一终极的追求，就是对破碎、疏离的现实的超越；所以对孤独的探索实际上是要超越孤独，达致与外在於个人的世界（例如，就而言里尔克，神的世界）的形而上的沟通。透过《杜伊诺哀歌》和《致

奥菲斯的十四行诗》，里尔克完成了他的追寻。然而，同样是现代主义者的罗智成由於過於耽溺於个人的想像世界，太过专心投入了，以致忘记赋予孤寂一种超越的向度。也许这与个人能力无关。在里尔克的背后，有一个两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基督教思想体系和文化生活支撑他，当他孤独时，他可以在当下就进入基督教世界，跟上帝和天使说话。但罗智成则几乎是孤立无援的；当他要寻求某种依靠时，他必须回到中国的古代，在历史中探索新的可能。可是中国古代的历史早已成了废墟：在西周的镐京，「版筑之间／坏疽的老者说：／『我们只是多了一口气的泥俑／烟硝与姓氏的背景』」；在春秋的长安，德行没落，井田荒芜；在柳敬亭说书的明末清初，「整个中国一下子沉寂了」。就像杨小滨所观察到的，「传统或者历史的那种受创的、无法愈合的形象是当今台湾诗人刻意发现的历史的隐秘。……罗智成的一本诗集叫做《掷地无声书》，确切地表达了历史书写的困境，因为历史总是面对虚空和沉寂的历史，每一种对历史的话语都是没有回声的」。从这个观点看来，罗智成的困境，表徵了当代台湾诗人的普遍的困境。罗智成试图以现代词汇对历史边缘人物如耶律阿保机、李贺、荀子等进行描模，艰困地构筑他理想中的新历史，表明了他对历史书写困境的自觉。然而他所发出的「将以『诸子篇』以及以后的作品来强调它」的承诺至今未能兑现，显示了他的诗路的困难重重。「飘零在传统与后现代之间」（杨小滨语），罗智成如何继续他一意孤行的写作志业呢？

「由於知识的局限／我愚弄了自己……」受困於如来佛五指山的齐天大圣如是说。對於用文字创作的诗人来说，抵抗飘零的最基本的方法，就是不断书写。罗智成已透过齐天大圣之口承诺说：「老孙迟早要东山再起。」十五年后的今天，世纪已转了个弯，应该是罗智成实现诺言的时候了。他是否能够转回曾经是那么迷人的诗轨，就留待据说已经完成的《梦中书店》和比《黑色镶金》更为苦涩的《蓝色时期》出版之时再作观察吧。



赵少杰

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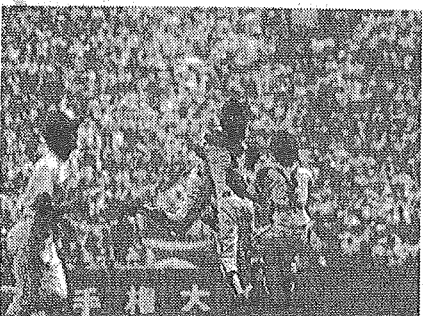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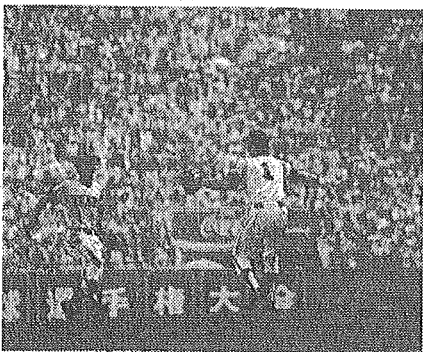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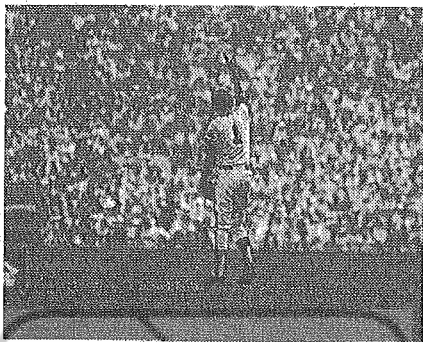
晚上是个思考的好时刻，常常忘记喝水，忘记向每一个诚实的人问好。

如果一开始就有人像一只非常雄壮的猫头鹰，在夜晚无月的漆黑中散发出绿色的光芒，远处提着箱子的旅客就会回头朝向钢骨水泥的火车站，购买半夜开向陌生国度的二等车厢的车票，箱子在摇动前进的旅程中散发同样的光，一样弥漫着一股不可思议的气味，从鼻腔进入。

哎揪！你就这样开始打起喷嚏，在左边的口袋中取出印有蓝色印花的手帕，拧搓着高挺的鼻子，鼻子很快就变得通红了，象是夏天的西瓜肉，天空彷彿可以看见繁星，云朵到更远的地方度假去，走在没有路灯的小路上也可以把路边羞涩的石块看得清清楚楚，眼睛的焦点掉落在所有黯淡的脸孔上。

手里不是握着一把伞吗？晚上没下雨呵？怎么出门前会有带伞的念头呢？掠过的鸟群可能告诉你天就快劈里啪啦的下起雨来，还是带把伞比较实在，何况在出门直到目的地的距离，足以淋湿全身每一个角落，包括干燥的发丝和膨胀的胸膛。

晚上是个思考的好时刻，常常忘记喝水，忘记向每一个诚实的人问好，为了世上所有善良的情绪和感



动，我不得不感叹起来，喉间那骨髓散发温暖的气团，缓缓呼出，吐成一只用藤编织的摇椅，彷彿坐在上面就可以轻轻地荡漾在湖上，摇摆帆船很有秩序的向左，向右。

有人提到风景画的重要性，诗的孩子，和许多深夜里墙上那幅画中的小鹿在宁静的湖边喝水，色彩亮丽。母亲在咳嗽中轻轻地拭去画框上的尘埃，风景永远有远山，湖水，和模糊的松树，最重要的是芦苇。芦苇长在小姑家附近的小溪旁。那里有棵榴连树，另一棵是红毛丹树，树下有蜘蛛甲虫，还有叫不出名堂的，梦里结群成队开办同乐会，有光，有音乐。

冷硬的石泥灰存满整个飘浮的城市，心的某个部分回到从前温暖的被窝，你又开始旅行了吗？这一次到哪去呢？蟋蟀声远远传来，在某个阴暗潮湿的角落鸣响着故事的开端，有人在翻山越岭来到霓光灯的故乡寻找理想，然后失去，不断地重新开始。不断地重新开始。不断地重新。开始。

你醒来了吗？忘记刷牙和你的名字。

當我們同在一起



阿鯨

我的近况

在厨房里的饭桌上写稿，很想找回对文字的认真。自己对生活的态度还有对人事物的看法都在一场雨的降落透明化。对生活中不能兼顾或者不小心忽略掉的事情一直都觉得很抱歉。

写写我的近来，好吗？

1. 城里有许多新店不断茁长。我看的一些杂志给我颇多的资讯，若自己要为自己的21岁留下什么样的味道。

自己的味蕾仍旧处于沉睡状态，没能为自己的21岁预备好品尝毕业后找工作所带来的各种味道。只在菜单一样的履历表上让目光游移，没有可以停注的焦点。

Mr. Lee，你要往哪里去？

2. 在凌晨的电视机前，想着专栏的稿要怎么写。一场不怎样的电影，还有自己不怎样的生活。我很努力地去想究竟要怎么去写自己那趋于乏味的生活。还是同样走在恶毒的太阳底下，坐在电脑前，在渐渐变冷的夜里沉沉睡去。

3. 阿冬每次逛超市都会买西瓜然后叫人帮忙提回来。日子过得差不多也是这样吧。有些平常的欲望，牵连一些人，提一些沉重的包袱，然后期待那辛苦后的一些清凉常常在让一颗西瓜佔去许多位置的冰箱里看见被生活琐事佔去过多空间的自己。切掉吃光以后，还会再储进另外的那一粒，或大或小。

4. 最后一年的Project是要造一个机械人。机械人的上半身上一组人已然完成，我和另外两个同学负责的是可以承托上身重量的底部，还要写此程序让它可以用不同的速度前进后退还有左右转动。足足忙了4个月，那是多么无聊的日子呵。终于在下个月就能完成，可我还是不喜欢在那样充满压力的环境里呆着。同学有时会躲到后头的沙发去睡觉，偶尔带零食来吃，每天从9点至5点MP3的歌不断，电脑一直都会开着。大伙都很辛苦。有时会相约一起逃去看电影，去HOLLAND VILLAGE吃午餐，拖得了多久就多久。

后来我想想，这或许就是我毕业以后最怀念的时光了。偶尔意见各异的磨擦，在椅子上睡去的几张脸孔，还有躲到一角去看蜡笔小新的同学。我该怎么说呢？往往辛苦忙碌的日子，会因为那些起伏而在心里留下最深刻的波纹。

5. 鱼吓银借我们看的麦口麦&麦兜让我变得不太正常。在巴士上、在学校、在洗澡时会因为想起它而傻傻地笑，呵呵呵呵。

很喜欢里头写到的那首 JAMES TAYLOR 的歌：

When this old world starts a-getting me down
And people are just too much for me to face
I climb way up to the top of the stairs
And all my caves just drift right into space
On the roof it's peaceful as can be
And there the world below don't bother me

So when I come home feeling tired and beat
I'll go up where the air is fresh and sweet
I'll get far away from the hustle and crowd
And all that rat-race noise down in the street
On the roof that's the only place I know
Look at the city baby
Where you just have to wish to make it so
Let's go up on the roof.....

6. 在S城念书的3年里头从来没有开过夜车，即使在没什么把握的考试前夕。在这个周末下雨的凌晨竟然在赶稿，呵呵。煎了2个荷包蛋给和我一起拼命的阿冬，第二天要考试的 COLDBIRD 和 BRYAN 都睡了。走去关掉几扇窗，在厨房里的饭桌上写稿，很想找回对文字的认真。自己对生活的态度还有对人事物的看法都在一场雨的降落透明化。对生活中不能兼顾或者不小心忽略掉的事情一直都觉得很抱歉。
- 6月的自己将毕业，再走进又一个阶段，我想认真地对自己的一切负责。

当我们同在一起



鱼呷银

隔着一片海的日子

来新加坡前，美女及很多朋友都不断或间断告诉我关于这里的一些状况。我当然对这也已是耳熟能详的了。只是一直都乐观。后来后来，我进了来，才发觉好像有点不能生存了。

睡美人就在我身边

2000年7月3日，我和一个陌生的毛里裘斯女生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同居生涯。关于这样的转变，我选择采取一种小心翼翼的姿态。

第一眼看见她，就知道我们是两个星球的人。后来，日子俨然如我所测。她果然如愿以偿进了我们宿舍的选美总决赛。能进入这阶段的只有5男5女，然后再从中选出所谓的King & Queen。虽然她后来没有成为皇后，但也可被称为美后。

美后不会说华语，虽然她是华裔。美后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有毛里语腔的英语及毛里土语。我必须承认啊，我很享受听她说法语或毛里土语的时候，因毛里土语掺杂了一些法语，所以两种语言语音的抑扬顿挫还挺相似的。听法语总是一种享受啊。

美后很有法国女人式的风范，出门前总喷射大量香水。美后说她穿不惯连身式的泳衣。她说在毛里都穿比基尼。美后有很多男性朋友，都带来房间。有些很吵嘈，只有一个很有礼貌。他们都愿意为她效劳。买午餐、教功课或约会看电影之前她书桌明明大赫赫安放着她在毛里的男友的照片，现在都不在了。美后喜欢说Shit、喜欢跳舞、喜欢五颜六色的衣裳、喜欢逛街购物、不喜欢吃早餐、不喜欢锁门，而又很喜欢风扇，电脑一直开着，即使人不在房里。

因为都小心翼翼，所以都还相安无事，祈祷接下来的日子如是。

正荣叫他们Arrogant people

来新加坡前，美女及很多朋友都不断或间断告诉我关于这里的一些状况。我当然对这也已是耳熟能详的了。只是一直都乐观。后来后来，我进了来，才发觉好像有点不能生存了。

中国人续马来西亚人后，似乎有后来居上地来到这个岛国。我住在叫Temasek的宿舍，犹如一

个小小联合国，集合了来自世界各角落的优种人（因那么深觉自己的平庸，所以常有快要窒息的感觉）。除了中国，毛里裘斯，还有印度、印尼这些都占多数，其次还有泰国、寮国、一些欧美的交流计划学生、尼泊尔。我的邻居就来自菲律宾及缅甸，还有斯里兰加及各种混血人种。似乎亚细安国家的人都聚在这了。

我的印尼朋友Lea是我在这儿最好的朋友了。我看着她五官肤色都和我们没啥分别的她，心里暗叫真奇妙啊。因她之前曾在马来西亚Taylor学院修了一年半的商业课程，只是命运的安排，她来到了国大，然后与来自马来西亚的我相遇，再然后常对我说她想念在马来西亚的生活。那相较之下朴质的民风。她也说自己是很幸运了，逃出了那动荡不安的局势。但看她吃面配着从印尼带来的辣椒酱，我深知有一些东西是逃出来了仍戒不掉的。我们谈着一些生活习惯价值观或语言上的事情时，惊讶于我们都靠得很近。由于在宿舍实在有太多令我们不能不讨厌的人或事，我们常用「I want to vomit」或「It make me feel like vomit」来抒发我们的不舒服。后来我问她这口头禅是在马来西亚时学的吗？她竟说不是，而是在印尼语也有这样的口头禅。虽然她都很快乐地与我说英语，可是看她与同乡用印尼语交谈的机关枪声速度时，我就想，那毕竟是她最舒服的语言。让她通畅无阻地表达自己。这一次，我又庆幸还好学会了马来文，有时都会听得懂他们在谈些什么。

来到这里最大改变的生活习惯是不再每天看报纸。似乎失去了一些以前满腔热情，对国家社会的改革意识。唯一通过美女这条通道知道这么一些她在马大恣意地游走于各种文化讲座间龙应台、庄若、欧阳文风等。她总是会自得其乐的。她说她喜欢着一个叫Hong Kong的檳城男子。生活走到这个阶段，才益发想念中学时的朋友，不知他们现在都还好吗？

當我們同在一起



冬尔

找不到归属感

在新加坡的这一段日子，我无法找到属于我自己的那种归属感。於是，我选择了离开。

1. 在电影 SWEET NOVEMBER 里，有这样的一幕：SARA 与 NELSON 带着狗群到海边散步游玩。SARA 在海边追着狗，开心地跳，快乐地喊。那个快乐的 SARA 让我想起许久不见的甜美女。前些日子，她在面对人生的最低潮期。我无从安慰。麦兜说：多么简单的一条路，多么难走，多么易走。你会做怎么样的选择呢？只想告诉她，所有的伤心与快乐都是生命的一部份，既然来了，那么就选择去面对。擦干脸上的眼泪，昨日种种都是历史了，也是将来写自传时，有一页会属于现在的。希望再见面时，会看见你脸上洋溢着笑容。

2. 那时我还在 TC 念书，美女买了一张麦兜的小卡片给我。当时我还未看麦麦。看麦麦还是最近的事。益进从呖银那儿带回来的。三本。有时我躺在床上看，有时在搭地铁前往工作的途中看。麦兜总是让我捧腹大笑。它很单纯也很可爱。里头尽是简单的文字。看麦麦时，我一直在想写这本书的谢立文到底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呢，因为书中的人物总是那么善良纯真。

3. 鱼呖银在麦麦之微小小说里的第 88 页是这样写着的：屎捞人，我很不开心。你可以跟我讲话吗？我毫无头绪地情绪低落。

你知道吗，就是那么不约而同的。我看麦麦时，也是正值低潮期。那时，觉得生命处于大大的转弯处，看不见前方的路途。前方会是另一个转弯。抑或是平坦的路？可是，天真可爱的麦兜就是会让你开怀大笑。

麦兜是这样唱着校歌的：鹅满是一代好耳痛……我们是新一待的好儿童……

还有，三只以为自己是菲佣的小猪，为了方便 MASTER 的呼唤，给自己取了洋名「劲歌金曲」季选，它们的名字分别是：AARON，LEON 和 ANDY。

我想喜欢麦麦的另一个理由是因为我是看港剧长大的孩子自小便在粤语，还有香港的耳濡目染的情况下，渐渐喜欢上香港文化。

文化总是有一种特殊的感觉。那是一种根深

蒂固的情意结。

4. 新年期间，很勇敢地踏上第一步，与妹妹到泰国曼谷自助旅行。路途中可算是颠沛流离，可是回来后，却又开始想念那种感觉了。於是这一次与呖银约好了一定要去中国与香港。在7月初旬。

那天一起去纪伊国屋逛时，找了一本 LONELY PLANET 出版的中国旅游指南。新币 \$50 多，折合马币大概要 RM120 吧。这次真的是忍痛买下来的。於是这阵子把它当宝典来读。

那天，寄电邮给呖银，问她：你是不是真的会和我走这一趟？她回信时，是这么写着：MY FRIEND，THIS TIME，I REALLY MEAN IT！

这一次，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到底。

5. 很怀念在大专念书的那一段日子。住在很有读书气氛的学生屋里，有一张属于自己桌子和布告栏。桌上躺着许多书，小小的修饰品。除了上课的时间与睡觉，我通常都在这张桌子上活动。早上看报纸与吃早餐，有时吃外面打包回来的饭，写信，写稿（通常都是在赶，未到截止日期绝不动笔。），写报告，做功课，听 DISCMAN 等。

现在这些事都不做了，每天只躺在床上看书，睡觉。再也没有属于我的桌子了。

6. 在新加坡的这一段日子，我无法找到属于我自己的那种归属感。於是，我选择了离开。

可能不久的将来还是会回来这里，可是我希望会是不同的心情与感觉。又或着我会在另一个城市与国度找到属于我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与感觉。

即将与你告别了，新加坡。

这个城市还是留下了好朋友们，还有许多回忆。

希望不久后与你们见面的会是一个全新的我。

7. 终究还是要与你们告别了。



平凡....

李爱鸾

怎样

纵然理大的大众传播美丽地符合了自己的兴趣与方向，但是對於未来要面对的种种，依旧放肆地延伸不少忧虑及问号。

桌脚撒放着少许饼乾屑，我静默地观察OREN蚂蚁步履一致地扛抬回缝隙间的家。保持同样的姿势、同样的心跳，我试图为自己也贮存累积一些勇气，来面对没有了爱人及朋友在身边的日子。或许往后的大学生活里，我会再次遇见同样频率的知己，但是残白的遗憾及不甘却大刺刺地佔住我。贪婪地想环抱一些我疼惜的名字，双手却滑过摆荡的空气，钻进口袋里。

我想起夏宇的「非常缓慢与甜蜜的死亡」。那天下午，我一一收到朋友们得到马大、国大念书的好消息，几乎是忘记呼吸地，我盯住电脑萤幕，等待着。一面感恩着命运应允了我们的部份诺言，因为在那串奋力读书的中六岁月及McDonald's里，我们曾多少次虔诚地立志许愿过，要在一起发掘KL这城市的新鲜及感动，要在一起见证生活的刺激及冒险。我认真地复习了我们有待兑现的承诺。等待着处决，揣测着自己的未来。

我掩住想呐喊号啕的嘴，却抑制不住盈眶的泪水。就这么俐落地，我被UPU残酷地宣判了与这群我爱的人儿分开发掘新生活。KL的约定，大家都赴约了，唯独我留下来，专心喂饲思念。

我想起夏宇的「非常缓慢与甜蜜的死亡」。请相信我，那一刻，我真的深切感觉到身体里有一部份的自己已被庞大的失望，紧紧拽走了。

煤气炉上的一锅水，夸张地打断我的回想，水滚了。也许除了各种液体的沸点有区别外，每个人对打击的抵御能力及免疫系统都有别吧。我的沸点很低，很轻易会蒸发走。

一直久久无所适从这种距离。

纵然理大的大众传播美丽地符合了自己的兴趣与方向，但是對於未来要面对的种种，依旧放肆地延伸不少忧虑及问号。像细菌滋长，吞噬一寸一寸坚强。媛听了我的想法。一语道破地说：「也许是因为他不在你身边吧。」我用抽噎的声音

赞同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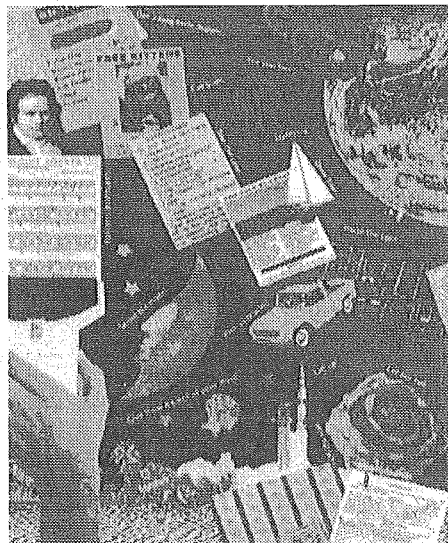
风雨同路的那双厚实双手不在了，相扶相持的知己也不再，无力感替代了我对未来的安全感及坚定。我收集关心的声音及支持的温度，搬出堂皇的好处来说服我自己，去接受必须的距离。接受多年以来想在KL唸书的梦已支离。根深蒂固了的信念被一股脑拔起，连同我的勇气。

快乐，是由我自己驾驶的，並不该被挫败感支配左右。所以我依旧会好好生活，发掘属于这儿的灿烂，然後勤力地跑下KL营养自己，等我。传、钏、清、翠、媛、铎、协、馨、施……记得想我。

照片里放心微笑的自己及你(们)，还有那段开心得不可思议却无法重来的时光，我细细咀嚼珍藏。还有，一个温度。

张曼娟有这么写过：「我的流浪是一种安定，因为心的位移等于零」。是真的吧，心的位移等于零。

我太过招待我的失望了，所以眼睛很累。



只是经过



陈采灵

属于夏日的岛

在海里彷彿沒有了重量，沒有了身体，只有那一缕灵魂，轻飘飘的随着流波随着鱼群毫无方向的游着，沒有了任何思想，也彷彿沒有了自己。

带着深褐色的皮肤，从那美丽得令人无法忘怀的小岛回来。感觉上象一个道道地地的赤道的孩子，才刚刚接受了阳光神圣的洗礼。

一闭上双眼就看见了海里的粼粼波光，彷彿还置身在碧绿的海里。一群群五颜六色的鱼儿在我身边悠游自在的游着，还有那随着流波摆动着腰肢的珊瑚五颜六色的看得人眼花撩乱。从来未曾想象过竟然有这么美丽的一片世界。无声却热闹得可以。我贪婪的想把这一切美丽的景物往脑子里送，真恨不得可以永远拥有这一片美丽的天地。在海里彷彿沒有了重量，沒有了身体，只有那一缕灵魂，轻飘飘的随着流波随着鱼群毫无方向的游着，沒有了任何思想，也彷彿沒有了自己。

启程前，我问我自已，你害怕吗？我不敢回答。我只能告诉自己说，我要送我自己一份美丽的二十一岁的生日礼物，我必须敞开胸怀，快乐的去享受海洋和阳光。带着一片空白的脑袋忐忑不安的心情随着朋友们出发了！坐在颠簸的，小小的渔船上，望着一片无际的海洋，感觉心就象一朵快要绽放开来的花朵，有着许许多多的兴奋和惊喜！我们的船彷彿把海洋分开了两半。船的右方是一匹墨绿色的绸缎，泛着幽幽的暗淡的蓝光。船的左边太阳的照晒下，泛着粼粼的波光，彷彿有成千上万的披着银光的鱼儿向我们游来，非常壮观！我突然想起了我的快乐和悲伤。如果船的右边是我的忧郁左边是我对生命的期盼和向往。那么这一艘船就是我，想逃脱世俗一切烦扰的魂了！把思绪拉得太远了。空气里的盐味在提醒我，这是一片海洋，拥有宽大的胸襟，足以包容许多的心事。我太执迷不悔了！应该想得宽阔一点，阳光一点，像海一样！是呀！我在心里喊着，热浪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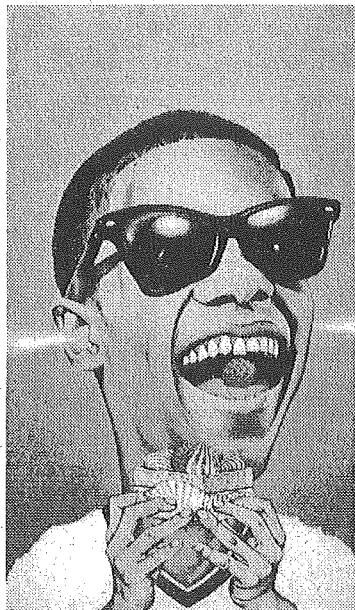
我终于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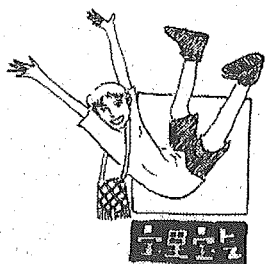
这一个岛像一幅画。靠岸的海上停泊着几艘微微荡漾的船只，远处有一座青绿色的小岛，海湾两旁却是两座石头山，大大小小的石头凌乱又不失典雅的排列着。放眼望去，海水是浅浅的蓝，深深的绿又彷彿沾了天空的颜色，有那么一抹淡淡的蓝白色。在这儿感觉成了一个不沾人间烟火的仙女，不理人间丝毫纷争和忧虑。听着海浪一波一波的拍打着沙滩，像在抚摸着一个人就要熟睡的孩子，有一下没一下的和着风声悄悄的说着含糊不清的话语。我躺在沙滩椅上，静静的听着……听着……就这样在阳光里头入梦了。

从来都没有这样的勇气，可以放开胸怀，投奔海洋，可是这一次我却做了。从恐惧害怕到悠游自在，彷彿心灵深处有一些东西在变着，有一扇门在悄悄的打开。听见风里银铃般的笑声，才惊觉原来脸上挂着浓浓的笑意。

一同前来的几个男孩子赤裸着上身阳光的暴晒下玩着水球。身上那一层深褐色的皮肤被太阳照得泛光。波光映在每一个人的脸上，嬉戏的笑声在海上回荡。我嗅到了青春的气息，看见了阳光的魅力！我疲累的躺在沙滩上把这一副又一副美丽的图画深锁脑里。可以在海滩上静静的看着书，吹着海风，偶而望一望青蓝色的海洋，是我最想要的渡假方式。当然，如果没有让朋友们拉了我跳下海去，我也看不见另一副美得令人难以忘怀的海底世界。心里不停的在喊着，我爱大海……

昨夜梦里，我彷彿还在海里载浮载沉着，享受着阳光的洗礼，凝视着粼粼波光……





宝儿

Otaku rd

这些人对于自己所欲募集的物品，通常都会一一列出一拖拉库的条件，只要一项不符，可能都会被拒於门外，其苛刻程度，惟实难以想像，包括包装纸的完整度或者是纸盒的损坏度，更显示出他们对产品的高度瞭解和渴望。

日本的综艺生态比起港台新马，算是多样化许多。

不只是主题的规划，内容的设计，场景的考究，都极具创意，主因不外乎日本人一贯的事事讲究精緻的处事方式和充裕的制作预算。

就像本地某私营电视台正以配音方式播出的「Istana Takeshi」为例，就足以证明。

我曾看过一个名为「开运鉴定团」的节目，内容是以鉴定物品的价值为大方向，公开给各地的观众将自认为可能有价值的物品送到该节目来「验明正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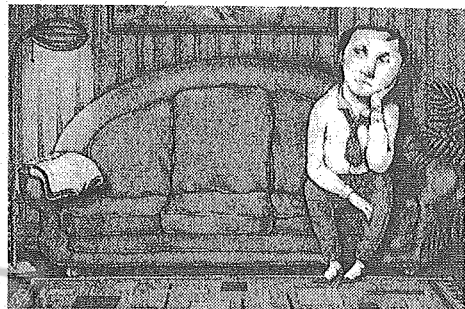
有时也会特别制作一些大型户外活动的企划案，比如亲自下乡到日本各地去现场寻找宝物，有时更会将节目现场搬到国外去的超大型製作。

主持人是曾和徐若瑄合组「黑色饼干的小南」，石坂浩二，岛田绅助再加上一班於各领域皆颇有威望的专家们，固定的因应各种不同类型的待鉴品而组合的庞大鉴定团。

每集所涉猎的物品千奇百怪，有过亿元的宝物，也有只值几千元的庸品及一文不值的膺品，更有无法定价的极品和无法鉴定真假的谜之物品，务求让整个节目制作公正和具公信力，让观众信服，继而主动贡献出私藏的宝物，以充实节目的内容和延长播映的寿命。

该节目除了供人鉴定宝物之外，也同时开放一个单元供各类型的爱好者，藉节目的高度曝光率，募集各类型的绝版品。

在此单元中，我们不只看到了这些收集狂可以开出天价，可能只为了一个没有开封过的初版玩具或模型，或者一双初版而非复刻版的球鞋，更可能是产量极少的绝版黑胶，特别包装版的单曲CD，甚至只是一纸名人的签名或者海报，更可能只是一个设计特殊的火柴盒，这些对一般人而言，只是非必要的产品。



看着这些狂热份子在节目中一一秀出他的战利品，并且详述其出处、年份及其之所以珍贵之处，就不得不佩服这些人的毅力，他们俨然成为该领域的专家了，尤其是看到房子里满坑满谷的珍藏品时，禁不住也跟着他们感动起来。

这些人对于自己所欲募集的物品，通常都会一一列出一拖拉库的条件，只要一项不符，可能都会被拒於门外，其苛刻程度，惟实难以想像，包括包装纸的完整度或者是纸盒的损坏度，更显示出他们对产品的高度瞭解和渴望。

如果说因为他们的疯狂行为，而以为这些人就一定是家财万贯，不然怎么可能做出这些事来，其实不然，很多时候他们都只是凭着一股对自己的爱好高度热忱而已，他们可能是普通上班族，也可能只是学生，当然，专业人士也大有人在，其遍佈领域很广，大家只是努力的存钱，然后让自己的梦想壮大的而已。

我很想成为这样子的人，可以为某一种自己喜好的事物疯狂、痴迷，但我只是个半吊子，至少目前还是，因为自己没有那么坚定的毅力，而且没办法完全只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我的喜好太多了，若然真要都收集，恐怕穷尽一生都不可能完成。

所以啦，我只好继续当我的半个狂热分子好了。

唔！Half Otaku，听起来也还蛮不错的嘛。



许志明

遇见小王子

人原本是孤独的，所以才渴望被爱，才会一直不断与周围的人与物建立关系。

第一次把《小王子》读完时，领悟不出什么伟大的真理，只有潜意识里还存在着小王子那一头金发、迎风飘扬的围巾和披风而已。作者的内心想像世界我一步也无法跨进去。这样的挫折和无力感就像无头苍蝇一直在耳边困扰着我——在我还未发现我正朝着所谓的大人世界迈进的时候。

曾经一段时候，像彼德潘一样拒绝成长，甚至决定停止前进，彻底的拒绝「大人」这身份加诸在我身上。但是现实环境让人感到犹豫不安，终于不得不放弃这种想法。相对于小孩，大人是复杂的生命形态，喜欢玩弄数字、热衷于收集金属，也常问一些奇怪的问题。可是正如书中的飞行员所知道的，大人就是那样啦，不要因为这样就不喜欢他们，小孩总得对大人有点耐心吧，总有一天他们会想通的。

小王子有一个小小的行星，三座火山（谁也不知道死火山何时醒过来），还有一朵玫瑰。那个行星就是他的世界、生活和想象的空间。我们无法想像他在「一天」内可以观看四十四次的日落，就如他一直都无法了解大人一样。也许更会觉得他活得挺无聊，因为只有那朵玫瑰才是他唯一的朋友。但是回头想想自己的生活，其实也只是机械般的随着时间做着简

谐运动，甚至更糟。

因为和美丽任性的玫瑰起了争执，小王子决定趁着候鸟迁移的时候赌气离开。小王子在旅途中遇上了六个奇怪的人，直至他到了地球遇见了狐狸和飞行员，这才懂得爱的真理和友情的珍贵。作者巧妙的将大人一些特质表现在国王、酒鬼、商人等的身上。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意图透过小王子来说明某些大人奇怪无意义甚至愚蠢的行为。

当狐狸告诉小王子：「真正的友谊是互相驯服，而驯服就是建立关系。」原来生活中那些看似平凡的事物，每天相见却不觉珍贵，一旦远离失去却又像是灵魂被抽走的感觉只是因为我们已经互相建立起联系了。一朵玫瑰与五千朵玫瑰的不同，不在于颜色、气味或形状，在于你是否真心去「驯服」。最真实的东西往往是用心去看的，单凭肉眼看见的只是表面的虚伪，只要专注在某一事件上，即使是最平凡的事，在用心认真的去做的时候，每一件事都会变得不平凡。

人原本是孤独的，所以才渴望被爱，才会一直不断与周围的人与物建立关系。而我们常会忘记这些真理，忘记了什么才是真正魂魄所系的「玫瑰」，忘记了驯服其实是彼此互动甚至还伴随着牺牲奉献的。





大城小故

杨嘉仁

无聊是罪大恶极

无聊者的最大挫折感来自无聊本身。这句话深处的哲思就像好奇地向活着的人打听生命的意义，或者，让已知谜底的朋友猜一种水果，邀请无话可说者发表对时局变化的看法，问游鱼们：何谓鳃？试简述鱼体内的呼吸运动。又问自己：餐桌上的虾又是否知道身上通红的光泽呢？因而「无聊」便广义起来了。

「拥有超凡道德素养者，读到本文标题，必定拍案而起，大声称好，并旁征博引古今国内外案例佐证之、驳斥一切谬论胡言乱语，若可证明所题非假，便将维持老怀堪慰、胸怀脉络筋骨舒畅达七七四十九天之久。」

以上这句话，虽然讲中很多人的心事，但我已经记不起是谁说的了。当我们无法记得很多事情（/故意忘掉很多事情）又窃窃自喜时，那该是多么无聊的一件事。无聊起来的时候，生命像孩子们吹的肥皂泡泡，轻盈而且无法感受时间。

当然无聊也可以是记得很多很多事情的时候。数据、条例、目标（分短、中、长期）、银行账户密码、不知名的电脑病毒、长期不够用的大脑和电脑记忆体、「未接来电」、学习沟通忍让谦卑有礼、注重仪容等等。绝大部分无聊的事情都没有记录在记事簿/日程表/手机内，自然不在报章上刊登。这样，无聊起来的时候，生命像压路机巨轮下的马路，无处可逃，在想像可以逃跑的时候，发现收费站在前面挡着了去路。

无聊是无聊信徒看似垂手可得，却是毕生追求的完美境界。大清早起身，标准的信徒守则是用实际行动使闹钟闭嘴。在稍为清醒的生命的进程中，将细数窗外飞过的有缘的麻雀、在下一个行人经过门口之前树上落下的叶子数量，以及关心无良的拖车业者在某一个凌晨在转弯处留下多少公升的油迹。无聊者无时无刻不在深沉体验生命之无常变幻，并在睡梦之中坚持为苍生祷告、奋勇救人以及路不拾遗。事实上，统计数据显示：无聊信徒且为早起者，占已绝种动物之0.01%。

无聊者在处理日常事务时，常用「专案」一词。在教育专案一项中，百年树人之大计井然有序地排列成一排排档案夹。校规专案说明凡欲在

上课时间步离课室得在颈部挂上通行证、迟到早退者记缺点一次、三个小过同等于一个大过之类。入学专案列明进入正规教育的最低年龄，又有称「大专案」者不厌其烦长篇大论说明讲师和大专生不应该发表意见的千百种理由。这时，无聊者像鱼缸里的幽幽苍生，只有冒泡的功能。最近常有人拨电询问在神庙内上课是否合法，亦列为专案之一。

无聊者的最大挫折感来自无聊本身。这句话深处的哲思就像好奇地向活着的人打听生命的意义，或者，让已知谜底的朋友猜一种水果，邀请无话可说者发表对时局变化的看法，问游鱼们：何谓鳃？试简述鱼体内的呼吸运动。又问自己：餐桌上的虾又是否知道身上通红的光泽呢？因而「无聊」便广义起来了。

无聊者不厌其烦地在同一个地点吃早餐，看车来车往，盘算一天要做的事，注视阳光注满杯子的神圣过程。餐桌旁的草堆上的水滴让无聊者情不自禁地联想到昨夜几番风雨，不知花落多少。正是：八方风雨急，纵有千百句话又从何说起。

这一则关于无聊者的故事应该是这样结束的：有一天，两个无聊之辈在生命中的一个奇异空间碰上了（可能还长满了向日葵）。A 恰好写了一篇〈无聊是罪大恶极〉的文章。B 费了一番精神阅读，读后感是：这人到底要讲什么？东拉西扯地，文学性及可读性皆处于极低层次。不过，无聊之举所带来的罪孽深重之感是无可否认的，其程度因人而异。

而电灯柱说：「举目皆是无聊的人——拚命地移动、流汗、看手錶，从一栋建筑物进入另一栋，却不知是为了什么。」在一旁借光读书的有为青年没有答话。

林颀轲中了诗毒

图/文：林颀轲

林颀轲是东马人，博大生，念的是人类学。写的很勤，每天酿诗自称中了诗毒。对诗有企图心。这是很好的。这年头像他这样对诗有热忱的人越来越少了。（陈强华）

为什么要写诗？

其实为什么写诗这问题我想过多遍了，前些日子也常翻开蕉风484，看那里的诗辑，所以也一样自问：我为什么写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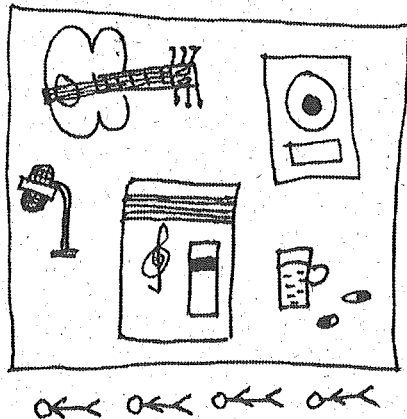
后来我告诉自己，写诗很简单：记录，记录我以及我身外/内的人事物，我觉得把这些精彩地记录下来，或虚或实，他/它们以诗的形式存在会给我扎实并有质感的满足感。而且，我相信这些诗，将是我老年取暖的地方。当然，我相信这只是我这时期的心情。或许将来，心境改变了，视野不同了，人生历练多了，我的答案又可能更为复杂了（或丰富？）那时或许我想表达的又不同了。

怎样开始写诗？

我开始写诗的日子蛮早的，但那时只是随便写写，没认真对待/正视写诗一事。后来开始好好写诗的日子是在1998年的十月下旬开始。因为那时有报章办年刊征文比赛，我想得奖于是努力写而且是报着非得奖不可的心态去写。不知是祸是福，我从此中了诗毒/染了诗瘾，至今仍不舍得戒掉，而我写诗的方式是随时改变的。偶尔，我还会摒弃一贯的表现手法，或命令自己恨自己当时很喜欢/最喜欢的诗人来创作（以便自己能摆脱该诗人所留下的「阴影」），有时则是换个环境来写诗（吵静皆宜）……全是因为多渴望摆脱旧有的创作模式，寻求突破及往前更进一步，当然我诗的内容若成年不改的话也会令我不安的。故我一直在放长自己诗的触须（也常确保它够敏感）去寻找可开拓/写的题材，就算没新大陆，我也努力想就着旧有的题材，将之重写并要求写得更深刻些，我想我该坚持的则是别埋没良心写诗。

读哪些人的诗？

我其实什么诗都读的，中英马，其中以中文为最多，英文居次，马来文则较少，以前在东马民都鲁能接触到的诗集很少，且是十分难找的，还好我订了一些文艺杂志，才解了些瘾。来了西马才接触到大型书局，哇喔，余光中，北岛，洛夫，罗智成……我的钱包有钱就买诗集，但是我还是得说实话，是陈大为，他的《再鸿门》（我仍在东马时西马笔友帮忙买的）是我对诗开始着魔的其中一个原因。我才发觉诗竟然是可以那么有趣生动的。那时是1998十月下旬之后，我的诗几乎全是从《再》取经的。喜欢陈大为喜欢了很久一段时日，后来我有点厌倦了这样的诗，就暂别了陈大为，去寻找不同的诗人的诗来榨取精华。就遇上了以上所列的诗人，就一直走到现在了。当然我现在又想更进一步，又去找别的诗人了。才发觉本地姜也是辣的。我遇到了方路及陈强华。所以我说我的诗有着不同的「血统」，是十足「杂种」！哈哈。谢谢你们影响我。英文诗则是从歌词看来的。其中影响过我的有：Alanis Morissette and Sixpence None The Richer。我喜欢他们充满了诗意的歌词，就算前者是平铺直叙（如：《你的家》，也是充满了诗意。后者则无话可说，根本是在为诗谱曲。马来文诗呢，拉迪夫莫希丁的诗曾令我「诗思」澎湃了好一阵子，甚至吸引我写马来文诗，不得了！目前的我则专注于中文诗而已。



下午的画

雨季滑入我的胃里
 坠落蓝色的沙发床
 心情和画
 空置的信箱和飞机
 最童年最遥远的秋天
 差不多忘了落叶
 1980年的遇见
 经过走了
 半开的眼睛倾倒入沙漠和胃
 贝多芬的音乐不够我浪费整个生命
 6点钟适合远离
 我的瞌睡被风吹散
 寂寞静静的好拥挤

林颀轲诗辑

插图 / ORS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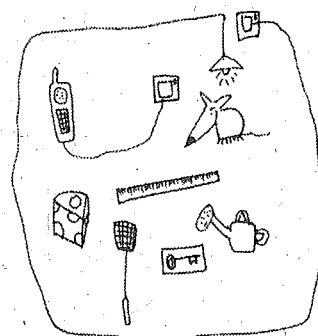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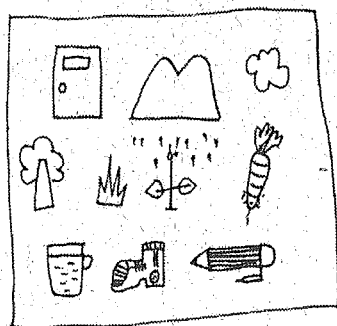
惑

遥远是一种方向
 「请把灯熄灭」
 没有其余的颜色
 可以纳入怀里
 「可是我拥有枕头和梦」
 如果我沉淀于凌乱
 惊讶着一些快乐
 「这样只不太适合醒着」
 有时候昨天好象明天
 属于过去的将来
 淡淡的排列成回忆
 无声无息的撤离
 「也许可以浅浅的微笑」
 遗忘也是一种信仰

绵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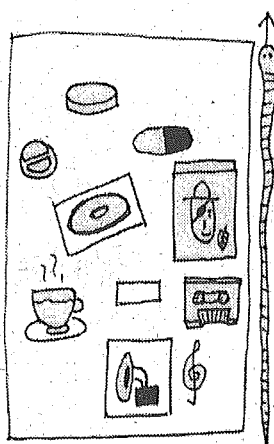
向你求一些绵密的爱
 织一张密密的思念
 用来完成一个秋天
 空气里的草莓味几乎睡熟了夕阳
 爱毫无意义的在夜里惊醒
 继续摸黑
 找一张绵密的星图
 给你的眼睛

引路



适合被动

在瞌睡的眼睛里头
 我慎重的感觉
 继续存在着 还是
 也许被动
 从小巷口走出转弯挥手
 你什么时候来到？
 昨天有人问过
 很久了
 谁比谁的天空
 适合远离
 适合 还是
 被动
 一只沉睡的兽
 接近弧度



因为年轻

因为年轻
 用了整个下午发愁微笑哭泣放纵
 昨天的一些
 几乎忘了投寄给明天
 走红砖块的日子
 攀梯坐墙头的日子
 一条领带不属于牛仔裤的日子
 几乎全都赔给了岁月了
 几乎也只有岁月才懂得
 年轻是用来浪费的
 努力着一些毫无意义的努力
 找不到人说话的时候自己唱歌

一些僵化的东西

一些
僵硬化的
东西在隐隐约约
地响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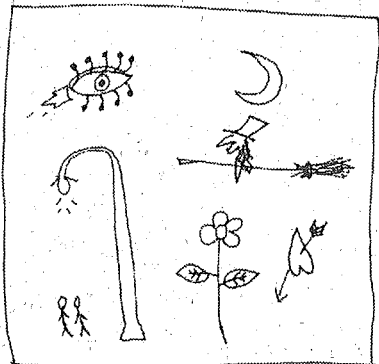
(厌倦一种气味的
一种姿态
一种坚持)

固定的风景
持守某些程度的敌意
忍受一把笔
一张纸
一个人

花盆里的花
某些认同的事仍在
一些颜色
一些可以改变的
难以改变

逃离
僵硬化的声响
以一扇窗
一扇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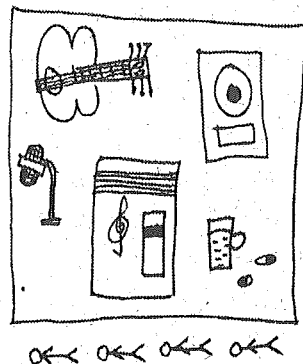
用逃离 用远方
软化一些
一些固执的硬度



林颀轲诗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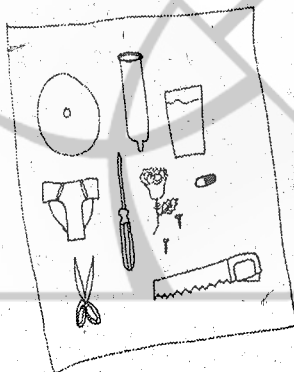
垂钓记

被压弯的月亮
在夜里
萧瑟当饵
垂钓
我的睡眠



时钟

我是可怜 的
人儿
任时间
踢踏
踢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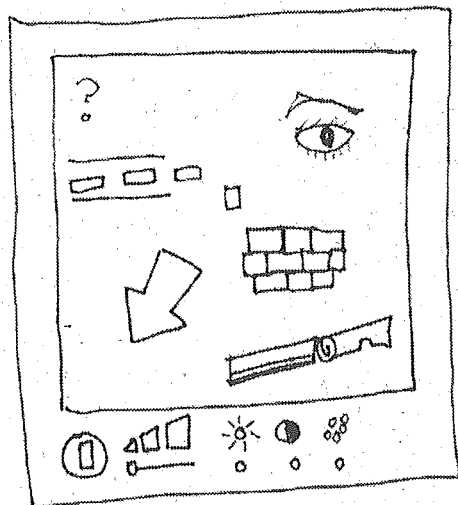
呵呵

刚学作文，适逢语病的旺季
作文簿里 语病长得一片欣欣向荣
穗浪翻风
老师不辞辛劳，驼着背 一一用笔收割
丰收年耶，我说
老师送给我一个D
充当半粒庆祝蛋糕

呵呵

日子

日子不再羊肠小道。日子是路上柏油车水马龙。换上新漆的对面路牌，青青白白地又是日子。过年日子又是屋子闪闪发亮地刺痛双眼。屋外的老树是日子大大棵地老化。后院的摇椅是外婆在那儿与日子交谈厮磨着。日子又是我长大的眼睛看着童年远远在乡下。摩天楼挡住云的去路又是日子在那里高耸着。天天家的铁门锁紧而家人外出是日子不再悠闲哪告诉你。啊呀日子不家家酒啦。日子是玩具丢在墙角给乡下的孩子来羡慕。又是电脑在网呀网住许多人的日子呀那也是日子。日子不就是你不再低声下气向妈妈讲话吗。啊呀日子太多了啦，告诉你，日子是如此我向你叙述而你一点也不明白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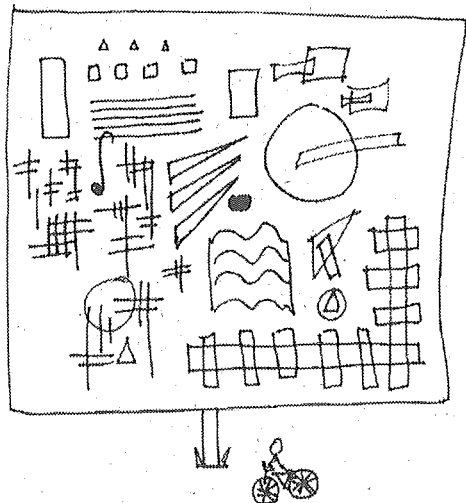
路是长长地，直到那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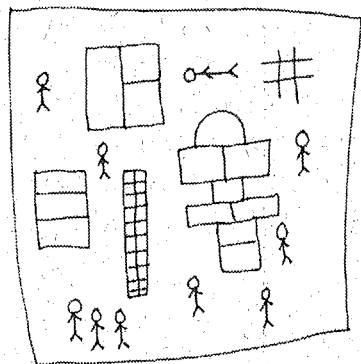
山要是失去记忆，一定是忘了我的高度。云，来来来给山弄个新发型迎接我的到来呗。嗯，路呀，这是窄小的路，通向哪儿呢？通到外婆家门口。我与铁马相互走在一起，要知道寂寞是如此之漫长，要是一个人如此之孤单。一路上的花儿白白红红，就此二色相争，哼，我偏偏看也不看一眼。呵，对了水果在袋子里乖乖地，没什么意见，专心想见外婆。路上石头可多了，刺刺地磨我心爱的拖鞋。喂，那可是外婆送的呀！不好那么尖锐啦。哇一路上风景是一直在抚慰着我哪。阿妈说外婆患感冒了，呀，天气那么好风那么凉爽，外婆没事的啦。老天爱好心的人的啦。这路可不短哟，咦草原可真大片呀！看到了，看到了，外婆家在山脚一棵椰树下。哇，有菜圃呀。一定有我喜爱的蕃茄了。走啊走啊。欸！是真的有点累哩。嗯没关系，就快到了。一步一步向前走，慢慢走到外婆家门口。啦啦啦。

建筑工人

叠砖的人在昨天变成蓝色。他衣裳枯萎如花。天是青色的，像块玉。每天辛勤地工作，他努力拭汗。日子一久，饭桌就弃置了。连同垃圾包及用过即弃的安全套。工地撑起来的是一栋高楼。不过鸟可以从头上飞过。他妻子生了蓝色的孩子。医生头上有露珠。奶粉奶瓶奶嘴呱呱坠地。精力是很便宜的面包，裹着疲乏的肉丝。那又如何呵，两颗乳房吐血。再来再来叠砖，多多的砖。楼顶只允许云飞过。他成为黄昏的一部分了。他看日子就是这么倾斜，不信可问斜阳。

世界原音从此变成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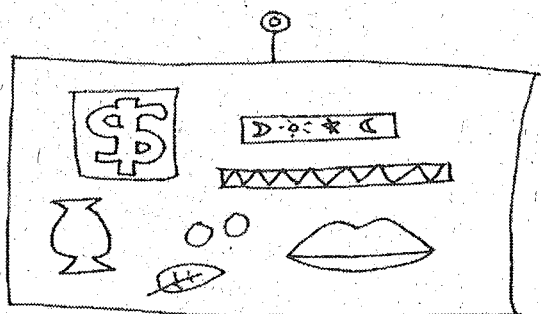
早早

清晨，雨像窗帘一样挂在外面。它打湿了篱笆及其上的牵牛花。那又怎样呢？又不是打湿了我种在窗前的水仙花。啊。多美好的一天，清凉得连梦也懒得舒展画面。放映完毕，我倚窗看外头雨势如何驱逐路人。呵哈！活该不带伞。

其实，那人是我爸爸。他狼狈地关上铁门匆匆迈向大门来。我开门时见到他手里正温着的油条。我递毛巾给爸爸后，将接过的油条放在桌上后，就躲在房间里向主悔改认罪。哦主啊你的宝血永远有功效洗去我一切的罪。阿门。与爸爸一起喝妈妈煮的粥及吃油条，我安静不说啥。爸爸说水仙花开得多好多美。是呵，爸爸。

唉，雨就是习惯这么势大可欺人，尤其是雨季里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整理我的书包，装饰整齐后，妈妈载我上学去。临走我看到牵牛花，被打湿仍不低头呵。像，像什么呢？哦不，是像谁呢？

Yeah，到学校了，妈妈拜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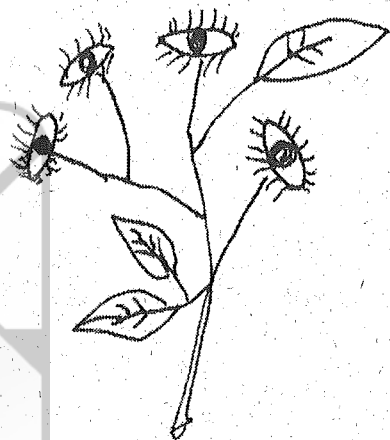
Yellow

冷剧场乐团演唱一首高度浓稠的一首歌曲。浓到化不开的旋律在旋转旋转。

冷剧场乐团演唱的一首低调不争取曝光的歌曲。蓝色的画面是海在那儿成为旋律的一部份。

冷玩具乐团演场的一首高耸入云的一首歌曲。降落自天上如旋律在fade away。那是一次美妙的记忆把玩。童年的气球向蓝蓝的天升去，不再归来。

冷玩乐团演唱的一首歌曲，晶莹剔透，隽永优美的旋律，在风中摇曳。



吃炒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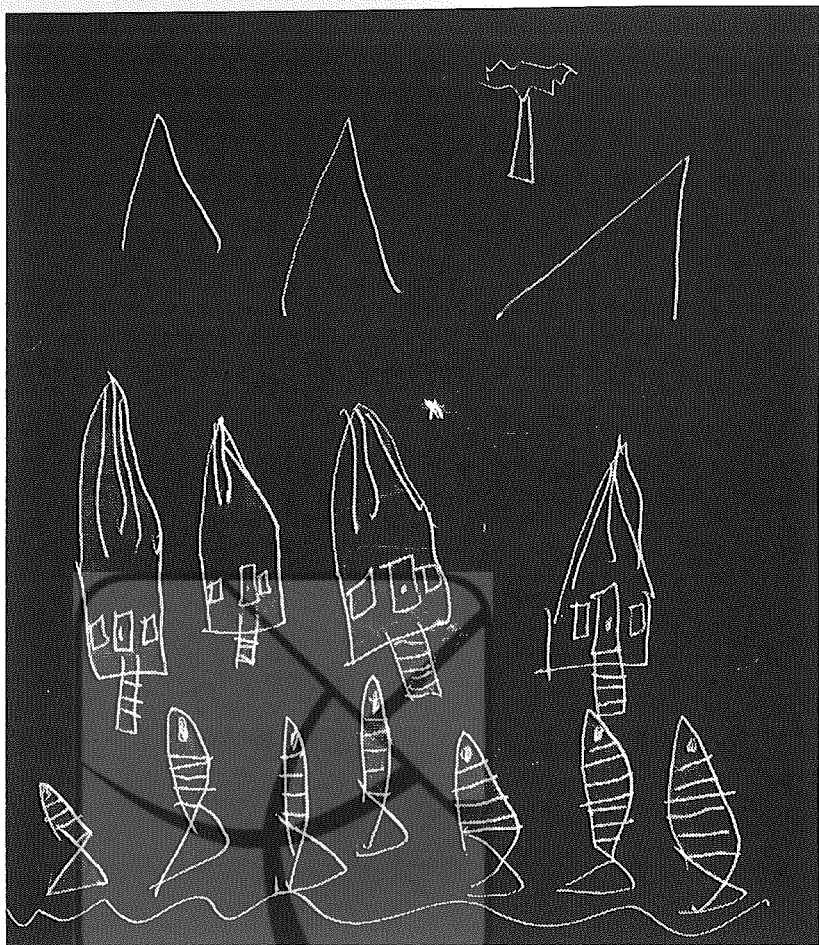
外头的食物有很多味精，吃到我头昏昏眼花花的。所以偶尔我会亲自下厨。煮的不外是面。快熟面也嫌太多味精了，所以我到菜市场去买生面。一包70仙，可以分两次煮或炒。我较喜欢炒，所以就切洋葱，切肉块准备好。锅热了就下油，油热了用洋葱碎爆香。肉先放下去炒，熟了就打蛋下去。接着将面丢下锅炒呀炒。此时可以加入菜花，加些营养。可以时就开小火，放盐巴及下茄浆。加少许水，哇，可以上桌啦。

我呢，喜欢配杯牛奶，但医生说吃Tetracycline不可与牛奶同服，所以我就用开水代牛奶。一餐就这样子过去了。

来，削掉一颗梨的皮，再吃下那颗梨，帮助消化。哪，偶尔我就这样子DIY了一餐。妈妈说这样子也好呵，声音从电话那端传来不知多欣慰呢。

哦，忘了告诉你呵，我在家是从不动手做事的。

回家



插画 / 陈荃(四岁)

☆ Simple

曾几何时，你以自傲的口吻嚷着「让我去流浪吧！」
看着深扣心弦的旅游指南，你先是感叹家乡的简陋。
接着就不假思索地背起行囊，昂首阔步地走了。
身在异乡，你抬头一望，哦，还不是如此。
原来月亮是一样的呵。
你才发现自己当年的年少轻狂。
曾经憧憬，而今你却如此热切期待逃离它。
你的心在想家吗？那就回来吧～！
这裡热情的天气、葱绿的树林、简单的房子……
一切一切是不是蜷缩在你记忆的一隅呢？
请相信，我们这里还有鱼，等着你回来。



鲸鱼之夏

☆阿木

「每一道伤口表示着出卖了我自己。」

「每一次我都相信夏天可以温暖着我的身驱。其实，长期处于冰冷的海洋世界里，温暖是什么呢？」

「每一次……。」

每一次我泡了三合一的咖啡之后，推开着信纸准备好好写一封信时，就会有只眼神郁伤的鲸鱼出现在我眼前。

这时房里都是冷阴阴的，周围都充满着海的味道。感觉连呼出来的空气，也都凝结成团状的掉落在地上；手握着的杯，连咖啡的热度也逃得无影无踪。

「夏天？」

熟悉的夏天。

我也曾以为我拥有一个夏天而感到温暖。只是，我忘了在炎热的这里，拥有一个夏天是很受罪的。

鲸鱼停止了说话，微微张着那郁伤的眼睛看着我，似乎明白我心里的想法。

「你需要的是一个太阳，一个能给你适度温暖的太阳。」我对他说着。

他的嘴角微微牵动了一下，消失了。

房里又恢复了原有的温度和亮度。而我，倒去了杯凉了的咖啡，再泡了杯热茶，继续着我要做的事。

写信给我的太阳。